



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2377578

法國都德 Alphonse Daudet 著
李劫人譯 黃仲蘇校

小
物
件

少年中國學會出版
上海中華書局印



法國都德 Alphonse Daudet
李劫人譯 黃仲蘇校著

小物件

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少年中國學會發行



「地方給我的紀念簡直是我的病痛之一種；

我對於他的感觸在一切情理之外。」

色維捏夫人

小物件目錄

第一部

(一) 作坊……………一

(二) 巴巴羅特……………一三

(三) 他死了！請爲他祈禱！……………二六

(四) 紅抄本……………三三

(五) 謀你的生活……………五一

(六) 小學生們……………六六

(七) 監學大爺……………七八

(八) 黑眼睛……………九〇

- (九) 布瓜杭的公案……………一〇四
- (十) 惡劣的日子……………一一六
- (十一) 我的好友劍師……………一二〇
- (十二) 鐵環……………一三四
- (十三) 尾約先生的鑰匙……………一四九
- (十四) 巴底士特舅父……………一五五

第二部

- (一) 我的樹膠鞋……………一五九
- (二) 從聖里西野司鐸處來的……………一六三
- (三) 我的傑克母親……………一七五
- (四) 預算案的籌商……………一七九

- (五) 白鷓鴣與第一層樓上的太太……………一九二
- (六) 比野羅特的本傳……………二〇二
- (七) 紅玫瑰與黑眼睛……………二二一
- (八) 鮭魚街的詠誦……………二三四
- (九) 你來賣磁器罷……………二五八
- (十) 旖爾馬海波爾……………二七三
- (十一) 糖心……………二八五
- (十二) 多羅果多低妮……………三〇六
- (十三) 刼奪……………三一八
- (十四) 夢……………三三二
- (十五) ……………三四六

(十六)

夢終

三五八



小物件 (Le petit Chose)

法國阿爾風司都德 Alphonse Daudet 著

李劫人譯
黃仲蘇校

第一部

(一) 作坊

我是一八……年五月十三日降生在郎格多克一個城裏，這地方也和南方各城一樣，可以得到許多的太陽，不少的塵土，一所加爾麥立特的教堂，和兩三處羅馬人的古蹟。

我父親愛洒特先生此時正做着織絹生理，在城門口的斜坡上，有一所大作坊，並在那里建了一所合宜的居室，全被楓樹蔽蔭着，與作坊相隔只有一個大花園。我就在此處出世，我一生最初的光陰，惟一的好日月，也是在這裡過的。所以我感恩的記念中，對於這花園，對於這作坊，對於這楓樹，都保存得有一種不可磨滅的前塵，當其我父母破產之後，我理應同這些東西別離時，我對於他們實在好生傷感，如像對於人們一樣。

開場我就應該說，我之降生於愛酒特家實在不曾載了幸福來的。我們的廚娘老臣、奴歷來便這樣告訴我，說不知爲着甚麼，我父親此時正在旅行中，同一個時候一方接到我出世的消息，一方接到他的一位馬賽顧客逃走的消息，這人曾拿去了他四萬多佛郎；愛酒特先生一時便悲喜交集起來，他自己問着自己，彷彿別人問他似的，究竟應爲馬賽顧客的逃走而哭哩，或應爲小達利降生的幸運而笑……你當然該哭，我的好愛酒特先生，這兩件同時發生的事你都應該哭的。

這倒確乎不錯，我對於我的父母真果算得是個惡星宿了。我降生的光陰裏，許多不可料的壞事便四面八方的來攻擊他們。第一自然是馬賽顧客一件事，其次在一年之間遭了兩次火災，隨後是紡織工人罷工，隨後是我們和巴底士特舅父傷了和氣，隨後是同一個顏料商人爭訟花了不少的費用，末了一八……年的大革命，這一下便把我們結果了。

從此以後，那作坊的形勢就不活動了；漸漸那些機械間也空了起來：每一週裏必要減去一件器械，每一月裏必要減少一張印刷案子。一次，大家已不再往那第二個廳子上去。又一

次，那院子深處的一層簡直被人棄置了。兩年之久，那作坊遂奄然消滅了。到末了一天，工人們不再來了，機械室的鐘也不鳴了，井上的轆轤也不軋軋的叫喚了，蓄水池裏的水，原用來洗濯那些紡織物的，也不動了，一霎時間，在這整個作坊裏，除了愛洒特先生和夫人，老亞奴，我哥哥傑克同我外，更無別人了；次則，在那頂裏面，用來看守機械室的，還有一個看守人哥龍布和他兒子小紅帽子。

完了，我們就此便零落下來了。

其時我正有六七歲。因我生得虛弱多病，我父母都不願送我進學校去。只由我母親教我念念書寫寫字，格外又教我幾個西班牙字同兩三曲六弦琴譜，就得這些東西的帮助，在家庭中，大家遂給了我一個小奇人的稱呼。也全賴這種家庭教育的辦法，我方不曾離家一步，所以許多零星事，當愛洒特作坊臨終時，我都一一看見的。這種光景深使我覺得冷率無味，我可以承認；可是於破產的時候我倒尋着了有趣的方面，就是因為我能夠到作坊裏去，隨我意思到處亂跳了，那地方，從前有工人時，除了禮拜日是不准我去的。

在這一家裏頭，所有的人，遭此破產的時候都不像我快活。愛酒特先生是忽然禱做了一個可怕的人；有了這種焦思的，粗獷的，暴烈的性情，又喜歡狂呼亂叫，又喜歡搗毀東西，又喜歡雷霆似的發氣；但他到底是一位善良的人，不過因有了那等嚴厲的舉止，高大的聲音，急切的命令，常使他四周的人都戰慄起來。他的壞運氣不是使他頹喪轉把他激怒了。從早到晚都帶起一種駭人的忿怒，不知道怨誰方好，於是便攻擊到一切，攻擊到太陽，攻擊到西北風，攻擊到傑克，攻擊到老亞奴，攻擊到革命。啊！尤其是攻擊到革命……聽見了我父親的話，你們也都要咒罵這一八……年的革命的，就是他使得我們不幸，好似特別把些不幸引來攻擊我們一樣。我請你們信我的話，那般革命黨在愛酒特家裏是得不到好名譽的。直到現在，當爸爸愛酒特（上帝爲我保護着他罷！）骨節痛的病要發作時，他便偃臥在長椅子上，我們就聽得見他說道：『哈！這般革命黨……！』

但我向你們所說的那個時候，（指作坊關閉的時候）愛酒特先生還沒有骨節痛的病症，只由於目睹零落的苦惱遂把他變做了一個可怕的人，沒有一個人敢和他相近。十五天

裏已經請醫生割了兩次血管。在他周圍，沒一個人說話，都有點懼怕。用餐時，我們要麪包也
都是悄悄的。在他跟前也沒有人敢哭。然而只要他脚跟一轉，立刻就有種嗚咽的聲氣，從房
子的那一端傳到這一端來；如我的母親，老亞奴，我哥哥傑克以及我教士大哥，當他正來看
候我們時，所有的人都哭了起來。我母親懷着滿腹憂愁，是因為看見愛酒特先生的不幸而
哭；教士同老亞奴是因為看見愛酒特夫人的哭泣而哭；至於傑克還很年輕，本不甚懂得這
種不幸——他僅僅大我兩歲——不過哭却是他的需要，也很高興哭的。

我哥哥傑克是個極奇怪的孩子；彷彿一個天賜有眼淚的人！雖然現在想起已很遠了，可
是我眼中還有他兩隻紅紅的眼睛，一張水濕的臉頰。而且尤可怪的，就是並不爲着甚麼事。
他哭起來如同人家抹鼻涕一樣，尋常極了。有些時候，愛酒特先生很生氣，向我母親說道：「
這孩子真太可笑，你瞧……簡直成了一條河了。」愛酒特夫人却柔聲的答道：「你要怎麼
辦呢，朋友？大一點兒就好了；當他這年齡，我從前也同他一樣。」不多幾年，傑克漸漸長大了；
可是只管長大，而這件事却沒有改好。反之，這怪孩子的怪脾氣更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毫

沒道理眼淚更流得同落雨一樣。所以我們父母的憂愁，倒給了他一個好機會……即是爲着這番打擊，他倒可以隨心所欲整天整日的嗚咽起來，也不會有一個人去說他：『你爲甚麼事呀？』

總而言之，對於傑克猶之對於我，我們的破產正有他好的一方面在。

在我一方面，我是快活極了。大家也更不照管我了。成日我都在各機械室裏，同紅帽子頑耍，我們在那里的脚步聲，響得如同在教堂裏一樣，而且那院子也荒廢了，被野草滋生遍了。這年輕的紅帽子，就是看守人哥龍布的兒子，是一個十二歲年紀的壯大孩子，牛一樣的強健，狗一樣的忠誠，鵝一樣的愚蠢，尤可注意的，就是那一頭的紅髮，因此他才得了這個紅帽子的綽號。不過須對你們說：紅帽子之對於我，却不是紅帽子。（譯者註：小紅帽子是法國童話中一件故事，此處所言是指故事中餓狼變成小紅帽子去喫小紅帽子的外婆一段而言。）他久而久之遂成了我忠順的禮拜五。（譯者註：禮拜五是魯濱孫在荒島上救得的一個野蠻人的名字。）成了一個野蠻種族，成了一個叛逆來的部屬，要他做甚麼他就做甚麼。我

自家哩，在那時候，我也不名爲達利愛酒特；我簡直便是那個奇特的人，穿着獸皮，一如人家給我的那部冒險記事中的馬司特克呂所埃一般。好一種溫和的狂態啊！到晚間吃了晚餐後，我就讀起我的魯濱孫飄流記，牢牢的記在心裏；到白天就照樣扮演，扮演得很淋漓盡致，所有我四周圍的東西，我都把他編入了我這本喜劇中。作坊已不是作坊；算是我的荒島啊！真個荒涼極了。蓄水池就做了我的海洋。花園變做了我未開闢的樹林。就是楓樹上的一羣蟬子，也編入了這本戲曲裏，可是他們並不曉得這件事。

紅帽子，他也不知道，也很少懷疑到他所裝腳色的關係。若是有人問他魯濱孫是誰，便會把他難着了；但我在此處却應當說，他裝扮起來却是畢肖，而且那種模仿野人的呼聲，再尋不出更像他的。他在甚麼地方學來的呢？我不知道。只他常常做起這等野人的怒號，從他喉嚨底迸發出來，一面又搖動他那又紅又硬的鬣毛，很足使極勇敢的人都會駭得打戰。我哩，魯濱孫也幾次被他吼亂了心，使我不得不低低的對他道：『不要這樣凶，紅帽子，你駭着我了。』

不幸得很，紅帽子不但模仿野人的呼聲這樣好，他還慣能說市井孩子們的那些粗話，並且拿起上帝的名字來發誓。在頑的時候，我也學他這樣做，因之有一天，大家正坐滿了一桌，我不知如何竟隨口發了一個可怕的特別惡誓，都駭極了！『誰教你的這件事？你在那里聽來的？』於是就成了一樁了不得的大事。愛酒特先生立刻就說把我關在懲戒室去；我教士大哥却說既然我已到了曉事的年齡，宜先送我去懺悔。大家遂引我到懺悔所來，真是大事啊！應該把我七年中間所有良心上的過錯都要收集攏來。我兩夜俱不曾睡；彷彿有滿滿一籃子惡魔一般的罪過；我也在上面放了一些小小的過惡，其實在別人看來，大小都是一樣的，並且當其跪在小橡木櫥內，把所有的過失通通向着教會的司鐸陳述時，我相信竟要害怕死了，慚愧死了……

這件事過後，我再不願意同紅帽子頑了；我現在已曉得了，聖保羅說的也就是教會司鐸向我重述的，魔鬼這樣東西永遠都圍繞着我們，如同一個獅子，隨時都要尋人去吞食的。我又曉得了呂西菲（譯者註：呂西菲是惡魔的名字）的毒計是能夠裝出各種的面目來勾

引人們的；你們如不了解我這意思，只須想着那藏在小紅帽子的肌膚裏特爲教我拿起上帝的名字來發誓的就是他。因此，我第一樁留心的，就是重到作坊去時，一定要訓斥禮拜五叫他以後只留在家裏頑去。不幸的禮拜五啊！這道詔書委實傷了他的心，但他竟順從了並無一點悲戚。却是有幾次我望見他站在機械室的門房的門前，帶着悲傷的樣子；當他瞧見我在看他時，這不幸的人因爲要感動我的原故，遂迸發出那種極其可怕的呼聲，並搖起他那火光似的鬣毛來；但他越是叫得利害，越是使我走遠了。我覺得他真像一個覓食的大獅子。我便對他叫道：『走開罷！使我討厭你。』

好幾天了，小紅帽子偏要這樣狂呼；於是有一早晨，他父親禁不住他在家裏的那樣吼聲，遂叱罵着將他送去做了學徒，從此我就不再看見他了。

我對於魯濱孫的感情却不曾冷熄過一刻。恰在這時候，巴底士特舅父忽然厭煩了他的鸚鵡，便拿來送了我。這東西因就替代了禮拜五。我把他放在我溫室深處一個體面鳥籠裏；我簡直就變做了克呂所埃了，成日都同着這有趣的雀兒在一塊，並且特爲搜索一句話來

教他說：『魯濱孫，我可憐的魯濱孫！』你們懂得這是甚麼緣故麼？這鸚鵡，巴底士特舅父之所以送給我，因為討厭他太愛說話，偏偏一屬了我便一句話也不說了……不但別的話，就是『我可憐的魯濱孫』這一句也不說；我簡直逗不出他的語言來，雖然如此，我仍是很愛他，仍是很當心的看護他。

我的鸚鵡同我，在這種極其淒涼的寂寞裏，我們就如此過活了去，直到有一早晨，一件真正出奇的事遂臨到了我的身上。這一天，我很早的就離開我的寢室，並且嚴裝起要往我那島上去做一個探險的旅行……猛地便看見三四個人向我這面走來，彼此談話的聲音很高，舉動也很粗魯。公道的上帝呀！這些人竟走入我的島中來了啊！我僅有把自己投在一叢夾竹桃後面的時間，可以說還是平伏在地上哩……這般人走我身旁過時，並不會瞧見我……我相信辨出了看守人哥龍布的聲音，方使我稍爲安了一點心，可也不算甚麼，等他們走得稍遠，我便出了我的伏匿所，遠遠的跟着他們，看他們究竟要做些甚麼……

這些外方人在我島上停留得很久……他們細細緻緻的把那作坊從這端走到那端。眼

見他們進了我的洞窟並拿起他們的手杖來測量我海洋的深淺。有時他們又站着並搖動他們的腦袋。我生恐他們要搗毀了我的行在……我應該怎麼辦，至大的上帝呀！幸而好，沒有甚麼事故，半點鐘後，這些人都抽身走了毫不疑心這島是有人住着的。自他們走後我便跑到一間茅屋裏坐下，就把一天的光陰在那里度過了，自問這是一般甚麼人，到這裡來幹甚麼的。

我很快的就知道這件事了。

這晚，在用晚餐時，愛洒特先生正式通告我們那作坊已經賣出了，而且一個月內，我們舉家都要離開這裡往里昂去，從此我們就住在里昂了。

這實是一個可怕的打擊。好像天地都傾頹了。作坊賣去了……罷了！我的島，我的洞窟，我的茅屋呢？

苦啊！島，洞窟，茅屋，愛洒特先生一併都賣去了；甚麼東西都應該捨去。上帝，我要哭了呀！當其這一個月，雖然一家人都在包紮鏡子食具，我却淒淒涼涼的獨自一人在那親愛的

作坊中間躡。我也再無心去煩了，你們想得到的……啊！再無心煩了……到處我都走去坐了一坐，把我四周的東西都細看了一番，並把他們當做人們一樣同他們談了不少的話。在花園的角上有一株大石榴樹，很好的紅花在太陽裏開得爛然悅目，我嗚咽着對他道：『把你的花拿一朵給我。』他給了我，我就拿來揣在懷裏，做他的紀念。我太不幸了。

然而在這極苦痛的中間，也有兩件事使我略開笑顏：第一件想着要到船上去，其次是大家許可把鸚鵡給我一道載去。我覺得在各種情形裏差不多都和魯濱孫離開他的島時相似，因此也鼓起了我許多勇氣。

末後，起程的日子到了。愛酒特先生一禮拜前已往里昂。他載了許多笨重傢具先走。我走時是伴着傑克，伴着我母親和老亞奴。我那教士大哥不走，但他却陪着我們直到波色爾的公車上，並且那看守人哥龍布也陪着我們。他推着一部手挽大車載起箱子走在前頭。後面就是我教士大哥，拿手臂挽着愛酒特夫人。我可憐的教士，我從此就不能再見他了。

老亞奴挾着一把極大的藍色雨傘，同傑克在後面走，傑克自是很高興往里昂，但仍舊是嗚嗚咽咽的……最末，在這一行人的尾端就說到達利愛酒特，拿着他那大鸚鵡籠子，一步一回頭的直望着他親愛的作坊。

這旅行隊漸走漸遠的時節，那些大樹還盡其力量的從花園牆頭上伸出來把這旅行隊重看了一兩次……那些楓樹還搖動他的樹枝做了個送別的樣子……達利愛酒特感動極了，也偷偷的在指尖上，送給他們一個接吻。

我是於一八……年九月三十日離開我的荒島的。

(二)巴巴羅特——(原註：在我們南方，有一種黑色的昆蟲，我們給了他這個名字，國家學院呼之爲蜚蠊，也就是北方人所謂的加發得)(譯者註：就是我國俗呼的偷油婆)。

哦，少年的往事，你留下與我的是何等的印象啊！這次羅淪河上的旅行，彷彿如在昨日。至今似還看見那隻船，那般行人，那般水手；至今似還聽見那輪子的音響和機器的汽哨。那船

主名叫熱里愛斯，船上廚子名叫孟特李馬。這些事都忘記不了的。

江上的行程有三天。我這三天中都在甲板上，只有用餐同睡覺時才下艙裏去。其餘時間，俱在那廣闊的船頭上，靠着鐵錨。那里有一具大鐘，打從城內經過時，大家遂把他敲起來；我就在這鐘的旁邊，繩子的當中，把鸚鵡籠子放在我的兩腿中間，我就在那里眺望。羅淪河這樣的寬，勉強看得見他的兩岸。我哩，却還願意他再廣大一點，大得如所謂海一樣！天也是笑着的，浪也是碧綠的。大船在水面上飛跑着。一般拖船的水手，騎在驢子背上一路唱着從我們旁邊在江畔走過。有時，船又沿着幾個極蕪蕪的小島走，島上生滿了蘆葦同楊柳。『呀！一個荒島。』我自己這樣說着；而我的眼睛直要把他吞了下去……

到第三天的末尾，我以為我們定要遇一場風暴的。那天忽然的就黑了一層濃霧在水面上跳舞；船頭上點起了一盞大燈籠，我的天，就在這種醞釀的現象前，我好生感動起來……就這時候，一個人忽在我身畔說道：『看啊里昂！』一霎時大鐘也響了。果然到了里昂。

模模糊糊的，在那濃霧當中，我便看見兩岸許多透明的燈光；我們經過了一道橋，接着又

經過一道。每過一次那個大機器管子（譯者註：即是烟筒。）便折做兩截，並且吐出許多黑烟團彷彿咳嗽似的……船上面，已有了一種駭人的擾亂。行人們各自尋取自己的箱籠；水手們便在黑影裏互相罵着推轉出許多大桶。（譯者註：盛酒的大而且圓的木桶。）天已落起雨來了……

我便趕快去合着我的母親，傑克同老亞奴本在船的另一端，於是四個人都到了一起，緊緊擠在亞奴的大雨傘下，只等船一傍了碼頭就動手登岸。

實實在在的，假若愛酒特先生不來那里帶領我們，我相信我們斷斷不會擠出來的。他在暗中摸索着向我們走來，一路叫道：『在那里！在那里！』就在這個『在那里』的極熟聲音裏，我們四個人遂一齊的帶着一種高興，一種說不出的安慰來回答道：『朋友們！……愛酒特先生輕輕的把我們抱吻了一下，便一隻手挽着我哥哥，一隻手挽着我，向兩個女的道：『跟我來！』於是就上了路……哈！這才算是一個男子哩。

我們辛辛苦苦的朝前走去；天已夜了，甲板上又滑。逐步都碰在一些貨箱上……猛然在

船的那一端，一個又尖利又哭泣的聲音，直傳到我們這裡來：『魯濱孫！魯濱孫！』那聲音這樣的叫着。

我叫了起來道：『哈！我的上帝！』便把我的手從父親手上強勉擺脫出來；他却以為我滑跌了，把我捉得越緊。

那聲音又叫了起來，越是尖銳，越是哭泣：『魯濱孫！我可憐的魯濱孫！』我又重新用力去擺脫我的手。我喊道：『我的鸚鵡，我的鸚鵡。』

傑克道：『現在他說起話來了嗎？』

是不是他在說話，我總相信得過；大家已經聽見那聲音是從一個地方來的……因為我急急忙忙的中間，遂把他忘記在船頭的鐵錨邊，他就在那里喚起我來，盡其力量的叫道：『魯濱孫！魯濱孫！我可憐的魯濱孫！』

不幸我們已經走遠了；那船主直叫道：『我們趕快。』

愛酒特先生說道：『我們明天再來尋他罷；放在船上，一樣的不妨事。』說着，任憑我淚眼

汪汪的，他竟把我挽着走了。可憐啊！第二天走來尋取時，已是尋不着了……請審度審度我的失望：禮拜五也沒有了！鸚鵡也沒有了！魯濱孫也做不成了。況且，縱然存下天大的志願，又那能在這郎德爾倫街，又濕又髒的房子裏，第四層樓上造出一個荒島來呢？

哦！可厭的房子！有生以來我才第一次看見他：樓梯是粘滯的；院子好像在井底下；看門人是一個鞋匠，他的小店子就對着水管……太陋了。

我們到的這一晚，老亞奴正在廚房裏安置時，忽迸發出一種危急的呼聲：『巴巴羅特！巴巴羅特！』

我們都奔了去。好個景致……廚房裏填滿這些醜東西；菜桌上，牆根上，抽屜裏，爐臺上，食櫥中，到處都有。簡直沒法去掃除他罷了罷了！亞奴業已殺死了不少，但是她只管殺，他們只管來。他們是從漏水管來的，大家遂把水管塞了；但第二天夜裏他們又從別的地方進來，大家並不知道是從何處來的。自然就得買一頭貓兒來殺這些東西，於是每晚這廚房裏都有

一番駭人的屠戮。

禮拜日，對於我們稍有一點樂趣，我們全家都帶起雨傘出來在羅淪江岸上閒踱一回。不知不覺我們都信步向着南方走去，一直要走到柏拉失的銅像旁邊。（譯者註：柏拉失是法國雕刻家，里昂人。生於一六八六年，死於一七五〇年。）我母親說：『就這樣彷彿我們便走近故鄉了。』我母親，她比我還更無聊……全家這樣的散步確是令人不歡。愛酒特先生只是怒吼，傑克只是啼哭，我哩，一言不發只跟在後面走；我並不知是甚麼原故，在街上總很害羞，不消說因為我們是窮人了。

一月之末，老亞奴病了。因是這種濃霧害了她；我們當然要將她送回南方去。只這可憐的女子，却很熱烈的愛我母親，她竟不能決意同我們分手。只是苦求我們將她留下，答應我們不會病死。當然是迫着她下了船。到了南方後，她就失望的嫁了人了。

亞奴走後，我們就不再雇用新女僕了，這一來我竟覺得困苦到了極頂……看門人的老婆上來做些粗事；我母親就操理爐灶，把她那一雙為我所最愛抱吻的體面白手也弄成炭團了；至於食物之類，就歸傑克去辦。我們把一隻大籃子挂在他手臂上，向他說：『你去買這樣

買那樣，』於是他就去買這樣買那樣，買得很好，不過，仍舊是哭哭啼啼的。

可憐的傑克呀！他不是有幸福的人，他簡直不是有幸福的人。愛洒特先生因為常常看見他眼裏的淚珠，便很是厭惡他，並且拿巴掌打他……我們天天都聽見：『傑克，你是個粗人！傑克，你是頭驢子！』就因這原故，所以他父親一在那里，不幸的傑克便甚麼方法也沒有了。越是用力去忍他的眼淚，越是做得難看。愛洒特先生實是給了他很多的不幸。請聽這齣水鑽戲：

有一晚，正是用餐的時候，大家覺得屋子裏一滴水也沒有了。

這個良善的孩子傑克遂說：『你們若果需要時，我便去取了來。』

於是他就拿起那水鑽，一個砂土做的大水鑽。

愛洒特先生把肩頭聳了聳道：『若果是傑克去，那水鑽一定會打破的。』

愛洒特夫人用着她鎮靜的聲音道：『你聽見了，傑克你聽見了，不要打破了他，當心些。』

愛洒特先生回說：『啊！你倒好心叫他不要打，總之他一定要打破了的。』

至此，傑克便哭喪着聲音道：『不會罷，爲甚麼你願意我把他打破？』

愛洒特先生用着一種不許人再和他辨論的聲口道：『我自不願意你打破他，我只說你要打破他。』

傑克遂不再辨，用着他打戰的手把水壘拿起，闖然的走了出去，臉上神氣好像說：『哈！我便打破了他嗎？好罷，我們瞧瞧罷。』

五分鐘，十分鐘都過了；傑克尙不會回來。愛洒特夫人便焦灼起來道：『只望他不要遇見別的事情才好！』

愛洒特先生帶着一種愛發氣的聲調道：『罷啊！你以爲他遇見了甚麼事？他只是把水壘打了，所以不敢進來。』

於是一面這樣說着，——雖是帶着咆哮的樣子，在世界上確是頂善良的人，——便起身去開門看看傑克究竟怎樣了。他不必走多遠；傑克已站在門前的樓梯的角處，空着兩手，默默的，呆呆的立在那里。一見了愛洒特先生，就變了臉色，用着一種又悲痛又微弱的聲音，啊！非常

微弱的聲音，說道：『我打破了他』……他竟自打破了他啊！……

在愛酒特家的記事錄中，我們就叫這件事做『水鑽戲』

當其我們父母想到我們的教育時，距我們到里昂差不多有兩個月了。我父親很想把我們放到公學裏去，但是太貴。愛酒特夫人道：『我們可不可以送他們到一個神道學校去？似乎孩子們在那里倒很好。』這意思頗見喜於我父親，並且適逢聖里西野是左近的一個教堂，大家便把我們送到聖里西野的神道學校來。

神道學校啊！確是很可愛的。並不像別的私塾定要給我們裝滿一腦袋的希臘拉丁人家只教我們去做一些大大小小彌撒中的事情，只教我們去歌唱經文，教我們去磕頭禮拜，教我們去做奇怪的頌禱，這都是很困難的事。有時在一種聖日中，這里那里還有許多要變化要撮要的事，但這些都只是附帶的事。總而言之，我們在那里全是替教堂服務。至少每禮拜有一次，密拱教士撮着鼻烟，正正經經的向我們道：『明天，先生們，沒有晨課！我們要送殯去了。』

我們去送殯，好運氣呀！接着還有做洗禮，參與嫁娶，或是一位主教的拜謁，向病人做臨終懺悔等等。

我們每人在那小衣櫥裏都有一套教會的服裝：一件長尾巴的黑道袍，一件白披衫，一件漿糊有挺硬大袖口的白布袍，一雙黑絲長襪，兩頂小頭巾，一頂是布做的，一頂是呢製，還有幾條小白珠子繡的肩搭，應有盡有。

這習慣似乎使我們很好：愛洒特夫人說：『果真是消受了。』不幸就是我太矮小，這件事很使我不高興。你們請想，我有多麼高，簡直比我們教會中首座喀都夫先生的白襪子高不了許多，而且又如此的脆弱……有一次，做彌撒時節，要把經典換一個位兒，那本大書重得異常，簡直把我累極了。在祭臺上面弄得我一路跌着走。這一天又是神聖降臨大禮。何等的醜啊……但除了我那小身材上這些不便地方外，對於我的命運我倒很是高興，夜間每當我們睡覺時，傑克同我，我們彼此一定說：『總之，神道學校是很好頑的。』真不幸，我們却不能久留在這裡。因為我們家裏有一位朋友，是南方一個大學校的校長，有一天他寫信來問

我父親願不願送一個兒子到里昂公學去做校外官費生，他可以替他謀一個。

愛酒特先生便道：『這官費自然是爲達利設的了。』

我母親道：『傑克呢？』

『哦！傑克呀！叫他來同我在一塊，他於我定然很有益處。况且，我覺得他頗有商業上的嗜好。我們定可以使他成就一個大商人。』

老實說，我真不懂得何以愛酒特先生會看出傑克有商業上的嗜好。在這時，那可憐的孩子，除了流眼淚外並沒有別的嗜好，假若有人去考問他……但並沒有人去考問他，也沒人來考問我。

我到了公學時，第一件事就給了我一個打擊，便是在學校裏穿套衫的只有我一個人。在里昂，凡是有錢人家的子弟都不穿套衫；只有街上的孩子，爲人所呼爲浪兒的才有。我哩，却是有一件套衫，一件方格子的小套衫，還是開作坊時用的；因爲我既穿了一件套衫，所以我就帶了一種浪兒的樣子……當其我一進課堂，那些學生們都譏笑我：『看呀！他有一件套

衫！那教習也扮了一個鬼臉，立刻就厭惡起我來。從此，凡是向我說話，總是在唇端上面，並且帶起一種瞧不起人的神情。從來他不曾喚過我的名字，常是這樣說：『哈！你去，那里，小物件！』然而我却對他說過二十次，我喚做達利愛—洒—特……末後，那般同學便給了我這個『小物件』的綽號，因而我就把這綽號保存下來……

還不僅是套衫使我和別的小孩子不同。別的孩子們都有體面的黃皮書包，都有香得很好的黃楊木墨水壺，都有硬面子的抄本，都有在簽題上印了許多花紋的新書；我哩，我的書是在河邊舊書攤上買的，又起了霉花，又褪了顏色，又發了酸臭的；書壳子往往變做了破布，又往往缺少一些篇頁。傑克却非常能幹，替我極力把那些書，用了許多厚紙版同許多濃膠裝訂起來；但他總是把膠用得太多，弄得膠臭難聞。他又拿一幅沒有邊幅的袋子替我做了一個書包，倒很便利，不過膠也用得太多。膠和紙版的用處，對於傑克竟變做了一種癖嗜，如同他眼淚的用處一樣。在火的跟前他隨時都放了一大堆裝膠的小罈子，並且只要他從店裏逃得一些時間出來，他就來粘膠，裝訂，糊書壳。其餘的時候，就送包裹到城裏，寫口述，到糧

食店——總而言之學商業。

至於我哩，既然懂得人家是幫費生，人家穿了一件套衫，人家叫做『小物件』，那嗎就應該比別的學生加倍用功才可以相等，果然這小物件遂竭盡心力的用起功來。

猛勇的小物件啊！當冬令時，在他沒有燒火的房間裏，我見他坐在書桌跟前，腿上圍着一條毡子，外面，薄霜敲到窗上的玻璃。在店子中，正聽見愛洒特先生念道：『我接到本月八日的大札。』

傑克也哭喪着聲音複念道：『我接到本月八日的大札。』（譯者註：這就是寫口述了。）

有時，那房門輕輕的打開，原來愛洒特夫人她進來了。蹣着脚尖走近小物件的身旁……

……（譯者註：此字是做招呼的聲音）

她很低聲的問他道：『你在用功嗎？』

『是的，母親。』

『你不冷嗎？』

『哦不呀！』

小物件撒謊，其實他很冷的。

於是愛酒特夫人遂捱着他坐下，帶着她編織的東西，很長久的留在那里，悄悄數着她的綫路，有時又帶着一聲長歎。

可憐的愛酒特夫人啊！她往往想着她親愛的故鄉，她本不希望再看見的了……唉！只因爲她的不幸，只因爲我們大家的不幸，她不久就要重見她的故鄉了……

(三)他死了！請爲他祈禱！

這是七月中的一個禮拜一日。

這一天，一出公學，遂讓自己混着去頑了一會槓架，當我決意回家時，比先前預算的時間已很晚了。從德羅場到郎德爾倫街，我使不停步的跑着，把書本裝在腰帶裏，便帽啣在牙齒當中。然而，我是極害怕我父親的，因在梯子前喘息了一會，同時便杜撰了一樁故事用來解釋我所以遲遲回來的原故。因而，我方大胆的拉動門鈴。

愛酒特先生親自來給我開了門。他向我說：『你回來這樣晚呀！』我便戰慄着說起我的謊話來；但這親愛的人却不讓我說畢，便把我摟到懷中，很長久很寂靜的把我抱吻了好一會！

我至少本是等着來領受一種熱罵的，這種接待倒令我吃了一驚。最初我還以為定然是聖里西野的司鐸來同我們晚餐的原故；因為我有了這種經驗，曉得在這一家人家方不會訓斥我的。但一進了餐室，我立刻就覺得我錯了。因為桌子上只放了兩份食具，我父親同我的。

我驚怪的問道：『母親呢？傑克呢？』

愛酒特先生拿起一種不曾習用過的溫柔聲氣答應我道：『你母親同傑克都走了，達利；你教士哥哥現在病得很利害的。』

接着，因為看見我臉色大變，他又差不多很安閒的說了幾句，特為來安我的心道：『我所謂病得很利害，不過是一種說話的態度；人家寫信給我們說教士病到了床上；你是知道你

母親的，她便立意要去看一看，我遂叫傑克伴着她去……其實，毫不要緊的……目前，你且坐下來吃罷；我餓得要死了。」

我便坐上桌去也不說甚麼，可是一想及我教士大哥病得利害，我的心就難過極了，用了很大的力量才把眼淚忍住。我們彼此對着面，吃得很憂愁的，並不說一句話。愛洒特先生吃得很快，喝得很多，接着，忽然的便住了手，只是尋思起來……至於我，更端端正正坐在桌子那端，直如被人打糊塗了的一樣，遂想起教士到作坊來時給我們談的許多好故事。我又會看見他勇敢的撩起他的道袍跳過蓄水池去。現在我揣想起他來，躺在床上，病了，（啊！病得好利害，覺得有些東西向我敍說似的。）便增加起我極想知道他消息的憂愁，於是就聽見我心坎上有個聲音向我道：『上帝譴責你，這就是你的過錯！理應走入正途上來，理應不要撒謊了！』充滿了這種上帝可怕的思想，因為來譴責他，所以才把他哥哥弄死了，小物件自己悲傷已極，便道：『再不了，不呀！再不了，出學校時我再不去頑槓架了。』

餐畢了，燈已點着，遂開始坐起夜來。愛洒特先生便把他帳簿放在桌上，剩果殘餚中間，高

聲的計算起來。菲勒，就是殺巴巴羅特的那隻貓兒，在桌子四周一面徘徊一面淒然的叫着……我哩，便去打開窗子，也就靠在那里……

天已夜了，空氣很重濁的……聽見下面的人都在各家門前又說又笑，羅瓦噠斯炮臺上的鼓也遠遠的敲動起了……我站在那里有好些時候，一面想着那些不得意的事，一面茫然的在夜色中望着，及至門鈴魯莽的響起了，方猛然停住了我的貯盼。我很驚駭的把我父親看了看，我確信在他臉上會看見一種又悲傷又憂痛的顫動閃了一閃，而這種東西就是剛才侵入了我心上的。這種門鈴的響聲委實令他害怕，當然是令他害怕的。

他低聲的向我說：『有人在拉門鈴！』

『請你莫動，父親！我去。』於是我便跑向門前去。

一個人站在樓梯轉角處。暗地裏一碰見他，便遞了一件東西給我，使我遲遲疑疑的去接他。

他說：『這是一封電報。』

『一封電報，偉大的上帝呀！爲的甚麼事？』

我戰慄着將他接過來，並且我業已把門關上了；但那人却拿腳把門推開，冷氣逼人的向我說：『還得簽個字哩。』

還得簽字呀！我並不知道：我所接的電報，這還是第一封。

愛酒特先生叫着我道：『誰在那里，達利？』他的聲音已戰動起來。

『沒有別人！只是一個窮人。』……於是便向那人做個手式叫着，我遂跑進房間，摸索着把筆在墨水壺裏蘸了一下，又跑了出來。

那人道：『簽在此處。』

小物件就在那樓梯中的微光裏，用着打戰的手把字簽了；跟着關門進來，把那電報藏在套衫下面。

哦！不錯，我把你藏在我套衫底下了，不幸的電報！我不願意愛酒特先生看見你；因爲事前我就曉得你是來報告我一些可怕的事情的，所以我打開你時，你斷斷駭不着我了，你聽我

說，電報！你斷斷駭不着我，我的心已經猜透你了。

我父親看着我問道：『是一個窮人嗎？』

我毫不慚愧的答道：『是一個窮人』因為要解釋他的疑慮，我就仍然倚靠在我原來的地方。

我在那里又停留了一些時，也不動搖，也不說話，在懷中捏緊了那張紙，他直把我的心燒着了。

這時，我勉強來推想，勉強鼓起我的勇氣，自己說道：『你懂得甚麼？或者這是一個好消息。或者人家寫的是他已經病愈了哩……』但到底，我很覺得這不是真的，我很覺得我是自己騙自己，我很覺得這電報必不會說他病愈了的。

末後，我遂決意到我房裏去，以便清清楚楚看一下我所拿着的究竟是甚麼消息。我緩緩的出了餐室，不動聲色；但一進了房間，我便怎樣狂急的點起燈來！我兩隻手是怎樣的抖着去打開這封報死的電報！當我展開他時，那滾熱的眼淚直把他澆濕了……我來回讀了二十

次，常希望我把他讀錯了；但是，可憐的我呀！我清清楚楚的讀了又讀，反轉總是一個意思，除了他最初所說的外我實不能使他說點別的事情，我知道得很明白他所說的是：『他死了！請爲他祈禱！』

我哭着站在這張打開的電報前，停留在那里有多少時候，我不清楚了。我只記得那眼睛把我弄得熱痛已極，只記得出房間之前曾許久的洗了一回臉。接着，我重走進餐室，在我那掣動的手上捏着這封十分可惡的電報！

現在，我怎樣辦呢？我怎樣才可以把這驚人的消息報告給我父親？把我獨自守着秘密的又宣布出來豈非是可笑的兒戲？早一點，遲一點，難道他就不會知道嗎？真糊塗呀！頂少，若那電報到時我就一直交給他，我們一同打開；現在，甚麼也說完了。

當其我暗中自語的時候，我就挨近桌子在愛洒特先生身畔坐下，正在他的身畔。這可憐的人，緊閉着嘴唇，拿起他筆管上的羽毛，正戲玩着去搔那菲勒的白臉。他這樣的自娛倒把我的心捏緊了。我見他那善良的面孔上，燈光照着半邊，這時節正活潑正笑容可掬的，我很

想向他說：『啊！不要笑了，我請你不要笑了罷。』

其時，我正把電報拿在手上，如此愁苦的看着他。愛洒特先生便舉起頭來。我們的視線碰着了，我不知道他在我眼光裏看見了甚麼，但我却知道他的臉登時就變了色，却知道一個巨大的呼聲從他胸中迸出，却知道他拿起一種失魂落魄的聲音向我說：『他死了，是不是的？』却知道那電報從我指頭上滑落下去，却知道我就咽哽着倒在他的肩膀中，却知道我們彼此挽着肩膀許久的，發昏的大哭起來，至於我們脚下，菲勒正在頑那電報，那報死的可怕電報，就是使我們下淚的根由。

請聽，我並不撒謊：當這事已經過去許久了，當他長眠地下也許久了，我親愛的教士，我多麼愛他；現在還是如此，當我接到一封電報時，不能不帶着一種驚懼的戰慄來打開他。彷彿我就要來讀『他死了，』應該『爲他祈禱』呀！

(四)紅抄本

在那顏色黯淡的舊彌撒經本上，大家不是尋得着那代表七種苦痛的聖母像嗎，她每邊

臉上都有一條大而且深的皺紋，藝術家所以要畫一道痕跡在神像面上的意思，不過表示給我們：『瞧，她怎樣的哭泣呀……』這條皺紋——淚痕——我可以發誓說在愛洒特夫人的瘦臉上我已經看見了，當其葬了她的兒子，重回里昂的時候。

可憐的母親，從那天以來她便再不想歡笑了。她的衣服永遠是黑的，她的容顏永遠是悲傷的。衣服上的顏色就和她心頭的顏色一樣，她已是帶了重喪，無論如何都離不去的……其實，在愛洒特家庭內並無一點更變；只稍稍憂鬱一點罷了。聖里西野的司鐸誦了幾卷彌撒來安息教士的靈魂。大家又把他們父親的一件舊工衣為孩子們改了兩件黑衣，於是這一生，悲哀的一生便開始了。

我們親愛的教士死去已有好些時，有一晚，當其我們睡覺時，我很驚怪的看見傑克把我們的房門關了又鎖，並小小心的把門邊的空隙皆掩好了，並且做完了，便帶着一種正經和秘密的神情對我走來。

理應告訴你們，自從他從南方回來後，朋友傑克的習慣當中竟發生一種奇怪的變動。第

一，說來很少人相信，就是傑克已不再哭了，或者幾乎不再哭了；其次呢，那糊書壳的狂熱對於他也差不多沒有了。在家庭中，大家毫不覺得，但我，却很看出傑克有了別的事故。好幾次，我察見他在店子裏，獨自一人又在說又做着各種的手式。夜裏，他並不會睡着過；我聽見他牙齒之間總是含糊有聲，接着又忽的跳下床來，大脚步的在房間裏閒踱……種種都不自然，我一想到這里便令我生懼。我以為傑克快要變做瘋子了。

這一晚間，當我看見他把我們的房門關了又鎖時，這種瘋人的思想便又到了我腦筋中，於是我就生了一種驚懼的舉動；我可憐的傑克啊！他自己並不覺得，還很莊嚴的把我一隻手握在他手上。

他向我道：『達利，我即刻就要信任你一點事情，但須給我發誓永遠不要說出來。』我登時便明白了傑克並不是瘋子。毫不遲疑的我即應道：『我給你發誓，傑克。』

『罷了！你不曉得嗎？……許！……我做了一首詩，一首偉大的詩。』

『一首詩，傑克！你做了一首詩！』

因為要通通的回答出來，傑克便在他外衣底下取出一冊大的紅色抄本，他自己裝訂的，簽題上他業已端端正正寫着：

『宗教！宗教！』

十二唱詩 愛酒特（傑克）著

直是一件非常的大事，我竟似發了昏了。

你們懂得麼？……傑克，我哥哥傑克，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哭哭啼啼以及弄小膠鑽子的傑克，竟做起『宗教！宗教！』十二唱的詩來了。

而且沒有一個人疑惑他！而且人家給個籃子挂在他手腕上仍接接連連的在遣他往小菜店去！而且他父親更歷來沒有的叫着他：『傑克，你是一頭驢子！……』

哈！可憐的愛酒特（傑克）！若是我有胆子時，我真要怎樣的跳起來歡歡喜喜的撲着你的頸子。可是我不敢……請想呀！……『宗教！宗教！』十二唱詩……然而真理却迫着我來

說這首十二唱詩實在不會做完。我相信除了那第一唱的前四句外他也不能再做了；但你

們須知道，在這種東西的著作中，開始時即有若干的困難，愛酒特（傑克）就很有道理的說是：『現在我已成了四句，其餘的却不要緊了；這只不過是時間上的事情。』（看這四句詩。這四句即是那夜我所看見的，在紅抄本的第一頁上楷寫得很齊整）

『宗教！宗教！』至大的稱讚與妙！動人和岑寂的聲音。哀矜！哀矜！請不要笑，這已值得他許多辛苦了。

雖然其餘只是時間上的事情，但愛酒特（傑克）却終未能做到……這有甚麼方法呢？大抵詩歌都各有他們的命運的；似乎那『宗教！宗教！』十二唱詩的命運便是終久不能成十二唱就算了。這位詩人縱嘔盡心血，但除了那四句外他斷乎不能再做一句。這由於命運定下了。到末後，這不幸的孩子，忍不住了，把他的詩送給了魔鬼，於是就和詩神 Muse 告了別。（原註：在那時候大家還叫做 Muse）（譯者註：Muse 是希臘文學之神，羅曼派後來就引伸這個名詞作詩歌之意，詩人用來代表詩歌之神。）同時，他的哭泣又重生了，那些小小的膠鑽子也在火跟前重現了出來……那紅抄本呢……哦！那紅抄本，也有他的命運的，那

件東西。

傑克向我道：『我把他送給你，隨便你寫甚麼。』你們知道我又寫些甚麼呢？……我的詩，可憐啊！小物件的詩。傑克真把他的辛苦給了我了。

現在，正當小物件在學拈韻的時候，若果讀者願意這樣做，我們就大踏一步把他的生活跨過四五年來罷。很快的便到了一八……年的某一年的春上，愛洒特家那時的光景至今尚未遺忘，所以連在家庭中的日月都還記得。

其實，我寂寞中所經過的這種生活片段，讀者決不至於不知道的。常常都是一樣的曲子，眼淚和悲哀！這些事原不能免的，房金是給得遲了，債主是演過許多戲了，我母親的金鋼鑽是賣掉了，銀器是抵押了，床上的被單是有了洞了，褲子是撕成條子了，各樣東西是缺乏起來了，終日都低聲下氣了，這句：『明天我們怎樣做呢？』是聯翩不斷的了，法庭傳達吏的粗暴掣鈴聲是響了，當我們走過時看門的也笑起來了，再次就借貸起來了，再次就被人拒絕了，再次……再次……

這便是我們在一八……年的情形。

就這一年，小物件便要在哲學班卒業。

若我記憶強，便想起這是一個很自負的年輕孩子，舉止十分的正經好像一位哲學家，又像一位詩人似的；其實，並不比一隻長統靴子高，腮頰上也沒有一根鬚。

有一早晨，這位大哲學家小物件正預備去上課，老愛洒特先生便把他喚入店去，剛剛看見他進了門，立刻就粗聲的向他說：『達利，丟了你的書本，不要往公學去了。』

說了這幾句，老愛洒特先生便大脚步的在店中踱了起來，不聲不響。他顯然是感動得很，我敢向你們斷言，小物件也是一樣的……沈寂了很久之後，老愛洒特先生方又說了起來：他說：『我的孩子，我有個壞消息告訴你，哦！壞極了……我們已是迫不得已的要大家離散了，就是這個原故。』

說到此處，那半開的門後便有一種巨大的嗚咽，一種傷心的嗚咽，響澈過來。

『傑克，你是一頭驢子！』愛洒特先生並不回過身去，只這樣叫了起來，接着他又說道：『

我們到里昂來，有八年了，我們自被革命黨弄得破產之後，我只希望努力工作終要重興起我們的家業；但是惡鬼擾在裏頭！我只是接接連連的陷在債務裏，陷在憂愁裏，渾身都陷入了……目前，已到盡頭，我們都墮入了泥塗……因為要自拔出來，我們只有取離散的一種辦法，現在你已是長成了：把剩餘的一點東西賣去，我們便各向一途去尋我們的生活罷。』

看不見的傑克又重新發出了一種嗚咽去打斷了愛酒特先生的言語；就是愛酒特先生自己也多麼感動，他竟自不能再生氣了。他只做了個手式叫達利去關門，門關後，他又才說道：『因此我便決定了一直到家業重振的一天，你母親往南方去，到她兄弟家去生活，即是到舅父巴底士特的家裏。傑克仍留在里昂；到抵押店去尋一個小店員的位置。我哩，就到葡萄酒公司去做一個捐客……至於你，我可憐的孩子，也當然自去謀你的生活……恰好，我正接了大學校長一封信，他已給你尋了一個監學的位置，拿去念罷。』

小物件把信接了過來。

他一面看一面說道：『照我所看的說來，我沒有耽擱的工夫了。』

『明天就得起程。』

『也好，明天我就走……』

說着小物件已把信重疊起來遞還他父親，他拿信的那隻手並不戰動，真果是一位大哲學家，如像你們所見的一樣。

就這時候，愛酒特夫人已進了店子，傑克也怯生生的跟在後面進來……兩個人走近小物件的身畔，一言不發的把他抱吻起來；原來這些經過的事情他們昨天就洞悉一切了。

愛酒特先生粗聲暴氣的道：『大家去收拾他的箱子罷！他明天早晨便要上船走了。』

愛酒特夫人長歎了一聲，傑克更咽哽個不了，於是都不言語。

在這個家庭裏頭，大家便開始來忍耐那不幸的事了。

到了第二天的這個可紀念的日子，全家都伴着小物件上了船。這真是一件奇怪的遭遇，六年前把愛酒特一家人載到里昂來的，也就是這隻船。船主仍是熱里愛斯，廚子仍是孟特李馬！自然而然的就令人想起了亞奴的雨傘，魯濱孫的鸚鵡，以及上岸時的許多故事……這

些舊影遂把那登程的離愁解散了一點，於是愛洒特夫人的唇角上也微微引出了一絲笑意。

忽然鐘鳴了，應該起程了。

小物件遂擺脫了他朋友們的擁抱，毅然走過了跳板。

他父親向他叫道：『諸事謹慎。』

愛洒特夫人道：『珍重些，不可害病。』

傑克本打算說的，但不能說；他哭得太利害。

小物件他却不哭。我曾經向你們說過，這是一位哲學家，凡是明白事理的哲學家照例是不應該多感的……

然而上帝才知道他是如何的愛那幾個人；這幾個親愛的造物，他竟在大霧中間捨去了。上帝才知道他對於這幾個造物是怎樣的甘願把他所有的血所有的肉都給了他們……；但是有甚麼辦法呢？那種離開里昂的樂趣，那種旅行的醉迷，那種自家覺得是一個人的驕

於——自由的人，做事的人，獨身旅行而且去謀生活的人——凡此種種竟把小物件弄昏迷了，並且禁止他去尋思，是他應該尋思的，尋思那邊站在羅淪江岸上，咽哽難言的三個親愛的人……

哈！這三個人又都不是哲學家。在一種含悲的眼裏，滿盛柔情的眼裏，隨着那船的喘息的步履，直到他的烟影比飛在天空的燕子還小時，尙做着手式叫道：『再會啊！再會啊！』

當這時候，那哲學先生已緩步的在甲板上徘徊起來，兩手插在衣袋裏，光着腦袋。打了一會哨子，又把口痰咳吐得很遠的，又偷着眼睛看了一會婦人，又仔細參觀了一會機器，一會又像大人一樣走起路來把肩頭聳着，自己覺得很爲冠冕。不過在到維埃倫之前，他方把廚子孟特李馬和他兩個當下手的駭了一跳，因他曾經在大學裏面，並且曾在那里謀了他極好的生活。這些先生們遂大大恭維了他一番，因此更是使他驕傲起來了。

一到他故鄉時，小物件第一件在心的，便是往大學學士會去，因爲大學校長就住在那里。這位大學校長，是老愛酒特的朋友，是一位又高大又堂皇又活潑又瘦瘠的長者，毫不覺

得他是個矜誇的人，也不像是那一類的人。他拿起了一種十分的善意來接待愛酒特的兒子。不過在事前，當其一個人剛把小物件引到他辦公室來時，這位正直人却禁不住做出了一種吃驚的樣子。

他道：『哈！我的天呀！他怎生得這樣的小啊！』

實實在在在小物件真果小得可笑；並且態度也非常的年輕，也非常的瘦弱。

他一想，大學校長的呼聲竟給了他一個可怕的打擊：『他們定不願意我了。』於是他便渾身亂戰起來。

幸而竟自不如他那可憐的小腦筋中所猜想的，這校長又說了起來道：『走過點來，我的孩子……我們就要使你去充當一個監學了……不過像你這種年齡，同着這種身材這等面貌，這件事對於你却比別人更要困難一點……但是，既然應該做的，既然應該謀你的生活，我親愛的孩子，我們總須把他整頓得頂好才是……起頭，我們且不必把你安置在一個大點的學校裏……我只送你到一個普通學校去，距這里有好幾里，在撒爾郎得，萬山中間

……在那里，便去預備你人生的事業，便去操練你的職務，便去長高一點，便去生一點腦子；且等那鬚根生出來時，我們再會好了！」

一面說着，這大學校長遂寫了一封給撒爾郎德公學校長的信，特為舉薦這個被他保護的人。信寫畢了，遂交給小物件，並叫他本日就起身去；至此，又給了他一些慎重的忠告，並且臨走時一面許他不會忘記他，一面又極親密的在他臉頰上拍了一拍。

於是我的小物件真高興了。從學士會書記處的梯子上四級一步四級一步的滾跑下來，並一口氣跑去尋了一個往撒爾郎德去的車位。

公車要午後才起程；還有四點鐘的耽擱！小物件借此就到城外曬了一回太陽，借此就去眩耀了一回他的同鄉們。第一件工作做畢了，便想着要去吃一點東西，於是就留心要尋覓一個與他錢包相稱的小酒館……正對着兵營，他便看見了一家鮮明清潔的飲食店，挂了一塊又體面又嶄新的招牌：「周遊法蘭西的伴侶。」

他遂自言自語道：『這就是我的事了。』但又遲疑了幾分鐘後——小物件之進飯店這尙

是第一次哩——方才決然推門進去。

這時候酒店裏正清靜。四壁塗着石灰……幾張橡木桌子……一角上放了許多旅行用的手杖，杖端包着銅，纏着五色帶子……在櫃臺裏，一個肥人正鼾睡着了，鼻子直埋到報紙中間。

小物件道：『喂！有人麼！』一面把拳頭敲着桌子，彷彿一個酒食店的老主顧一樣。

那櫃臺內的肥人毫無醒意；反而從酒店後面，那位店主婦倒跑了來……一眼看見偶然的天仙給她引來的這位新客，她便大叫起來道：『啊！達利先生！』

小物件也回叫道：『亞奴！我的老亞奴！』於是兩個人便彼此擁抱起來。

哈！我的天，不錯，這是亞奴，老亞奴，愛酒特家舊日的女僕，現在的酒店主婦，遊侶的愛護者，嫁給了釀比野羅爾的，就是在櫃臺那里打野的肥人……她何等的高興，你們知道的，這正直的亞奴，她看見了達利先生是何等的高興呀！她是怎樣的親他！怎樣的抱他！怎樣的摟他！就在這些表現當中，櫃臺上的男子便醒了。

開始他頗有點驚愕他老婆同着一個不相識的少年正做得如此的親熱；及至向他說了這不相識的少年卽是達利愛酒特先生，讓比野羅爾便喜歡得通紅了臉皮，極親熱的來周旋他這位著名的來客。

『你吃了午餐不會，達利先生？』

『我說老實話，不會吃，我的好比野羅爾……所以我正走入這裏來。』

正直的天神……達利先生不會用餐……老亞奴遂跑入她的廚房；讓比野羅爾遂快快走入地窖，一個可稱心的地窖，據遊侶們說來。

一轉手間，刀叉也擺好了，食品也齊備了，小物件只有坐下去的動作……在他左方，亞奴替他切着麵包條子，預備來蘸食她那又白又如奶皮一樣又嫩的新鮮雞蛋……在他右方，讓比野羅爾給他斟上一種『教皇新堡』牌子的陳酒，這酒好像放了一握紅寶石在盃底似的……小物件高興極了，他喝得來猶如十二世紀的健兒，吃得來猶如慈善會的教士一樣，並且在齒縫的咀嚼當中，還要設法來談論，他是從大學那里來的，因才使他謀得了他高

貴的生活。他說到：『謀得了他高貴的生活！』的一句話時，當然可以想見得出是一種甚麼樣的神情——老亞奴遂狂喜的讚美起來。

釀比野羅爾的喜歡却不很利害。他覺得達利先生之謀他的生活原是極尋常的事情，既然他已到謀生地位。他在達利先生的年齡上，他，釀比野羅爾已經到社會上奔波了四五年了，但是並不會拿一個小錢回家了……

當然，這位尊貴的店主人只獨自這樣尋思罷了。胆敢把釀比野羅爾來和達利愛酒特相比！……亞奴定不寬恕他的。

此刻，小物件忙極了。又說，又喝，又吃，又興奮；他眼睛也明了，臉頰上也發光了。啊！他又遣主人比野羅爾去尋了幾隻孟子來！小物件要和他碰盃飲壽了……比野羅爾拿了孟子來，大家就舉起酒盃……開始飲愛酒特夫人的壽，其次飲愛酒特先生的壽，又次飲傑克的壽，飲達利的壽，飲老亞奴的壽，飲亞奴丈夫的壽，飲大學的壽……還飲了一些甚麼其他的壽

呢？……

兩點鐘便如此的一面暢飲一面暢談的過去了。大家談起已往的事情簡直是黑顏色，將來的事情定是玫瑰色了。大家又說起了作坊，里昂，郎德爾倫街，以及這可憐的教士，說到教士大家尚多麼的愛他……

忽然小物件便起身要走了……

老亞奴戚然的說道：『就要走了嗎！』

小物件告了罪；因他在起身之前還要去一個城內人，是一個重大的訪候……真個抱歉！大家相處得如此其好的……大家還有許多待說的話哩……畢竟，既然應該走，既然達利先生要去看一個城內人，於是他那『周遊法蘭西』的朋友們也不挽留他久坐了……『一路平安，達利先生！上帝指導你，我們親愛的主人！』一直到街心裏，讓比野羅爾同他的老婆一路說着他們送別的言詞伴着他。

你們可知道這是一個甚麼樣的城內人，小物件在起身之前所願去看的？

就是那作坊，就是他非常愛過並且非常哭過的那個作坊……就是那花園，那機械室，那

大楓樹，所有他兒童時候的一些朋友，所有少小光陰中的一些樂趣……你們有甚麼辦法呢？人心自有他的薄弱處，他只能愛他所能愛的，乃至愛到樹木，乃至愛到石頭，乃至愛到作坊……況且，我曾向你們說過那老魯濱孫的歷史，自回了英國，又再航海出來，不曉得走了幾千海里，特爲來重看他的荒島。

小物件才走了幾步，爲來重看他的故物，所以不足爲奇。

那大楓樹從屋上伸出他亂蓬蓬的頭來，已認識他那老朋友，正大脚步的對着他走來。很遠的他們便向他打起招呼，並且彼此傾着身子，好像說：『看那達利愛酒特！達利愛酒特回來了！』

他走得極快，極快；然而一到了作坊跟前，就忽然站住了。

那灰色的高牆上已不復有夾竹桃同石榴的樹杪……也沒有窗櫺，也沒有樓屋；更沒有機械室，只是一所修道院。門上面一個紅砂石的大十字架，四周稀稀幾個拉丁字。

哦，苦惱！作坊已不是作坊；却是一所加爾麥立特修道院，此處是男子從不能進去的。

(五) 謀你的生活

撒爾郎德是色維倫的一個小城，建築在一帶狹谷的深處，四面高山圍繞彷彿一道高牆。太陽照着時，就是火爐；北風吹着時，就是冰山……

我到的這夜，從早晨就吹着北風；雖然是時已在春天，而小物件踞在公車頂上，才一進城，就覺得那寒氣直透心臟。

街道又黑暗又荒涼……在校場上，有幾個候車的人，在那不甚光明的候車室前緩步的徘徊。

我剛剛走下車頂，一分鐘不遲延，便尋路往公學來。我很急忙的就要去就職。

公學離校場並不遠；穿過兩三條寂寞的大街後，那替我運箱子的人便在一所大屋子跟前站住了，那屋子好像死了多年似的。

他一面舉起那極大的門槌來敲門，一面說：『這裡就是了。』

我們進了門。我便在那穹窿下面，黑影裏等了一分鐘。那人把我的箱子放在地上，我付了

工資，他就很快的走了……沒多久，一個醉醺醺的看門人，手上拿着一盞大提燈，走到我的身畔。

他帶着一種睡態向我道：『你當然是個新學生了？』

『我並不是學生，到這里來要算是監學；請引我到校長處去……』

看門的吃了一驚，把他的便帽略略舉了一舉，並邀我到他的門房裏去等一分鐘。因為一刻鐘前，校長同那般孩子們都往教堂去了。須等晚禱畢後，方能引我去。

在這門房裏，大家已用畢晚餐。一個長着八字鬚鬚的放蕩漢子挨在一個又瘦又小又貧寒的婦人身畔，正啜着一盃燒酒，那婦人黃得像一個凍梨，煖衣擁到耳邊，用一條褪色搭巾蓋着。

那長八字鬚的人問道：『甚麼事呀，喀沙捏先生？』

看門的指着我答道：『就是這位新監學……這先生怎的矮小，我起初還以為是一個新學生。』

那長八字鬚的人從他酒盃上把我看着道：『果然，我們這里果有許多學生，比這位先生還高大，還年長一點……如像年長的維以湧，便是一個例。』

看門的更道：『還有骨碌惹哩。』

至此，他們便低聲的交談起來，鼻子埋在惡劣的燒酒裏，並時時拿眼睛來瞅着我。忽然鐘聲響了；一陣很大的步履聲便在門前走過。

喀沙捏先生遂起身向我說道：『晚禱畢了，我們上樓到校長處去罷。』

他取了他的提燈，我便跟在後面。

這公學彷彿很大……幾道無盡的走廊，幾處廣大的穹窿，幾道帶着精製鐵欄的大梯……但都是舊的，黑的，烟薰塵撲的……看門的告訴我在革命以前這房子是一所海軍學校，容有八百個學生，都是很貴族的。

當其他把這些珍貴的知識給了我後，我們便走到了校長的辦公室前……喀沙捏先生輕輕的把那兩扇障呢的門推開，並在木框上叩了兩下。

裏面回了一聲：『進來！』我們便進去了。

這辦公室很寬大，用綠呢裝飾了的。靠後，在一張長桌跟前，校長正在一盞放白光的燈下寫字，那燈罩遮得矮矮的。

看門的把我推在他的前面道：『校長先生，瞧這位新監學，他就是來替代色里野爾先生的。』

校長並不停手的道：『就是了。』

看門的鞠了一躬便出去了。

校長寫畢之後，回身來對着我，我始能盡量看出他那又乾又青的小面孔，兩隻無色彩的冷靜眼睛灼灼的放出光來。他哩，他那一面，因為要好生端相我，遂將燈罩舉起，並把一隻單眼鏡挂在鼻子上。

他遂在他軟椅上跳了起來叫道：『却是一個小孩子！弄了一個小孩子來怎樣辦呢？』

這一來，小物件就恐怖得了不得；覺得已被人趕到街上，沒有救了……他僅能強勉訥訥

的說了兩三語，並把薦書呈與校長，他就是因此才來的。

校長接過信來，讀了一遍，又讀了一遍，把信疊起，又把信展開，再讀了一遍，末後他才向我說，幸虧大學校長那樣特別的保薦，幸虧我家庭的尊貴，縱然我太年輕使他耽心，他仍允許我在他這里服務。接着他就把我新任職務的重大處演說了一長篇；可是我並沒有聽見。我這一方，最要緊的只須人家不驅逐我……

我正在心情擾亂之際，一個可怕的鐵器聲音忽把我警覺了。我急忙回轉身去，覺得正對着一個生着紅鬚的長人，他走入辦公室時並沒有人聽見：這便是總管理員。

他腦袋偏在肩膀上，帶起極其溫和的笑容把我看着，一面搖着懸在他食指上的一個鑰匙環子，那上面大大小小套了好些鑰匙。那笑容雖對我表示出他的溫情，但那鑰匙却用着一種可怕的聲音呼叱起來——嘩喇！嘩喇！嘩喇！——很使我生畏。

校長便道：『尾約先生，你瞧色里野爾先生的替人來了。』

尾約先生鞠了一躬，並對我笑着，直是世界上最和藹的人。他的鑰匙，却相反，拿起一種又

狡猾又惡劣的樣子來搖擺着，好像是說：『這個小人兒來代替色里野爾先生呀！罷了！罷了！』

校長也同我一樣明白這鑰匙所說的話，所以才歎了一聲道：『我覺得失了色里野爾先生，實是我們一件不可償的損失（至此那些鑰匙也迸發出一種真正的咽哽來……）但我已決定若果尾約先生願意把這新監學置於他的屏藩之下，並且把他對於學校的規律秩序，管理上的各種思想，都願一一銘印給他，或於色里野爾先生走後不致有十分的困難。』

尾約先生仍然是笑容滿面極其溫和的答應，拿他的良心來照應我，並極願拿他的計畫來幫助我，但那鑰匙却沒有善意，那東西，只聽見他東搖西擺並顛狂的吼道：『如果你亂動了，小怪物，要受罰的。』

校長末後便說道：『愛洒特先生，你可以去了。今夜，你還得到旅館去安息……明天八點鐘再到這裏來……請罷……』

於是他使用着一種客套樣子來送別我。

尾約越是笑容滿面，越是溫和，一直陪我走到門口；可是在別我之前，忽把一個小冊子放

在我的手中。

他向我說道：『這就是學校的規則。請拿去細讀並請拿去研究。』

跟着把門打開，我一出來便關了，一面搖起他的鑰匙……嘩喇！嘩喇！嘩喇！

這般先生却忘記了拿燈光來照我……我就在那極黑暗的大走廊中亂走了一會，摸着牆來試探我的去路。漸遠漸遠，有一點兒月光從一個高窗的窗櫺間射入，才幫着我打定了方向。猛然之間，在那夾道的暗地裏，有一點光線射出，直向我這方走來……我趕走了幾步；那光便大了，挨近了我，從我身畔走過，離遠了，不見了。這彷彿是一個幻影，然而任他經過得怎的快，我究竟得着了一些零星的印象。

原來是兩個女人，或者是兩個影子……一個是老婦人，有了皺紋，又矮小，曲腰駝背的，帶了一付大眼鏡，直遮了她半邊面孔；那一個，又年輕，又輕盈，身材稍稍細長一點，如像普通所謂幽靈似的，但有一即通常幽靈所無的——一雙黑眼睛，很大，而且非常之黑，非常之黑的……那老婦人手上提着小小一盞銅燈；那黑眼睛哩，却沒有拿甚麼……兩個影子從我身畔

走過時，又快，又寂靜，並且不曾看我，她們一直隱沒了好久，我還站在原來的地方，於一種又愛慕又害怕的印象之下。

我雖再摸着去走我的路，但心裏却跳得利害，並且在我跟前的黑影中，我總覺得那帶眼鏡的可怕的仙姑似還挨着那黑眼睛在行走的一樣……

然而又感着要去尋覓一個度夜的宿處；這倒不是一樁細事。幸而，那長八字鬚的人，我正碰着他在看門的門房跟前抽他的烟斗，立刻就答應了我的請求，允許引我到一個價錢又不貴又好的小旅館去。你們請想，我得他允許時是何等的快活。

這長八字鬚的人帶着一種善良孩子的神情；行路時，我已曉得他名字叫做羅熱，是撒爾郎德公學中教跳舞，馬術，擊劍，體操等科的教習，曾在非洲輕騎軍中服了許久的軍役。這件事就很引起我對於他的同情。原來孩子們常常都帶有喜歡兵士的感情的。所以我們緊緊把手握着在旅館門前告別時，顯然就預約將來須變成一雙好友。

現在，我來給讀者一個供狀。

當其小物件覺得獨自一人在這間冰冷的房裏，在那尋常不知名的旅館床前，遠隔着他所心愛的人時，他的心簡直碎了。這位大哲學家快要哭得像一個小孩子似的了。生活現在威嚇着他；在生活的跟前他只覺得軟弱無能，於是他便哭了起來，哭了起來了。忽然的，在他淚花中間，自己的幻象遂在他眼前閃出；他看見了那荒蕪的屋宇，那失望的家庭，母親在這里，父親在那里……屋瓦也沒有了！火爐也沒有了！因之，便忘記他個人的不幸只想着全家的愁苦，小物件遂取得了一種偉大而良好的決心：就是要重興愛洒特家庭，並且由他獨自一人把家業重興起來的決心。跟着，既是在生活中尋得了這個高貴的目的，於是就振奮起來，拭去了一個丈夫的貴重的眼淚，拭去了一個重興家業者的貴重眼淚，一分鐘不耽擱，便展開那本尾約先生的規則文章來瀏覽他的新職務。

這規則，尾約先生，即是這規則的作者，親手抄下的，確是一種專書，秩序井然的分作三部：

第一，監學對於長上的職分；

第二，監學對於同僚的職分；

第三，監學對於學生的職分。

所有種種情形這里都說明了，自打破窗上玻璃起，一直到自修室中同時舉起兩隻手來問話止；所有關於監學的一切生活這里也記載得很詳盡，自辛俸數目起，一直到每餐應享受的半瓶紅酒止。

規則的末尾載了一篇很好的詞令，也就是對於規則自身好處的一篇演說；但是，小物件縱然非常尊重尼約先生的著作，可是實在沒有力量把他看完，於是——剛剛在那演說最好的一段上——他便睡着了……

辛俸而保遠的妙題，妙極。

第二天，八點鐘，我到了公學。尼約先生站在門前，鑰匙環拿在手上，正照管校外生入校。他遂拿起溫和不過的笑容來接待我。

他向我說道：『請在穹門下等一等，待學生們進去了，我再把你介紹給你的同僚。』

我便在穹門等着，緩步的徘徊起來，一面一躬到地的敬禮各位教習先生們，但先生們都氣喘吁吁的一瞥就走過了。只有一位先生還了我一禮，這是一位司鐸，一位教哲學的教習，

尾約先生便向我說：『這是個古怪人』……當下我就很喜歡這古怪人。

鐘鳴了。各班都上了課堂……遂有四五個二十五至三十歲的年輕人，穿得不甚好，面容也都尋常，一路亂跳了來，一見尾約先生的神情便都止了步。

總管理員遂指向他們道：『先生們，這位是愛洒特先生，你們的新同僚。』

說着，他深深的致了一敬便走了，仍然是笑容滿面，仍然是腦袋偏在肩頭上，仍然是搖着他那可怕的鑰匙。

同僚們同我，我們都靜靜的互看了一會。

他們中間一個極肥極大的人便先說了起來；這即是色里野爾先生，有名的色里野爾先生，我將要代替他的。

他用着一種快樂的聲調叫道：『罷啲！這樣說來那一個跟一個的監學，簡直是一個不如一個了。』

這是一種表示我們中間身材太不相同的隱語。大家都笑得很利害，很利害的，我就是第

一個發笑的人；但是我敢向你們斷言那時候的小物件，直願把靈魂賣給魔鬼，只求把他身材加高幾寸。

那肥人色里野爾一面伸着手向我，一面又說道：『這倒不要緊，縱然大家不是生來在一個尺度之下，但彼此都可一口氣喝空幾瓶的……請同我們來，同僚……到巴爾北特咖啡店喝我一盃告別酒；我願意你也在一處……大家可以做個飲壽的相識。』

巴爾北特咖啡店，我新同僚引我來的這所在，位置在校場的面前。一般駐防的下級軍官們都在此地來往，一進門去就碰見了許多的軍帽和許多懸有劍鈎的帶子。

這一天，因是色里野爾的行期以及他的告別酒，所有常往來的人遂都集合齊了……一到之後，色里野爾遂把我介紹給那般下級軍官，大家都極懇切的來接待我。然而實說起來，小物件的到來並不生甚麼大感情，所以很快的我便被人忘記的，只是怯生生的躲在那廳子的角上……當酒盃都斟滿的時節，那肥人色里野爾遂走來坐在我身邊；他已把外套脫去了，齒縫間啣着一個泥製的長烟斗，用碎磁把他名字的字母嵌在上面。所有的監學，一到

巴爾北特咖啡店，每人都有一個這樣的烟斗。

這肥人色里野爾遂向我說道：『哎！同僚，你瞧着在這職務中間還很有些好時光……總之，你到撒爾郎德來對於你治事之初的確是很好的。第一巴爾北特咖啡店的茴香酒就是有名的，次則那一方就是學校裏，於你也不很壞。你以後去監督那些小人兒，須要像大家拿小鞭子指揮那般頑童們。當然看得見我是怎麼樣的待遇他們！校長並不惡劣；同僚們都是些好少年；只有那老太婆和那尾約老爹……』

我戰慄着問道：『甚麼老太婆？』

『哦！你不久就認識她的。晝夜一定的時間，大家俱碰得見她在學校中散步，戴一對大眼鏡……這是校長的叔母，任着這里經濟上的職務。哈！這惡婆子！我們若果不餓死，這就不是她的過錯了。』

色里野爾的人似乎都是如此。

在色里野爾所給我的外貌上，雖然我覺得很忸怩，但我却認識是那戴眼鏡的仙姑。十來次，我都打算在我同僚話句中斷的時候問他：『那黑眼睛呢？』可是我不敢在巴爾北特咖啡

咖啡店中來談黑眼睛呀！……

於時告別酒已動手了，酒盃斟滿了，斟滿的盃又空了；飲壽的，喊着哦呀哈呀的，球竿在空氣中揮動的，撞來撞去的，大笑的，又說又笑的，悄悄說話的……

漸漸小物件也覺得不甚胆怯了。離開了他的屋角，並且在廳子中間緩緩步起來，高聲說話，酒盃端在手上。

此刻，那般下級軍官已是他的朋友了；他厚起臉皮向其間一個人敍說他是一個富室兒郎，因為同着一般瘋狂少年遊蕩，人家才將他趕出了家庭的；他來當監學是為的生活，但他並不想長久留在學校裏……你們懂得了，既然有如此其富的一個家庭……

然而，我們的結合真不該呀！當其在巴爾北特咖啡店大家只知我是一個叛家的子弟，一個狡童，一個惡劣的怪物，並不知道，如大家將來可以相信的，是一個被憂患譴責，來管理幼童的可憐少年，所以衆人都以青眼來看待我。那般頂老的軍官們都很敬重的來同我交談；過了一些時：到分手的時候，羅熱就是那劍師，就是我昨夜相識的那位朋友，遂站了起來端

着酒盃來給達利愛酒特飲壽。你們請想那小物件是如何的矜貴。

給達利愛酒特飲壽便是分散的表示。其時已九點三刻，即是要回學校的時間了。

拿鑰匙的人正在大門下等候我們。

他便向我那位被告別酒喝來立不穩脚的肥同僚說：『色里野爾先生，這是末一次了，請把你的學生們引到自修室去；等他們進去後，校長先生同我，我們便好來安置新監學了。』果然，幾分鐘後，校長，尾約先生以及新監學，都做得很莊嚴的走入自修室。

校長在一篇不很長的演說中把我介紹給學生們，可是演說裏却裝滿了的訓詞；接着他就出去了，隨在後面的便是那位被告別酒喝來一陣一陣有些顛頓的肥人色里野爾。尾約先生留在最後。他並不演說，但他的鑰匙，嘩喇！嘩喇！嘩喇！却用着一種極可怕的样子來代表他說話，嘩喇！嘩喇！嘩喇！何等的威嚴，把所有的腦袋都駭來躲在桌面下，就是那位新監學自己也不安甯起來。

不久那可怕的鑰匙才到外面去了，於是一大堆狡猾的面孔便從書桌後面伸了出來；所

有的鵝毛管筆都啣在嘴上，所有又光明又機詐又狡黠的小眼睛都注定了我，並且一種切切私語的聲音遂從這一張桌子傳到那一張桌子。

我攀上了我的講臺時，微微有點打戰；於是便強勉把一種暴戾的眼光向四周遊行了一遭，跟着，又振起我的聲音，在桌上重而且脆的拍了兩下叫道：『用功，先生們，用功呀！』就這是小物件開始他第一次自修的情形。

(六) 小學生們

都不惡劣；這些孩子們。他們從未使我洩過氣，我也很愛他們，因為他們尚不覺得這是公學，從他們眼睛裏就看得出他們的靈魂來。

我從未責罰過他們。有甚麼壞處呢？我們爲甚麼要去處罰雀兒們呢？……

自修室中年紀最大的才十二歲。十二歲呀，我請教你們那肥人色里野爾却自誇是拿小鞭子來指揮他們的呀！……

我却不用小鞭子來指揮他們。其實我試出他們仍然是良好的。

有幾次，當他們很安靜時，我就給他們講說一段故事……一段故事啊！……何等的幸福！趕快，趕快，課本也掩了，書也關了；墨水壺，三角板，筆管，都夾七夾八的丟在書桌裏面；接着把手腕交叉在桌子上，睜起大眼睛來細聽。我曾爲他們編了五六段小說上的故事：如「一個蟬子出世」「兔子約翰的不幸」之類。這些故事很足以娛樂我的小人兒們，就我自己也足以自娛。不幸尾約先生却不懂得我們這種娛樂。

每禮拜有三四次，這帶鑰匙的可怕的人總得在學校裏循環監察一回，來看所有的人是不是按照規則在行事……因而有一天，他來到我們的自修室，正碰講兔子約翰的故事。剛在最動聽的時節，尾約先生進了自修室，很奇怪的看着。小人兒們都狼狽起來，彼此互看着。講故事的人也即刻停止了。兔子約翰，打斷了，一隻脚尙翹在空中，正豎起他一雙可怕的大耳朵。

尾約先生站在我講臺前，笑容可掬的拿起他驚詫的目光向着那些空書桌看了一遍，他雖是不言語，但他的鑰匙却很利害的搖了起來：『嘩喇！嘩喇！嘩喇！』好奇怪，何以大家都不用

功了？』

我非常戰慄的強勉來慰藉這可怕的鑰匙。

我便訥訥然的說道：『這般學生們在這幾天都很用功……我打算談一段故事來獎勵他們。』

尾約先生並不回答我。笑着點了點頭，最後還把鑰匙怒吼了一次方出去。

就這下午，在四點鐘休息的時候，他遂向我走來，仍然是笑容滿臉的，仍然是不發一語的，只把本規則遞給我，正翻在第十二頁上：『監學對於學生的職分。』

我懂得了是不應該談故事的，於是我就絕口不談了。

接連好幾天，我的小人兒們都很難慰藉。因為他們缺少了兔子約翰，但這故事却深深埋在我的心中不能再向他們談了。我多麼的愛他們，你們是知道的，這般頑童啊！我們從不想離散……這公學很有界限的分了三班：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每班各有他的院子，各有他的寢室，各有他的自修室。我的小人兒就歸我照料，完全歸我照料。約沒我照料了三十五個

孩子。

在別一方面，我沒有一個朋友。尾約先生雖然常以笑臉相待，休息時挽着我的手臂散步，並給了我許多規則上的指導，但我却不喜歡他，也不能夠喜歡他；他的鑰匙使我害怕得很。校長哩，我從不曾看見過他。教習們都很輕蔑小物件，往往從無簷的帽子上把他看着。至於我的同僚們，都同情於帶鑰匙的人，對於我顯然是生厭的；況且，自從我被介紹給一般下級軍官後，我並不會再往巴爾北特咖啡店去過，因而這般好人更難原諒我了。

以至於看門的喀沙捏也不是我的朋友，以至於劍師羅熱也不和我相近。其中尤以劍師彷彿是故意要恐嚇我似的。每每我從他身畔走過時，他總是做出一種野蠻樣子來捋着他的八字鬚，並且輪動着他的大眼睛，直像要手刃一百個亞刺伯人的光景。

在這種普通不同情的跟前，我只正直的循着我的本分。那中學班的監學同我分占了一間小房間，在三層樓上，屋頂底下；每當上課時，那里就是我藏身之地。因為我的同僚全然是在巴爾北特咖啡店過他的日子了，所以那房間遂屬了我；這便是我的房間，我的家了。

我只要一進去了，就把自家關鎖在裏面，把我的箱子拖來——我房間裏是沒有椅子的——放在一張墨痕污遍，刀痕刻滿的舊桌子前，把許多書放在上面，於是就工作起來……

此時，已是春天了……我往往舉起頭來，便看見蔚藍的天色，同那院子裏已經放了葉子的樹子，外面靜無聲響。有時只有一種學生背誦他功課的懶聲，一種教習發怒時的叱聲，一種麻雀在葉底的鬬口聲……此外，甚麼都入了靜境，學校竟帶了一種睡態了。

小物件哩，他並不會睡。他也不夢想，倒是一種可敬的睡態。原來他正在用功，毫不懈怠的用功，大嚼起種種希臘拉丁來使他的腦筋跳動。

有幾次，在他裝滿了枯燥東西的心上，一個奧妙的指頭，忽來叩着他的心門。

『是誰？』

『是我，詩神，你的老朋友，紅抄本婦人，快點給我開門，小物件。』

但小物件始終不去開門。他確乎很被詩神搖動了，我說老實話！

見鬼的紅抄本！重要的一刻鐘要做多少希臘論文，要經過多少學士考試，要成就多少教

授的名稱，並且多麼快的便可重興起愛洒特家一個嶄新的家業。

我雖得了些好光陰，一樣也有些壞光陰。每禮拜兩次，禮拜日同禮拜四，便得引着孩子們去散步。這種散步對於我便是一種刑罰。

我們照例是到草地上去，是一片廣大的細草地，氍毹似的展在山脚下，雖城只有半法里遠近。有幾株大栗樹，三四家塗黃色的村酒店，一道鮮活的泉水碧綠的流過，這地方看起來實是惹人歡喜惹人快活……三班學生本是分開的；散步這一次，却合在一起由一個監學照管，這監學永遠都是我。那兩位同僚多半被大學生請到左近村酒店喝酒去了，因為從沒有人請我，所以我就留下來照管學生們……在這好風景的地方却是一樁困難的職務呀！假若天氣極好，蔭着栗陰，躺在綠草地上，拂着『色爾包萊』的草香，聽着細流的歌聲……然而這些都更換了，只是照料，呼叱，責罰……把全校的學生都帶在我的手下。這真可怕……但是最可怕的，倒不在草地上的管理，轉在同着我這一隊，小學生這一隊，從城裏穿過的時候。別的队伍步伐都很整齊而且鞋跟都一起一落的響着！以此愈覺有規律有精神。我的

小人兒們哩，他們簡直不懂得這些好處，並不依着行列走。彼此牽挽着沿途談話。我極力向他們叫道：『保着你們的距離！』但他們並不明白，仍是隨隨便便的走去。

我這一行的頭幾個我還滿意。都是我特別選出那最大最正經的，他們也都穿着出外的衣服，但一到末尾，便多麼的紛亂！多麼的放肆！一羣瘋狂的兒童，頭髮也是蓬亂的，手也是齷齪的，短褲也是破爛的！我簡直不敢看他們。

你們可懂得我仍舊是這一身行裝在撒爾郎德街上露面的失望，尤其以禮拜日爲甚……到處的鐘聲合鳴起來，各街上墮滿了的人。碰着那女學校的姑娘們往教堂去做晚禱的，都極時髦的戴着玫瑰色帽子，極雅致的穿着灰珠色褲子。而我却穿着一身破衣服，帶一羣惹笑的學生，從中間穿過。多麼可恥呀……

就在這一羣一禮拜引往城裏散步兩次，亂髮蓬蓬的小頑童中間，更有一個頑童，是一個半住校生（譯者註：就是在校寄食不寄宿的學生）以他的醜形同他的爛衣服尤其使我失望。

請想這一個駭人聽聞的小矮人，矮小得委實可笑；並且又醜，又齷齪，又不甚梳洗，又穿得不好，臭得和溝裏污水一樣，他尤其使人駭然的，還是一個跛子。

邦邦——我們給他的綽號叫邦邦，因為他走路不合規矩——邦邦從前還是一個貴家子弟。這件事並不費力，只從他的模樣，只從他說話的態度，尤其可以從這個地方中和他一般有關係的人的身上看得出來。

所有撒爾郎德的頑童，都是他的朋友。

虧得是他，每當我們出行時，我們一羣人的後面總有一夥惡孩子圍繞着，提着他的名字叫邦邦，翹起指頭來指他，拿起栗子壳來擲他，並且還有種種的惡作劇。我的小學生們都非常高興，但我却一點不笑，並且每禮拜還要把學生邦邦的情形向校長報告一次，以及在他跟前所牽惹出的許多紛擾。

不幸我的報告總沒有回音，我仍舊不得已的伴着這再沒有他這樣髒，再沒有這樣跛的邦邦先生在街上露面。

其間有一個禮拜日，一個有佳節的禮拜日，太陽很好，他走了來同着去散步，在一種這等打扮中，真令我們吃驚不小。你們簡直想不出像甚麼。烏黑的手，鞋上沒有帶子，泥濘弄上了頭髮，差不多不會穿短褲……直是一個怪物。

當其我看見他在人叢中歸了行列時，安安靜靜並且笑容可掬的彷彿沒有甚麼事似的。我便生了一種又恨又怒的感情。

我向他呼叱道：『走開！』

他用着一種又悲戚又微笑的神情看着我，他的眼睛懇求不要驅逐他；但我却不答應，竟將他單單的剩下走了，於是他就呆立在街的中間。

我以為這一天總可將他擺脫了，剛剛走到城門時，我後隊裏忽笑了起來，忽切切私語起來，引得我回過頭去。原來在我們四五步之後，那邦竟很莊重的隨着我們散步來了。

我遂向前面兩個引頭的說道：『開快步。』

學生們都懂得是要來玩弄跛子的，於是全隊人都像火車似的飛跑起來。

有時大家回轉身特爲來看那邦邦還能不能跟了來，大家便都笑了起來望見在那一方，很遠的，有一個拳頭大的人影，在路上塵土中間盤旋，夾在一般賣點心賣檸檬水的小販中間。

這個發狂病的人差不多同我們一齊來到草地上。只是臉色已累青了，把腿子抱着撫摩。因而便觸動了我的心，對於我這虐政不免生了一點愧悔，我遂很溫和的把他叫我身畔。他也穿了一件紅格子花，小小的舊套衫，和小物件在里昂公學的套衫一樣。我立刻就認識這件套衫，便自己在心裏說道：『可悲呀，你不羞嗎？這就是你，這就是小物件也一樣把人痛苦了來自娛。』於是眼眶裏也裝滿了的眼淚，便用着我全副心腸來愛這可憐的式微子弟。邦邦坐在地上因爲他的腿子使他不便，我就坐在他身畔。我向他談話……我又爲他買了一個橙子……我很想替他洗一洗腳的。

從這一天起邦邦遂變做了我的朋友。於他身上我很學得了些感人的事情……

他是一個釘馬掌人的兒子，他父親到處都在恭維教育事業，勞苦着他的四肢，這可憐的

人啊！只爲送他的孩子到公學來做個半住校生。但是，不幸啊！邦邦畢竟不宜於公學，他在這里實得不了多少利益。

自他進校的一天，人家就給了他一冊畫直線的範本向他說：『畫這些直線。』於是一年以來，邦邦還在弄這個直線。甚麼直線呀，偉大的上帝……烏龜，齷齪，跛腳，不良於行的，都是邦邦的直線啊……

沒有一個人睬他。在各班中又沒有他特別的地方；通常，他只看見課堂的門開了他就進去。有一天，大家尋着他正在哲學課堂上忙着畫他的直線……這邦邦直是一個滑稽的學生！

我好幾次看見他在自修室裏，俯伏在他的紙上，又在出汗，又在喘氣，吐着舌頭，一手緊捏着筆，並把全身的氣力支在上面，彷彿打算連桌子一齊鑽透似的……每畫一筆總要傾些墨水在上面，每畫完一行，方才縮回他的舌頭，並且揮着手來休息一回。

現在邦邦正使盡氣力來工作，我們已是好朋友了……

往往他畫完一頁紙，必要極熱心的手足並用攀上我的講臺，把他的傑作放在我面前，一言不發。

我總是親熱的拍他一下，並向他道：『這就很好呀！』其實很醜，但我不願損他的勇氣。因此，漸漸的，這些筆畫也開始拉直了，筆也不大噴墨了，課本上也沒有許多墨痕了……我相信我將可以開始來教他幾件事情的；不幸，那命運却把我們分開了。因為中學生的監學離了學校。一學年又快要到末尾，校長遂不欲另覓新監學。只安置了一個長有鬚子的修詞科學生到小學生的講臺上，我就擔任了中學生的自修。

我估計這件事情對於我直似一椿災害。

第一，中學生們就駭着我了。在草地上的日子我已看見他們的舉動，所以一想到我將要無了期的去同他們生活，便覺得心都緊了。

其次就是須得離開我的小人兒，我的小人兒們我是何等的愛他們……那長鬚子的修詞科學生將怎樣的待遇他們……將怎樣來變化那邦？我實是不幸極了。

就是我的小人兒們也一樣的不安寧看見我要走了。這一天是我最後監督他們，鐘鳴的時候很有一點感動……他們都願來同我抱吻……有幾個，我敢向你們擔保說，竟尋了好些可愛的話來對我說。

邦邦呢？……

邦邦並不言語。只是，到我要出去的時候，他才走近我身畔，很忸怩的，拿了一冊直線範本。是他爲我用心畫的，很莊嚴的放在我手上。

可憐的邦邦呀！

(七) 監學大爺

我於是遂取得了中學生自修室的責任。

在那里我算會着了五十個惡劣的怪物，都是十二歲到十四歲肥頭大耳的山上人，都是佃田發財人的兒子，他們父母送他們到公學來只爲學做小紳士的，出了一百二十佛郎三個月的高價。

又惡俗，又粗魯，又驕傲，彼此談着一種色維倫人難聽的土話，我一點不懂，他們差不多都有兒童在變喉音時的那等特別醜態，又粗又紅又帶有凍瘡的手，害了感冒病的小公雞的聲音，愚人的眼光，但這些尙是學校的香料哩……他們極快的就恨起我來，不必待認識我。對於他們我便是仇人，便是監學大爺；自從我坐上講臺的一天，在我們中間就發生了一種戰爭，一種猛烈的戰爭，從不停戰，隨時都有的。

哈！慘酷的孩子們，他們何等的痛苦我呀！……

他們斷不會再想起我的，我尋思來，他們再記不起小物件，也記不起那隻體面的單眼鏡，就是他買了來特爲裝飾那嚴重樣子用的……

我的舊學生們現在都長成人了，成正經的人了，如蘇伯羅耳做了色維倫上部幾處地方的註冊吏；維以湧（年少的一個）是官署中的書記；陸比是藥店商；布釀格是獸醫。他們都有位置，各有噉飯所，如其所能的了。

然而有些時，當他們在俱樂部或教堂的空場上會見時，想到在學校的好光陰，因此或者

還說及我。

『喂，書記，你還記得小愛洒特，我們撒爾郎德的監學大爺，他的長頭髮以及他那張嚼紙的面孔麼？我們對他做了多少有趣的惡作劇呀！』

這倒是真的，先生們。你們曾經對他做的那些惡作劇，你們舊監學大爺尚沒有忘記哩！哈！不幸的監學大爺！他真足以供你們的笑啊……你們也使他傷哭了呀……不錯，哭了！

……你們使得他哭了，才成功了你們最好的惡作劇……

這種被圍在惡意中間非常可怕的生活，因為常有驚恐，所以常要留心，因為常懷惡意，所以常須戒嚴，這直是極可怕的刑罰——大家做出這些不正當的事却也不是安心的——極可怕的疑懼，到處都見有陷穽，不會安靜的睡過，不會舒服的吃過，乃至在停戰的一分鐘間，自己也常這樣說：『哈！上帝……現在他們又將怎樣作弄我呢？』

然而——我不願撒謊——我換了自修室之後却也得了一些好處：現在，我看見黑眼睛了。每天有兩次，在休息的時候，我遠遠的望見她在第一層樓的一扇窗子後面工作，那窗正

臨着中學的院子……她那一對眼睛，比甚麼還黑，比甚麼還大，從早到晚都垂頭在那里做一件無窮盡的縫紉；因爲他能够縫紉，所以便不疲倦的來縫紉。那戴眼鏡的仙姑把她從孤兒院中領出，就專爲的縫紉，除縫紉外便無別事——黑眼睛也不知道她的父也不知道她的母——一年一年，她只是縫紉，在那可怕的戴眼鏡仙姑的無了期的眼光之下，不中止的縫紉，不中止的轉着她身旁的紡線竿。

我哩，我已看見她了。這休息時間彷彿太短。我直打算就在這扇窗子下面度過我的一生，因爲有黑眼睛在那後面工作。她一樣兒知道我在那里。有時從她縫紉物上舉起頭來，由眼光帮着，我們就交談起來——但我們並未說話。

『你是很不幸的嗎，愛洒特先生？』

『你也一樣嗎，可憐的黑眼睛？』

『我們，我們又無父又無母的。』

『我麼，我父親和我母親都在遠方。』

『那戴眼鏡的仙姑是可怕的，你可知道。』

『孩子們也很使我痛苦的罷了。』

『勇敢一點，愛洒特先生。』

『勇敢一點，體面的黑眼睛。』

大家從未很長久的交談過。我常常害怕看見尾約先生同他的鑰匙出現——嘩喇！嘩喇！嘩喇！就在樓上，窗子後面，黑眼睛也一樣有她的尾約先生。往往在一分鐘會話之後，她就很快的垂下頭去，並且在那鋼邊大眼鏡的凶惡目光之下又重做起她的縫紉來！

還有日耳馬倫教士我也很喜歡的……

這日耳馬倫教士是哲學教習。他帶着一種古怪的脾氣來生活，學校中衆人都畏懼他，乃至校長，乃至尾約先生。他用着一種又嚴重又威猛的聲音說不多的幾句話，大家也多是爾汝相呼的，並且大踏步的走着，腦袋仰在後面，道袍提起，把他有環子的鞋後跟弄得很響，——如像一條龍似的。他身材高大而且強健。許久我都相信他是很美觀的，但有一天，很近的看

見他，我始覺得他那高貴的臉上早已被天花豆癩弄成一個駭人的模樣。無一邊面上不是刺碎的，割破的，縫起的，直是一個穿道袍的米拉波了。（譯者註：米拉波生於一七四九年，死於一七九一年，是法蘭西大革命時的名人，也是法國歷史上著名而麻的人。）

教士在學校的一端，大家稱之爲『老公學』的那方，占了一間房子，在那里孤獨而且黑暗的生活。從沒有人到他那里去，除了他兩個兄弟，兩個惡劣的無賴子就是在我自修室中的，因爲他正在教育他們……晚間，大家穿過院子上寢室去時，總望得見那老公學傾頽黑暗的建築物的樓上，一點青白色的火光終夜不熄：這就是日耳馬倫教士的燈光了。屢次如此，早晨，六點鐘下樓到自修室時，從那薄霧中，我仍望見那燈還燃着的，日耳馬倫教士並不會睡……大家說他正在做一部哲學的大著作。

我呢，在認識他之前，便覺得有一種濃厚的同情對於這奇怪的教士。他那駭人而美觀的面孔，很帶着聰明，惹我注意。只是大家向我說起他那離奇的地方以及他那暴戾的性情，使我好生害怕，竟不敢向他走去。然而我去了時，倒於我有幸。

我須向你們說，那時候我正渾身沈溺在哲學史裏……對於小物件真是一件困難的工作啊！

有一天，我極欲一讀恭底亞克的書。

不幸極了，學校藏書室偏沒有這書，撒爾郎德的書店也未賣有這類的書。我遂決意往日耳馬倫教士那里去，但這怪人又極震駭我，我之敢於走上他那陋室去，因為太敵不住我對於恭底亞克先生的愛情的原故。

可是一到他的門前，我兩腿已駭得打抖……我極溫和的在門上叩了兩次……

一個底堂的聲音應道：『進來！』（譯者註：底堂是天神名）

那可怕的日子馬倫教士跨坐在一張矮椅上，兩腿攤開，道袍曳了起來，讓人看見那腿上的粗筋，在黑絲襪子裏隆隆的突起。正靠在椅背上，讀着一本紅書脊的哲學書，並大聲的抽着。一隻又短又小的烟斗，那烟便從大家所謂的『火口』中冒出。

他只是把眼睛從他的哲學書上面看着我道：『是你呀！……日安！起后安適嗎？……你要

甚麼？』

我立刻就乘機說明我此來的目的，並請求這本有名的恭底亞克。

日耳馬倫敦士笑着回答我道：『恭底亞克！你願意讀恭底亞克！好奇怪的思想……你不很願意來陪我抽一斗烟嗎？把挂在那牆上一隻體面的印度長烟斗取給我，就抽這個……你便覺得，這比地球上所有的恭底亞克還好。』

我紅着臉，做了一個請求原諒的樣子。

『你不願意嗎？……隨你的便，我的孩子……你的恭底亞克在那上面，左邊第三行……你可以取下來，我借給你。只是不要弄污了，否則我便要割下你的耳朵來的。』

我在左邊第三行上取得了恭底亞克，正待準備出去，但教士又喚回我來。

他把眼睛注着我道：『你在研究哲學嗎？……你爲甚麼要相信他？……都是些謊話，好朋友，簡直是純粹的謊話！……偏偏他們又願意弄我來做一個哲學教習！我請教你啊！……教授些甚麼呢？至小，至大……他們差不多都能够的，他們說到哲學，只名我爲星象的普通獸』

導者，或名我爲烟斗檢察人……哈！可悲的人格！幹着這種職業，不過爲的生活……你一定懂得這些話的，不是嗎？……啊！不要慚愧。我知道你不是有幸運的人，我可憐的小監學大爺，孩子們真做了你一樁困難的職業。』

說到這里，日耳馬倫教士便停頓了一會。顯然是很生氣的，並且很粗魯的，在手指間搖起他的烟斗。我哩，已明白這可貴的人對於我的命運很爲憐憫，遂覺得好生感動，因便把恭底亞克放在眼睛前，以便遮掩我那滿眶的眼淚。

立刻教士又道：『正好！我忘記了問你……你愛上帝麼？……理應愛上帝的，像你這樣兒！我親愛的，信仰他，誠虔的祈禱他；不管怎樣你終不可以自棄……在那最痛苦的生活，我只認識了三樣藥：工作，祈禱，烟斗，泥製的烟斗，很短的，你把這些話記着……至於哲學，不算在內；他們沒一點東西安慰你的。我是過來人，你可以相信我。』

『我相信你，教士先生。』

『現在，你可以走了，你疲勞了我。若你喜歡這些書，只管來取。我房門的鑰匙常常放在門

上的，並且那哲學書常常放在左邊第三行上的……不必再同我說話……請了！』

從那一天起，我就專門預備起宇宙觀的哲學來，我到日耳馬倫教士那里並不必叩門，直如到我自家房裏一樣。通常我來的時候，教士已上課堂去了，房間是空的。小烟斗橫臥在桌沿上，許多有紅標記的哲學書和無數畫滿蒼蠅腳跡的紙的中間……有幾次日耳馬倫教士也在那里。只見他又讀又寫又大踏步的在閒踱。進門時，我總用着一種膽怯的聲音道：『日安，教士先生！』

多半他不回答我……我在左邊第三行上取了我的哲學書，便去了，並不使他稍有疑惑我的光景……直到這一學年的末尾，我們不曾交談上二十次，但也無關緊要！在我心裏許多地方已通知我們是好朋友了……

當假期將近時，終日都聽見那音樂班學生，在圖畫室裏練習那波蘭跳舞和進行曲爲給獎時之用。各處院子裏都塞滿了搭臺子用的木板；大家把樹葉打了，地毯鋪起……極多的工作，極多的訓練。只是一直到末了，那對於監學大爺的仇恨以及惡作劇，可怕的惡作劇，還

是照舊沒有更變。

末後，大日子到了。這是個好日子；我簡直不能自持了。

大家在我的這個院子內給獎，就是中學院子……我如今彷彿還看見搭着五彩的天幔，牆上都蒙着白呢障，綠色的大樹上挂滿了的旗子，下面便紛紛擾擾的一大羣方冠，軍帽，圓笛帽，便帽，以及戴花的，戴繡邊的，戴羽毛的，戴飄帶的，戴絨球的，戴翎子的各種女帽子……靠後一座高臺，凡是學校中當權的人便安置在那臺上的紅絨軟椅中……哦！這臺，在他跟前使人覺得多麼的小！在他上面的人，他又給了他們一種多麼偉大的驕矜樣子，威嚴樣子！各個先生的面容都不像平常的樣兒了。

日耳馬倫教士也是一樣在那臺上，但他更是無所疑懼似的。攤在椅上，腦袋仰着，拿起他不留意的耳朵來聽他隣座的言談，而眼睛却穿過了樹葉，彷彿正看着那想像中烟斗上的烟影一樣。

高臺脚下便是音樂，軍笛和喇叭等都在太陽裏放出光來；三隊學生皆堆集在板凳上，各

班監學押在後面；更後面，便是各家屬羣聚的地方，那位助教一面把手腕呈獻給太太們，一面叫着：『位子！位子！』隨後就擠往人羣中去了，尾約先生的鑰匙從院子這端響到院子那端，大家俱聽見——嘩喇！嘩喇！嘩喇！一時而在左邊，時而在右邊，時而在跟前，一時到處都有他的聲音。

儀式開場了，天氣很熱。在天幔下面簡直不通氣……我們三隊人都極力的喝采；但我却沒有聽見。因為在第一層樓的窗子後面，黑眼睛仍在她原坐的地方縫紉，我的靈魂早已向她飛去了……可憐的黑眼睛啊！乃至這種日子，那戴眼鏡的仙姑還不讓她停工。

及至最末一隊最末附取的最末一名唱過時，音樂便奏起得勝進行曲來，大家也便分散了。非常混亂起來，教習們下了高臺；學生們從板凳上面跳跑去同他們家屬會合。大家都在抱吻，大家都在呼喚：『在這裡！在這裡！』得獎學生的姊妹們都傲然走去把花冠加在他們弟兄的頭上。絲袍子從坐位中間穿過時拂落拂落的響成一片……小物件穿着破衣，躲在大樹背後，動也不動的，看着這般體面女客走過，簡直是愁苦極了，慚愧極了。

漸漸的院子便空了。校長同着尾約先生都佇候在大門前，撫摸走過的學生們，對着各家屬更是一躬到地。

校長帶着一種諛媚的笑容說道：『下年再會，下年再會！』尾約先生所拿的鑰匙也載滿了熱情道：『嘩喇！嘩喇！嘩喇！再會，小朋友們，下年再會了。』

有幸福的孩子們！他們走了，他們皆一齊的分散了……哈！若我能够走時我也一樣……

(八) 黑眼睛

現在學校已荒涼了。所有的人皆走了……從寢室的這端到那端，大老鼠爬上去去鎮日都在跑馬。書桌邊上的墨水瓶兒全都乾了。在院中的大樹上，全隊麻雀如同過佳節似的；這些先生們把他城內的伴侶，教堂中的伴侶，縣署中的伴侶都請了來，從早到晚震耳的吵鬧。小物件便在他屋頂下的房間裏，一面用功一面聽他們吵鬧。假期當中，學校裏的人都很仁愛的看待他。他因得拚命的去研究希臘哲學。只是，房間太熱，天花板太低。在下面好生難受……窗上又沒有窗板，太陽直射進來，好像大火把似的，到處都放了一些火。瓦椽上的石

灰也炸裂了，脫落了……大蒼蠅被熱氣弄倦了，一齊貼睡在玻璃上……小物件因為努力不睡，腦袋重得像炮彈一般，眼皮也打起架來了。

用功呀，達利愛洒特……理應要重興家業……哦不能！他不能夠了……他書上的字母都在他眼前跳舞起來；於是書也旋轉起來，於是桌子房間都活動了。因為要逐除這種奇怪的睡魔，小物件遂站了起來，踱了幾步；剛走到門前，他便支持不住就像一堆泥土似的跌倒了地上，早被睡魔震倒了。

小物件做了一場怪夢；好像有個人來叩他的房門，好像有一種聲音發出來叫着他的名字道：『達利，達利！』這聲音他聽熟了。就是一樣的音調從前叫過『傑克，你是一頭驢子』的。

門上又加重叩起來：『達利，我的達利，是你的父親，快開門。』

啊！可惡的夢魔。小物件極願答應，極願走去開門的。把他的兩肘撐了起來；但他的頭異常之重，他又重跌下去，從此就不省人事了……

當小物件醒了時，好生驚詫覺得睡在一張純白的小床上，四圍懸着藍色大帷子，把周圍都蔭黑了……溫柔的光線，寂靜的房間……除了滴克滴達的鐘擺外更無別的聲音，此外只有一種羹匙觸在磁器內的餘韻……小物件不曉得自家在甚麼地方，但感覺很清楚。帷子半啟。父親愛洒特先生，端着一個盃子在手上，正拿起一種快樂的笑容，並噙着滿眶眼淚，對他俯着身子。小物件還以為繼續在作夢哩。

『是你嗎？父親，真是你嗎？』

『是我，我的達利；是我，我親愛的孩子，確是我。』

『我却在甚麼地方？』

『在病室中，八天以來……現在你可好了，不過曾經病得很利害……』

『但你，父親，你何以又在這裡再抱吻我嗎？……啊！好了！看見了你，我彷彿還在做夢似的。』

父親愛洒特先生抱吻了他：『罷了！你蓋着，安靜點罷……醫生不願你說話的。』

因為要禁止孩子說話，於是這正直的人便立刻說了起來。

『你要想到這八天的工夫，原是那葡萄酒公司遣我到色維倫地方來巡行一遭的。你看我多麼高興；有了一個機會來看我的達利！我到了公學……人家來叫你……來尋覓你……並不見達利……我便尋到了你的房間；鑰匙在裏面……我叩門，又沒有人答應。急了！我就一脚把門踢開，方尋見了你，倒在地上，害了一種燒熱病……哈！可憐的孩子，你病得多麼利害！昏迷了五天！我並未離開你一分鐘……你手脚時常亂動；並時常說是重興家業。甚麼家業說啊……你又叫說：「沒有鑰匙！除去了鎖上的鑰匙！」你笑嗎？我敢發誓說，我却不會笑過。上帝！你弄得我多麼昏暗……你可懂得這件事！尾約先生——這可不是良善的尾約先生——他竟打算禁止我在學校裏睡覺！他依着那規則……罷了！不錯，那規則！我管得甚麼，他的規則？這位酸腐先生把他的鑰匙放在鼻子下搖着，以為可以使我害怕。我忍不住便給他扳了下來，就是這些話了！』

小物件極佩服愛酒特先生的大膽；跟着很快的就把尾約先生的鑰匙忘記了。他問道：『我母親呢？』便把他自家的手臂抱着，好像他母親正在那里撫慰他似的。

愛酒特先生拿着發氣的聲口道：『若你不好好蓋着，便甚麼都不會知道罷！你蓋好罷……你母親很好，她現在舅父巴底士特家中。』

『傑克呢？』

『傑克嗎？這是一頭驢子……不過我說一頭驢子，你要懂得這是我說慣了的……其實，傑克是一個很正直的孩子……不要把被掀開了，碰了鬼啊……他的位置倒非常之好的。然而，他仍舊在啼哭。不過畢竟他很滿意。他的經理叫他當着書記……除了寫口述外並不作別的事……是一個很可愛的位置。』

『大約終他辛苦的一生，都去寫口述的了，可憐的傑克……』

說了這句話，小物件滿心樂意的笑了笑，於是愛酒特先生看見他笑遂也笑了，一面又怒吼着他，因為那可厭的被時時都被掀了開來……

哦！有幸福的病室啊！小物件在他病榻藍帷子中間過着可多麼悅意……愛酒特先生並不離開他；終日留在那里，在枕頭邊坐着，小物件只願愛酒特先生不要走……唉！這却是不

可能的。葡萄酒公司正需要着他的旅行。當然要離開，當然要從色維倫地方回去了……

自他父親走後，這孩子便獨自留下，很孤獨的在那間寂靜的病室中。他讀着書過他的光陰，坐在傍窗一張旋轉的大軟椅中間。早晚兩次，那黃瘦的喀沙捏夫人給他端食物來。小物件喝着肉羹，吃着雞翅，說着：『多謝，夫人！』再不說別的。這婦人覺得那是燒熱病，遂不很高興；於是他也便不多看她。

然而有一早晨，他剛說了他的『多謝，夫人！』和平常一樣的枯索，並不把他眼睛離開他的書，但他却極驚愕的聽見了一種非常溫柔的聲音向他說：『今天可好了些嗎，達利先生？』小物件便抬起頭來，請猜他所看見的……黑眼睛，就是黑眼睛那個人，含着笑絲毫不動的站在他跟前……

黑眼睛告訴她朋友，那黃婦人病了，所以她才來任這件事。她垂着眼睛又說她覺得很快活的看見達利先生復了原；跟着就深深致了一敬走了，同時又說晚間她還要來的。果然，這晚她來了，次日早間也一樣，次日晚間還是她。小物件已入了迷。便讚美他的病，讚美黃婦人

的病，讚美世界上的病；假若沒有人害病，他斷不能和黑眼睛接近的。

哦！有幸福的病室啊！小物件坐在軟椅上旋轉來靠着窗子，過他將息的光陰，是多麼悅意的幸福！早間，黑眼睛的睫毛之下一堆碎金被太陽耀着；晚間，又在她四圍黑影中放射出一種明星之光……小物件終夜都在夢想黑眼睛，簡直不能睡。一到黎明便下了床預備迎接她：他很有許多要信托她做的事……及至黑眼睛走來，他又沒一句話告訴她。

黑眼睛帶着一種驚怪這等不發言的神情。她只在病室中走來走去，並借了多少故滯留在病人跟前，常常希望他決意把話說出來；但是小物件總打不定主意。

然而有幾次，他鼓起勇氣，大膽的開口道：『姑娘……』

立刻那黑眼睛就緋紅了臉並且帶笑將他看着。但一看見她這麼一笑，那不幸的人便昏了頭了，只好顫着聲音說下去道：『我很多謝你對於我的仁心。』或者又說：『今晨的肉羹美極了。』於是黑眼睛便輕輕的把嘴唇一撇，意思好像是：『怎麼！只是這些話呀！』因而就歎着氣走了。及至她走了，小物件又失望的道：『啊！從明天起，自然從明天起，我要向她說了。』

但是到了次日，又重新起頭來講那些說過的話。

末後，熬戰得疲乏了，並且很覺得他確乎沒有這勇氣去向黑眼睛說他的相思，小物件遂決意寫給她……有一晚，他就要求墨水紙張，要寫一封重要的信，哦，很重要的……黑眼睛自然猜得出他所寫的是封甚麼信；她是極狡猾的，黑眼睛……趕快，趕快，她就將墨水紙張尋了來，放在病人面前，含着笑自走開了。

小物件遂從事來寫；寫了一夜；跟着早晨來了，他覺得這封無窮盡的信只包含了三個字，你們很明白我的意思的；只有這三個字是世界上最美的詞令，他算着就這三個字上便可引出一樁大事來的。

現在，注意呀！……黑眼睛要來了……小物件很是動情；他預備着把他的信拿在跟前，發誓只等那人一來就遞給她……看這件事是如何的進行。黑眼睛快進來了，快要把肉羹同雞放在桌上了。『日安，達利先生！……於是，他便要很大膽的立刻向她說：『可愛的黑眼睛，瞧這一封給你的信。』』

許……碎步到了走廊上了……黑眼睛走近了……小物件早把信拿在手上。他的心跳了；快要死了……

門開了……可惡……

在黑眼睛的地位上，現出那個老仙姑，那個戴眼鏡的可怕仙姑。

小物件又不敢問這個原故；只是爽然自失罷了……何以她不再來……他且拿着耐心等待到晚間……唉！晚間還是一樣，黑眼睛不來，次日也不來，後日也不來，從此不來了。

人家已經把黑眼睛驅逐了。人家已經把她送到孤兒院，還要在那里禁閉四年，直到她成年時……因為黑眼睛偷了一點糖……

病室的好光陰請了！黑眼睛也走了，只好回到不幸的屋頂下去，因為學生們都重來了……怪呀！已經開了學……啊！這假期怎麼太短：

六個禮拜來這還是第一次，小物件下樓到院子中來了，又青白又瘦削，小物件真小到不能再小了……全學校又已復蘇。從上到下都在洗刷。走廊上流滿了的水。尾約先生的鑰匙，

依然是猛惡的憤怒不平，可怕的尾約先生趁着假期又在他規則上添了幾款，在他環子上添了幾把鑰匙。小物件只有好生自持罷了。

每天都有學生到來，幾個舊的出了缺，新的又填補上了。各隊又結合成了。這一年，一如上年，小物件將仍舊去監督中學生的自修。這可憐的監學大爺業已戰慄起來。總之誰曉得？孩子們這一年或者不很惡劣。

開學這早晨，小禮拜堂裏奏起了大音樂。這是神聖彌撒……「來啊，聖智的創造者！」……校長先生穿起他黑色的美服，鈕孔上佩了一朵銀製的棕櫚。他後面便是主任教授，穿着大氅；上面橙色的鼠皮表示科學，白色鼠皮表示人道。那位助教是一個輕佻的人，戴了雙淺色手套，一頂奇怪的方巾；尾約先生却有點不高興的樣子。「來啊，聖智的創造者！」……在教室的末末了，學生們的擾攘中，小物件只垂涎的看着那有權威的大氅同銀製的棕櫚……甚麼時候他做了教授，也一樣的吗？甚麼時候他方能够把家業重興起來呢？唉！未到此種境地之前，還有許多時間，許多辛苦哩！「來啊，聖智的創造者！」……小物件覺得精神上很是

愁苦，那大鋼琴的聲音簡直要使他哭了……忽然，就在那歌經臺的角上，他猛望見了一張橫厲而和善的面孔正向他笑着……這笑在小物件心上很給了一點善意，因他自從見了日耳馬倫敦士，便勇氣充盈並且十分活潑起來！「來啊，聖智的創造者……！」

在神聖彌撒兩天之後，又有了一個新祝儀。便是校長的生日……這一天——許久以來——全學校的人都得到草地上做一個聖得阿非爾佳節，拿許多冷肉和檸檬酒助着興。這一次也和平常一樣，校長並不省錢爲的要使得這個家庭的小宴會極其歡樂，心中又要表示出那大度的天性，一面又要不致有損於他學校的利益。一到天明，無論學生監學，大家都堆集在幾輛插有雜色旗子的大車中，輜重隊就隨在後面奔馳，是兩駕廣大的四輪車，內面裝滿了甜酒箱和食物籃之類……最前，在第一輛的二輪車中，便是一般望重的人和音樂隊，次第的把些大喇叭用力的吹起。鞭子也響着，鈴子也鳴着，盤子也碰得白鐵粗碗亂叫着……

全撒爾郎德的人都戴着睡帽，伏在窗子上來看校長生日儀仗的經過。

到了草地上，這樣的盛會也應當有這樣的地方。剛剛一到，大家便將幕布展在草上，孩子

們看見教習先生皆凌風坐在紫羅蘭叢中一如普通學生一樣，遂都大笑起來……冷肉片也傳送起來了。酒瓶的木塞也跳躍起來了。所有的眼睛也放光起來了。大家說了不少的話……在羣動中間惟有小物件彷彿有甚麼心事似的。忽的大家又看見他羞慚起來了……原來校長先生剛站起身來，手上拿着一張紙道：『先生們，適才有人送了一個匿名詩人做來送我的幾首詩。就是我們常誦的希臘體詩，尼約先生在今年可有了一位競爭者了。縱然這詩對於我未免過譽一點，但我仍得請你們許我念他一遍。』

『是的，是的……請念……請念……』

校長先生把聲音調順了，便開始念起來。

這是一篇極巧妙的頌詞，押着可愛的音韻來恭維校長先生和各位先生的。每一個人都用一朵花來比詠。就是那戴眼鏡的仙姑也不會遺落。詩人把她叫做『飯廳中之安琪兒』這就是那詩的可愛處。

大家拍了好一陣手。有幾個聲音便起來請問那作者的名字。小物件遂站了起來，臉上紅

得和石榴子一樣，謹謹慎慎的鞠了一躬。衆人又喝起采來。小物件就成了這個佳節中的英雄了。校長很想抱吻他一下。老教習們也用着很了解的神情握着他的手。那位地理助教更要求他的詩稿以便投到報館去。小物件得意極了；凡是那般奉承他的諛詞俱合着檸檬酒在他腦筋裏發起炎來。只有一件事才稍稍警醒了。他一下，就是他覺着聽見日耳馬倫教士悄悄的說道：『笨伯呀！』以及他那仇敵鑰匙的怒吼。

第一次喝采平靜了，校長先生又拍着他的手宣告毋諱。

『現在，尾約，輪着你了！快活的詩神之後，便是尊嚴的詩神了。』

尾約先生便肅然的在他衣袋裏取出了一冊折疊起的課本，預先做得很豐富的，向小物件這方溜了一眼之後便開始念起來。

尾約先生的作品是一種比興體詩，一種完全維以里埃倫體的詠歎規則好處的詩。假設了一個叫麥納爾格的學生，一個叫多里納士的學生，在一種更替韻文中的辯難……麥納爾格說的是一種規則最利害的整秩的愉快，多里納士說的是一種浪漫自由的無聊的

末後，多里納士被說敗了。就把手放在那舌戰得勝人的手中，兩個人便合着聲音，共唱了一曲規則之榮的樂歌。

詩念畢了……却沈寂得同死了一樣……正當念詩的時候，學生們早拿起他們的盤子跑到草地的那一端，靜靜的，遠遠的，把麥納爾格學生及多里納士學生都離得很遠的，吃他們的冷肉去了。尾約先生帶着一種苦笑坐在那里……教習們倒還能夠支持，但已沒有那種喝采的勇概了……不幸的尾約先生！這却是一回真正的敗績……校長強勉安慰他道：『題目雖是嚴厲一點，先生們，詩人却常有這麼用的。』

小物件的勝利不免使他生了一點畏心，遂厚起臉皮說道：『我覺得這却是很美的。』不要畏怯呀！尾約先生並不喜歡這樣的慰藉。他一聲不響只是鞠了一躬，仍含着他的苦

笑……這一天他都如此；及至傍晚歸途時，在學生們的歌聲，音樂的急奏，運車在睡城街石上碾行的喧嘩當中，小物件始於暗影裏，聽見他那仇人似的鑰匙在他身畔用着一種不懷

好意的神情狂吼道：『嘩喇嘩喇嘩喇！詩人先生，我們終究要報復你的！』

(九) 布瓜杭的公案

假期就以聖得阿非爾節送了終。

隨後的光陰便愁苦起來了；真正便到了佳節的第二天。無論是管理人，無論是學生，沒一人不覺得是很慌忙的……大家各自安置……在整整兩月休息之後，學校本不容易重振起他機械的習慣來。一般機輪彷彿都壞了，如同一個老鐘的機關許久就被人忘記整理的一樣。但漸漸虧得尾約先生的努力，方把他完全弄合法了。每日，到一樣的時間，鳴一樣的鐘，人就看見那院子中的小門開了，人就看見孩子們的祈禱，兩個兩個的列隊在樹蔭下，挺直站着好像木頭做的兵一樣，跟着鐘又響了——丁冬——仍是這般孩子們，仍從那小門中經過！丁冬！你們起來了！丁冬！你們睡下了！丁冬！你們上課去了！丁冬！你們頑要去長年都是如此。

獨有我，在這幅可敬的畫圖中仍是黯然如故的。我的自修室還是那樣不清楚。那般可怕的中學生從他們山中重來後，對於我比從前更頑劣更倔強更粗暴。而我這一方，也變了性

質；那病症把我弄得勁健而易動怒；我簡直不能自制了……上一年我多麼溫和，這一年却非常嚴厲了……

這辦法竟沒有成效。我的責罰施用得太過，返把我的身價跌下來猶之四年公債票一樣。有一天，我自家覺得太不堪了。那自修室全都變亂了，我又沒有武器去鎮壓那般暴徒。在那呼號哭泣，狂吼打哨當中，我自家覺得坐在講臺上，威嚴掃地直如一個弱鬼似的。

有幾次，也不管是怎樣的悲憤，只好去把尾約先生請來幫助我。請想這是何等的委曲呀！自從聖得阿非爾節以來，那帶鑰匙的人對於我便很苛刻起來，並且我覺得他看見我的窘困倒甚爲得意似的……當他把鑰匙拿在手上，突然走入自修室時，就如一塊石頭投入了蝦蟆池裏；轉瞬之間所有的人都坐下了，鼻子一齊對着書本。幾乎連蒼蠅的飛鳴都聽得見。尾約先生就在這十分寂靜的中間，搖着他的鐵環子，大步的閒踱了一會；末了，很譏諷似的看了我一眼，便一言不發的出去了。

我多麼不幸。監學們，就是我的同僚等，都譏笑我。校長，當我會見他時，也不以禮貌待我；那

自然是尾約先生的力量……跟着布瓜杭的公案一來，便把我結果了。

有十五歲，肥脚，大眼，粗手，塌額，一種農奴的行爲；這便是布瓜杭侯爵，便是中學生院子中的恐怖，便是撒爾郎德公學惟一的色維倫地方的貴人。校長對於這學生很當心，因為逢迎貴族的結果，他父母才送他到這里來的。學校裏，大家只叫他做「侯爵」。所有的人都害怕他，我也受了公共的影響，同他說話時總很讓步的。

好多時，我們都還過得客氣。

侯爵先生偏從各方面上用着一種無禮的舉動來顧盼我來回答我，因這舉動便想到革命以前的那般貴族，但我却裝做不注意，覺得我自有的道理。

然而有一天，這惡劣的侯爵竟在自修時，拿起一種橫暴的樣子來和我為難，因此竟令我忍不住了。

我勉強保持着我的冷靜向他道：『布瓜杭先生，把書本拿着，立刻出去。』

這倒是一種未之前聞的舉動對於這怪人。他絲毫不動，只是拿起他大眼睛很驚奇的把

我看着。

我知道我做出一樁壞事來了，但我只好以進爲退。

我重新發令道：『出去，布瓜杭先生！』

於我第二次嚴命上，那侯爵又吃了一驚，當然想見他用着一種甚麼樣的神情來回答我道：『我偏不出去哩！』

自修室中遂發出了一種低聲讚許來。我便站在講臺上，大怒道：『不出去嗎？先生……我們瞧着罷。』

於是我便走了下來……

上帝可以證明我，那時節那橫戾的思想離我還很遠的；我只打算做起我威猛的態度，把那侯爵恐嚇一下罷了；但我走下講臺時，他使用着一種極其輕蔑的神情來譏笑我，我只好假做要去抓他的領子，以便使他離開他的坐凳……

這可恨的東西，他竟在外衣下面暗藏了一柄鐵尺。待我剛舉起手來，對我手腕上就結實

的打了一下。那痛楚竟使我叫了起來。全自修室便都拍起手掌。這一下，我遂發了昏。一動手，我便跳上了桌子，從別一方面，撲在侯爵身上；跟着，我便握住了他的頸項，很爲得勢，又是腳，又是拳，又是牙齒，憑此種種才把他拖出了坐位，丟滾他到自修室外直至院子的中間……這一秒鐘所做的事情，後來我竟難相信會有如此其大的威力。

一般學生都落了膽了。布瓜杭本是強中之強，尙被這羸弱的監學大爺處理了！何等奇怪！……因而我就樹立了我的權威，因而侯爵便失去了他的虛聲。

我回到講臺上時，臉色還是青的，感情還是戰動的。所有的面孔都趕快的伏在書桌上。自修室遂被管理下了。但校長同尾約先生對於這公案却如何的着想呢？怎麼我敢於打一個學生！打布瓜杭侯爵！打學校的貴人！定然被人驅逐了完事！

這回想却來遲了一點，我雖占了勝着却很戰慄的。該我來害怕了。我遂自己說道：『一定的，侯爵必是訴冤去了。』於是時時我總候着看校長進來。我一直戰慄到自修末了，但是，並沒一個人進來。

到休息時候，我好生詫異，看見布瓜杭同着別的學生們又笑又頑的，因而我始稍稍放了一點心；因為整天過了都未發生別的困難，我遂忖度那怪人定不出聲的了，我方屏去了我的畏懼。

真不幸，跟着又是禮拜四又該出去的日子來了。這晚上，侯爵先生便不會回寢室。我彷彿就得了一種預兆，於是終夜都不能睡。到次日第一次自修，學生們看着布瓜杭的空位子便竊竊私議起來。我面上雖不動聲色，但心裏却不安得要死。七點鐘時，那門輕輕一下開了。全室孩子們都站了起來。

第一個進來的就是校長，隨在他後面進來的是尾約先生，最末是一個身材高大的老者，穿一件長外套鈕子一直扣到臉頰邊，戴一條四指高的毛領。這個人，我並不認識，但我登時就明白了這就是老布瓜杭先生。他捋着他的長鬚，齒縫間還咿咿唔唔的。

我簡直沒有走下我講臺來歡迎這幾位先生們的勇氣；他們也無須我歡迎，進來時，並不禮遇我。三個人筆直站在自修室中間，一直到他們出去，竟不會向我這方看一次。

校長就首先開始射擊。

他喚着學生們道：『先生們，我們到這裏來是爲行一件難堪的事，很難堪的。你們監學中有一個人，曾從一樁非常重大的錯誤上犯了罪過，因此他便應該來任受我們一種開明斥責的處罰。』

於是，那種對我的開明斥責的處罰便起了頭，至少也足經了一刻鐘之久。種種不近情理的話，侯爵是學校裏最好的學生，被我無理由無原故的虐待了。末後便說我未曾盡過一點兒我的職分。

怎樣來同這原告辯論呢？

有時，我也強勉的來自衛道：『恕罪，校長先生……』但校長並不聽我的，把他的斥責直處罰我到底。

在他之後，便是那老布瓜杭先生的言語，他說話時是一種甚麼樣的態度啊……一件實有其事的控訴狀。不幸的老人呀！人家幾乎殺害了他的孩子了。在這可憐而又無抵禦的小

身上，人家蹴踏起來如像……如像……他說像甚麼呢？……像一頭水牛，像一頭野水牛。兩天以來，孩子尚躺在床上。兩天以來，他母親竟淚眼婆娑的守着他……

哈！布瓜杭先生竟能肩任替他孩子復仇的事，真不愧是個男子了！但他却錯了，那仇人不過是個無賴子。頂利害只能使得仇人說：假使仇人再觸着他孩子一根頭髮，便端端正正把自家的耳朵割下來好了……

當這美妙演說的時候，學生們都偷偷的笑着，尾約先生的鑰匙也歡喜得動搖起來。這可憐的人只站在他講臺上，臉色氣得發青，聽着這所有的侮辱，忍着這所有的羞恥，一句話不回答。若果這人回了口，便會被逐出學校；却往那里去呢？

末了，到一點鐘之後，他們的妙詞吐盡了，這三位先生方出去了。他們一轉身，自修室裏遂大大的嘈雜起來。我勉強着，却也是真的，持靜了一些時；孩子們都在鼻子裏笑我。布瓜杭公案的結果遂把我的威權掃地無餘。

哦！這是一樁可怕的公案呀！

全城都騷動了……小遊戲場中，大遊戲場中，咖啡店裏，音樂會內，大家俱不說別的事情了。那般傳言的人還捏造了許多零星細故來使聞者髮指。顯然這監學直是一個怪物，一個吃兒童的惡鬼。他用着一些聞所未聞的過分殘酷來苛待孩子們。一說到他，大家只稱之爲『劊子手』。

及至這小布瓜杭在床上睡厭了，他父母遂把他安置在他們客廳內頂好地方的一張長椅上，八天之內，川流不息的人只在他們客廳中走動。於是這位有趣的受害者，遂成爲了衆所注意的東西。

反對派的報紙利用着這件意外事，便刊布出一種可怕的批評來威嚇學校，並借此把各地方的教會學校也罵了一頓。校長是氣極了；他之所以不遣發我，只因我是大學校長所保護的……！唉！他果然立刻遣走了我，於我倒很值得。因爲我的生活，在學校裏已是不可能了。孩子們都不聽我的話；稍有一點言語，他們就引用起布瓜杭的往事，去控訴於他們的父親。結果我只有不管他們。

在這種情形中，我便定了一個思想：報復布瓜杭一家人。因我還常常看見那老侯爵無禮的面孔，而我的耳朵以前被他駭紅的，現在還未消滅。況且，我縱欲忘記了這些恥辱，却也不能做到；因為每禮拜兩次散步的日子，每當各隊學生打從那教區咖啡店前經過時，我一定碰見那老布瓜杭先生，站在門口，一羣駐防的軍官都光着頭拿着球竿圍繞着他，都帶着一種輕侮的笑容遠遠看着我們走來；當學生們步伐聲一走近了，這侯爵必要很大聲的叫起來，同時還用着一種挑戰的神情來引逗我：『日安，布瓜杭！』

那醜惡的孩子也必在行列中尖聲的叫道：『日安，父親！』於是軍官們，學生們，咖啡店的用人們，所有的人都笑了起來……

這『日安，布瓜杭！』便變成了一種對於我的刑罰，我實沒法可以躲避。因為往草地去，定得打從這教區咖啡店前過去，無一次不碰着我這位尖酸刻薄的人。

這時節我只想奔向他去，只想去和他挑戰，但有兩種理由禁止我：第一就是害怕被與學校驅逐，其次那侯爵的長劍直是一柄魔鬼的利器，當他決鬪時會害死過不少的人。

然而有一天，我竟不可忍了，便去尋着羅熱，就是那劍師，慌慌張張的，便把我決意要和候爵拚命的意思向他說了。羅熱我本是好久沒同他談話了，起初倒極恭謹的聽我說；但我一說畢，他就忘其所以，親親熱熱的握着我雙手。

『勇敢呀！達利先生！這樁事我很清楚，我哩，因為用着這種樣子是你所不能夠偵察得出的。却是，爲甚麼你總常常的陪着你的尾約先生在一塊也罷，大家既重會着了，你，一切忘記了罷。把你的手給我呀！你是一個豪傑……現在，說到你的事了！你受了別人的輕侮嗎？很好！你不知道劍術嗎？好好很好！你願意我防衛你不要被一個老肥人把你貫在劍鋒上嗎？再好沒有了！到廳子內來，六個月內，就包你把那老肥人貫在你的劍鋒上了。』

我一聽見這有名的羅熱居然拿着如此的熱情來參預我的決鬪，便歡喜得紅了臉。我們便約定了功課：每禮拜三點鐘，我們也約定了價錢，是一種特別的價錢（果然特別呀！後來我始曉得我比別人多出了兩倍的錢。）一切契約訂妥後，羅熱遂極親密的把他的手臂挽着我的手臂。

他向我道：『達利先生，今天雖是太晚了來學第一課；但我們仍可到巴爾北特咖啡店去結束我們的進行……走啊！來，不要太孩子氣了！你爲甚麼害怕那巴爾北特咖啡店……來啊，聖人把你那書生的生菜盆端往一旁去罷。你將在那里會得着許多好朋友，會得着許多好少年，頂好的名字！便是會得着許多豪傑，而且同着他們在一塊，也會很快的擺脫你這種柔弱男子的模樣，這模樣便是害你的。』

唉！我便讓我自己被勾引去了。我們遂來到巴爾北特咖啡店。這咖啡店還是一樣的，充滿了的喧譁，充滿了的烟氣，充滿了的茜紅色褲子；仍是無算的軍帽，無算的懸有劍鈎的帶子。羅熱的那般朋友們都張着兩臂來招待我。他果說得有理，這都是一般豪傑啊！當其他們曉得了我和侯爵的故事以及我所取的決心後，便都走了來，一個接一個的來握着我的手道：『勇敢呀！年輕人好極了。』

我一樣也是一個豪傑了。我遂叫了一瓶甜酒來，大家都來飲我的勝利，於是這甜酒在一般豪傑的心中便決定我在這學年之末即可把布瓜杭侯爵圍殺了。

(十) 惡劣的日子

冬日來了，一個又乾燥又可怕又陰慘的冬日，簡直是山地的天氣。因為那無葉的大樹，以及比石頭還硬的凍地，弄得那學校的院子看起來委實愁人。天還沒有亮大家就點着燈起來了；天氣冷極，洗臉盆中都結了冰了。

對於小物件這真是一個惡劣的冬日啊！

我也不用功了。在自修室中時，那爐子中不衛生的熱氣使我發倦，上課後，我屋頂下的房間又太冷，所以我只好躲到巴爾北特咖啡店裏，直到最末的時候才出來。現在羅熱也就在此地教我的功課；因這嚴寒的時候把我們趕出了練武室，我們就在咖啡店內拿着球竿來練習擊刺，一面又喝着甜酒。下級軍官們都來批評這擊刺；凡是那般豪傑俱於他們親密的心上來激賞我，而且逐日還教授我一種毫無差誤的新擊刺，為來鬪殺這位可憐的布瓜杭侯爵。他們也教我像大家一樣的調茴香酒，及至這般先生去打彈子時，我即代他們來記符號。

就在這愁慘冬日的一早晨，我剛剛進了巴爾北特咖啡店，我彷彿還聽見彈子的響聲和那大火爐中的甯聲——羅熱便急忙向我走來道：『兩句話，達利先生！』於是便拿着一種十分秘密的神情，把我引到廳子的深處來。

這關係着一種愛情的秘密……你們請想我受着這麼堂皇一個男子的秘密，可多麼矜驕。幸虧有這件事方使我稍爲長大了一點。

因爲這好事的劍師在這城內的某處，這地方的名字他沒有說出來，會見了一個女人，於是他就瘋狂的眷戀起來。這女人在撒爾郎德占着一個多麼高雅，多麼特別的位置，劍師還因此自問何以他敢於把眼睛擡得這麼高。但是，縱然這女人的地位太高，他終不失望的要去戀愛她，他相信那投以情書的時候已到了。不幸凡是劍師都不巧於用筆的，若只是一個小家女子倒不要緊；但投寄的却正是一位在怎的高雅地位上的女人……不但那種寫酒菜帳的文筆不能用，便是請一位名詩人來也不爲過。

小物件遂用着一種了解的神情道：『我看清楚了，你正需要着一個人代你縛幾隻媚悅

婦女的雞兒，以便拿去送給這女人，因此就想着了我。』

劍師回說道：『正是如此。』

『好罷！我既是你瞧中了的人，你何時高興我們就何時動手；只是，若要我們的信札不帶那種在尺牘上抄下來的樣子，就應當把這女人身上的事情給我知道幾件……』

劍師遂帶起遲疑的神情把四周看了看，才悄悄的把他鬍子直觸到我耳朵邊說道：『這是一個巴黎的麗人。她香得同一朵花似的，名字叫作色西李亞。』

他不能把這事多信托我一點，正因為是女人的關係，但就是這些已使我滿足了，於是便在這夜裏，即把我寄給嬌豔的色西李亞的第一封信寫成了。

在小物件和這秘密女人中間的奇特通訊差不多歷了一個月。這一月內，平均我一天要寫兩封愛情信。於這些信上，一方面是溫柔憂鬱有似愛兒危耳的那馬第勒，一方面是光明勁健有似瑣非的密拉波。（譯者註：愛兒危耳是見愛於那馬第勒的一個婦人的名字，我們於這位大詩人的「默想」「和聲」兩部詩集上，便屢屢看見關於這名字的纏綿吟詠。瑣非

也是密拉波的情人。

現在我雖是一面說一面笑；但在那時候，小物件並不笑，我敢向你們發誓說，而且這些事都是做得極正經的。我寫完一封信，便交給羅熱以使用他下級軍官的妙筆去重抄一遍；他哩，在他那面，只要接到一封回信（因為她常有回信，這不幸的女人啊！）便趕快給我拿來，於是我就在那上面一吻我的成功。

總而言之，這把戲使我快樂；或者還很快樂。這位不晤面的麗人，香得和一朶白蓮翹花似的，我精神上直把她描畫不出。一時，我偶然擬想着我私自的地位來寫；遂在我信中載滿了個人的秘密，載滿了反對命運的咀咒，反對這般下賤的惡劣的東西，就是使我迫於生活不得已而蝨處其間的東西的咀咒：『啊，色西李亞，你知不知道我正如何需要你的愛情啊！』

就這一次，那偉大的羅熱必來理着他八字鬚向我道：『寫得好！寫得好！……接着來，』我便暗暗生了一點氣，我尋思：何以她竟相信這個肥大的快活人，這個鬱金香孩子，居然能給她寫出這些又動情又幽鬱的東西哩！

然而她竟相信了他，這一天她竟相信了他，劍師得了勝，把他所接的回信拿來給我看：『本夜九點鐘，在縣署後面！』

究竟是因我信上的妙詞抑或是因他鬍子長得長方使羅熱成了功的？那一夜裏，在他幽寂的寢室中，小物件直夢魂顛倒了一夜。他夢見他已長高大了，也長了許多鬍子。並且許多巴黎女人——都占着十分特別的位置的——都約他在縣署後面相會……

更可笑的是，第二天，他還得寫一封謝恩的信去道謝色西李亞所給他的種種幸福：『安琪兒竟願意到地球上來度了一夜……』

這封信，我承認，小物件寫他時心裏確帶有一點瘋狂。幸而通訊就止於此，好多時，我再未聽人說起色西李亞，及她高貴的地位了。

(十一) 我的好友劍師

這一天是二月十八日，因為夜來落了許多雪，孩子們不能在院子中遊戲。不多時早晨的自修畢了，大家遂把他們紛紛擾擾的引入廳子裏，便在那里休息着，以便躲過壞天氣，一面

等候上課的時間。

仍然是我管理他們。

所謂廳子，原是海軍學校的老操場。自想得出那四面赤裸裸的高牆，以及一些有鐵欄的小窗；到處還有許多半斷的鐵鈎，還有許多可以看得出的梯痕，同着一個大鐵環尙高懸在白石灰天花板的一條繩端上。

孩子們在那裏面頑得好生高興。都譁然的在這廳子的四周亂跑，弄起了許多的塵土。有些便攀上了鐵環；有些便把手懸在上面，都叫了起來。

但怎的喧鬧，我却一點沒聽見。

我獨自躲在屋角上。淚眼模糊的正在讀一封信，所以這時節孩子們卽把這操場連基帶頂的折毀了，我也不覺。這是傑克的一封信，我剛才接到的；上面貼着巴黎的郵票——我的上帝！不錯，從巴黎來的——他上面說的是：

『親愛的達利，

『我的信定要驚你一跳。你不疑惑嗎？我來巴黎已十五天了。我並未向一個人說，忽然的就離去了里昂……有甚麼辦法呢？在這個討厭的城裏太把我住厭倦了，尤其是自從你走後。』

『我到此地的時候，帶有三十個佛郎和聖里西野司鐸先生的五六封信。幸立刻得天神之庇，使我會見了一位老侯爵，我便在他那里做了一名書記。我們正在整理他的感舊錄，我只是寫他的口述，每月有一百佛郎的薪俸。就你看來，這雖不是漂亮事，但仔細計算來，我却希望時時對於我的經濟上可以送得一點東西到家庭中去。』

『哈！我親愛的達利，巴黎真是一個美都啊！此地，從最少方面說——他便不常常的有濃霧；常常落雨，可是一種悅人的細雨，有時與太陽同出，尤為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因此，我也完全改變了，你可知道！我簡直不再哭了，真令人難信。』

我正在那里讀信時，猛的在窗子下面發出了一種車輪在雪上碾行的嗚聲。那車在學校門前停住了，便聽得這般孩子極力的叫道：『縣官！縣官！』

縣官先生的拜謁自然是因着幾件非常的事件。他每年只有一兩次到撒爾郎德公學來的，所以這次到來便是一樁奇事了。但這一刻鐘之間，所有使我感生趣味的，所有比撒爾郎德縣官比撒爾郎德全地方還牽挂我的心的，惟有我哥哥傑克的這封信。因此那般學生們便多麼快活，都在窗子跟前竊竊私議着來看縣官先生下車，然而我仍轉到屋角上，繼續着念我的信：

『你將知道，我的好達利，我們的父親在布來打尼代一個公司做着甜酒交易。

『至於媽媽，你曉得現在她是獨自一人了。你須得寫信給她，她很望念你不寫信。

『我忘記告訴你一件事，真正的，你聽了必很歡喜：我的房間在拉丁區……在拉丁

區呀！想一想……確是一個詩人的房間，像小說中說的一樣，有一堵小窗子，一眼望去

都是屋頂。床雖不大，但可够我們兩人的需用；而且，屋角上還有一張作事的桌子，很方

便用來作詩。

『我敢決定你看了這信，必會趕快的跑來尋我；我也一樣願你在我身邊，我斷沒有

這麼一天能向你說我不招呼你來的。

『總之，好好的愛我，不可在你學校中太用功了，須防生病。』

『我抱吻你。你的哥哥，』

傑克』

這勇毅的傑克啊！用着他的信使得我是怎生的愉快的痛苦！一時之間我便哭笑齊發。所
有我最後幾月的生活，只是甜酒，彈子，巴爾北特咖啡店，使我做了一場惡夢。於是我便想道：
『罷了！以此爲止。現在我須要用功了，我須鼓起勇氣如傑克一樣。』

這時候鐘已鳴了。我的學生們都整了隊，他們仍在談論縣官，並且打從那停在門前的車
子旁邊走過時尙彼此指示。我把他們交給了教習；算又離開了他們一次，遂從樓梯上埋頭
的奔去。獨自一人同着我哥哥傑克的信在我房裏很延佇了一會。

『達利先生，有人在校長處候你！』

在校長處……校長有甚麼可以向我說的……看門的拿起一種怪模樣把我看着。我猛
的便想到了縣官。

我便問道：『可是縣官在樓上嗎？』

於是心裏便被希望震動了，從梯子上一步連跨四級的攀了上去。

好多日我已成了一個瘋子了。一聽說縣官在候我，你們知道我是怎樣着想的？我猜想必是給獎的那一天他注意了我的好相貌，所以今天方正式到學校來請我去當書記的。這種事在世界上是頂自然的。因為傑克的信和那老侯爵的故事，確乎攪動了我的腦筋。

正轉到走廊上，我便碰見了羅熱。他臉色很青白；把我望着很像要給我說甚麼似的；但我並不停步：縣官那有久待的時間。

我一到了校長辦公室的門前，我敢向你們發誓說，心上跳得很利害。縣官的書記！須得稍停片刻把氣息調一調；我復將領帶整理了一下，又拿指頭把頭髮略略梳了一梳，然後才輕輕的把門鈕轉了開來。

縣官先生是站着的，頹然倚在大理石的火爐簷上，在他黃髯中間含着笑意。校長先生穿着在家的便衣，恭恭敬敬站在他身邊，把絨便帽握在手上。尾約先生便急忙躲到屋角上去。



了。

我一進門，縣官便開了口了。

他指着我道：『就是這位先生，便是勾引我們的侍女來開心的嗎？』

他用着又明瞭又譏刺的聲音說了這兩句話，還不斷的笑著。我起初尚以爲他是故意開頑笑的，所以我沒有回聲，可是這縣官並非開頑笑；稍靜一會之後，他仍舊笑着道：『我豈不是很榮幸的說到了達利愛酒特先生，說到達利愛酒特先生不就是勾引我妻子的侍女的嗎？』

我雖不知道這其間的關係；但聽見侍女這個字，而且說到第二次上人家又給了我這樣一個面目，我遂覺得羞紅了臉，因爲這種真怒，我便叫道：『一個侍女，我麼……我從未勾引過侍女。』

於這個回答上，我便看見校長眼鏡中射出了一縷輕蔑不屑的閃光，並又聽見那鑰匙在他們屋角上悄悄的道：『真無恥呀！』

縣官仍不斷的笑着；他遂在火爐上取了一捲信紙爲我起初所未看見的，跟着便轉身對我懶懶然的搖起這紙捲道：『先生，這便是告發你極有力的證據。這些信便是我們在那位姑娘手上取得的問題。信上雖不曾簽名的確，她那一方，那侍女雖不願意宣布這個人的姓名。只是，這些信上却常常說及學校，於你太不幸了，尾約先生偏又認得你的筆跡同你的文章……』

到此，那鑰匙又野蠻的吼了起來，縣官仍然笑着，又說道：『在撒爾郎德公學的人又都不是詩人。』

在這些言語上，便有一個模糊的思想透入我的腦中：我很想走近去看這些紙。我便突然走上前去；校長生恐我有放肆的舉動，忙做個手勢要拖回我來。但那縣官已把案卷靜靜的展開給我道：『看啊！』

惡！我和色西李亞的通訊。

……那信一併在此，一併在此！所謂情言愛語的好花，我原來把花打落在一個侍女的脚

下……所謂如此的女人，是一種怎的高雅怎的等等位置的女人，原來是每天早晨給縣官刷鞋子的……大家可以想見我的瘋狂，我的慚愧了。

靜了一會之後，縣官又譏笑道：『好啊！易昂貴人，你有甚麼說的呢？這些可是你的，是呢，或不是呢？』（譯者註：易昂貴人是法國十七世紀大喜劇家莫里野爾的易昂劇本中的主人，平生只把婦人當做自己開心的玩物，並不以真心來相愛的一個奇人。）

我只是垂下頭去，並不回答。本有一句話可以作我的辨護的；但這句話，我又不宣布出來。我準備一齊忍受了，寧可不說出羅熱……縱然辨別得出那災害的深淺，但小物件尙沒有一秒鐘疑到他忠誠的朋友。他一認識這些信時，自家就立刻說道：『羅熱定是懶得去抄寫，他除彈子外甚麼都不愛的，所以便把我的原稿送去了。』這小物件也太愚蠢了！

縣官既看見我不願意回答，他便把那些信放入了衣袋，並轉身對着校長同他的伴侶道：『現在，先生們，你們自曉得其餘的辦法了。』

這句話一說出來，尾約先生的鑰匙便拿起一種悲戚神情動搖着，校長也一躬到地道：『

愛酒特先生本應即刻驅逐的；但爲避免煩言起見，我們還可以留他八天。」這正是新監學來的時候。

於這可怕的「驅逐」一字上，我全身的勇氣都失却了。我也不說甚麼只行了一禮便急忙退了出來。剛到門外，我的眼淚就迸流起來了……我箭一般的跑進我的房裏，拿手巾蒙着嗚咽起來……

羅熱尙在等候我；他神情很是不安，一個人大脚步的在那里閒踱。

他看見我進了房間，便走向我這裏來。

他一面拿眼睛瞅着我，一面說道：『達利先生……』我只頹然倒在椅上，一句話也不能答。

劍師又粗聲的說了起來，其聲之粗直無比倫：『哭呀！孩子氣……說啊……趕快……究竟爲着甚麼？』

於是，我遂把辦公室裏一齣極可驚的戲，細細的告訴了他。

我說着時，見羅熱的面容也光明起來了；不再用起那橫厲的樣子看着我了，末後他知道我因爲不肯牽累朋友的原故，甘讓學校把我驅逐，他便伸出他一雙張開的手，並簡單的向我道：『達利，你是一個豪傑。』

就這時，我們便聽見有一輛車子在街中碾走過去；原來縣官已走了。

『你是一個豪傑，』我的好友劍師一面握着我帶過傷的手腕，一面又如此說道：『你是一個豪傑，我只能這樣說……但你須明白我從不允許一個人來爲我犧牲的。』

一頭說着，他已走近了門前：『不要哭了，達利先生，我即刻去會校長，我敢發誓說將來被驅逐的決不是你。』

他還有一步就要出去了；然而，他又對我走了回來好像忘記了甚麼似的。

他低聲向我道：『只是，在我走之前你須聽清楚……正直的羅熱不是孤獨的在世界上；我還有一個衰老的母親，在別一方哩……一個母親……可憐而又賢明的母親……請允許我，待我將來諸事結果後寫一封信給她罷。』

這種嚴重沈著的說法，竟使我恐怖起來了。

我叫道：『可是你打算做甚麼？』

羅熱也不回答；只是略略把他外衣半啟讓我在他衣袋裏看見一支透明的手槍柄。

我便突然走去，非常的感動道：『你自殺嗎，不幸的人？你甘願自殺嗎？』

他哩，却冷冷的道：『好朋友，當我服兵役的時候，我已立志終究要死於槍下的，我所以要輕我的生，因為我不能在恥辱中生活。我所踐言的時候到了……五分鐘內，我便被學校驅逐，也就是輕生；一點鐘後，便晚安了！我去喝我末次的甜酒去。』

我一面聽他說，已決然植立在門口。

『好罷，不必這樣說了！羅熱，你不必出去……因為你死的原故我很喜歡失去我的位置。』

他用着一種野蠻的樣子向我道：『讓我去做我的本分。』縱然我極力阻止他，他已把門擠得半開了。

於是，我遂想到他所說的母親，他那另在一方的可憐母親。我便勸他應該為她而生存，至

於我哩，却很容易的另覓位置，況且在各種情形中，我們跟前還有八天的光陰，至不得已大家也須等到最末了再去做這極可怕的事……這最後的回憶顯然觸動了他。他便允許緩幾時再去見校長，姑且忍着。

正這時候，鐘也響了；我們抱吻了一下，於是我就下了樓。

我們便如此做去了！我初進房時好生失望，及我出來差不多很快活的……小物件因為救了他好友劍師的性命便非常的自矜起來。

然而，須說到這一層上來了，及至坐在講臺上，第一樁快意的舉動過後，我自己便沈思了一下。羅熱已允許生存，這倒是好事；但我自己呢，盡忠於朋友之後被趕到學校門外，却又向那里去呢？

那形勢並不可樂觀，我彷彿已看見了那極其受累的家庭，已看見了那眼淚婆娑的母親，已看見了那怒氣勃勃的愛洒特先生。幸而我想及了傑克；他早晨剛寄到的那封信內是何等的好意思！總之，清楚極了，他不寫給我說他的床可以容兩個人嗎？況且在巴黎，無論甚麼

生活也常常尋得着的……

於此，一個討厭的思想又禁住了我：若是起身走，當然要錢；第一是火車需錢，其次我尙欠了看門的三十五個佛郎，其次一個大學生也借了十個佛郎給我，其次巴爾北特咖啡店的帳簿上，我名字下還記有一筆很大的數目。却用甚麼方法來得這些錢呢？

想到這裏我便自己說道：『罷喇！爲這少許銀錢來耽心也未免太老實了；羅熱不在這裏嗎？羅熱是有錢的，他在城裏授着課，他一定很高興的幫助我幾百佛郎，況我剛才又救了他的性命。』

我的事既定了規，這一天的禍患也便忘記了，只是想着往巴黎去的大旅行。我很是快活，竟坐不住了，尾約先生特爲下樓到自修室來看我的憂愁，及至見了我這樣愉快的面容，倒很爲失望。用餐時，我吃得又多又快；在院子裏，我又很原諒那般學生的狂妄舉動。末後上課的鐘鳴了。

忙着去見羅熱；只一跳，我就到了他的房裏；房裏沒有人。我遂自己說道：『好！他必是往巴

爾北特咖啡店去了，』並且在這種有相當戲劇趣味的情形裏還不會驚着我。

到了巴爾北特咖啡店，還是沒有人，大家向我說：『羅熱是同着幾個軍官往草地去了。』見了鬼了，這等時候他們到那里去幹甚麼？我就開始不安起來；因之，大家奉承我的一臺彈子也不願意打了，把褲管捲起，便向着草地那方，從雪地裏奔了去，去尋覓我好友劍師。

(十二) 鐵環

從撒爾郎德到草地足足有半法里遠；但我走得極快，這一天，我的行程只歷了一刻鐘。我很爲羅熱戰慄。生恐這少年，縱然他允許了不死，難免不趁我在自修室時已盡情告訴了校長；我相信彷彿還看見他那透明的手槍柄。這可怕的思想便像給了我一雙翅子似的。然而，一程一程的，在雪上看見許多人的足跡走向草地去，尋思劍師不是獨自一個，因才放寬了一點心。

於是我的脚步也放緩了一些，便想到巴黎，想到傑克，想到我的行期……可是頃刻之間，我的恐怖又重生了。

那些腳跡直把我引到埃司白龍村酒店來。

這個村酒店是個不清白而且素著劣名的地方，撒爾郎德的酒色之徒都用來做他們的溫柔鄉。我雖陪着那般豪傑來過好幾次，但我從未覺得那酒店的外貌有如今天這等難看的。在那草地乾淨的白色中間，又黃又髒，配起他那矮門，他那低牆，他那玻璃不甚擦亮的窗子，處在一叢小橡樹後面，實在醜惡極了。

因我走得很近，便聽見了一陣又說又笑又飲壽盃的快樂聲音。

我遂打着寒戰道：『至大的上帝！這是最後的一盃餞別酒了。』我便站着舒了一回氣。我覺得已站在村酒店的屋後，遂推開側門，走近了花園。

一陣喧譁從樓下的廳子內傳出來，這時候酒筵正熱鬧，所以天氣雖冷，而兩扇窗子却大開着在。

當其我聽見了幾句言語猛把我止住並把我渾身都僵凍了時，我的腳已跨上了階石的第一級。因為狂笑中間正夾有我的名字，羅熱正說及我，並且很奇怪，每次一說到達利愛酒

特的名字，別的人總笑得彎腰打跌。

於是便迸發了一種苦痛的好奇心，並覺得我一定會曉得幾樁非常的事情的，我便向後退了去並不使一個人聽見，好在那雪和地毯一樣竟把我的脚步聲隱了，我遂溜入一個涼棚底下，恰好正在窗子下面。

就在這裡，就在這裡而且冷如同墳墓的涼棚下，我方曉得了這是一般何等惡劣何等下賤的人；就在這裡我也才懂得了疑懼，輕蔑，仇恨等等。靜靜的站着，把我的苦惱，把我那忿怒同恥辱的慚愧抑制住，將那般人在埃司白龍所說的話都聽得了。

我的好友劍師依然說着……他正在敘說色西李亞的奇遇，敘說愛情的通訊，敘說縣官到學校的拜謁，拿起許多烘染的言詞許多手勢談出來，簡直就變成了極好的喜劇，一面又用着演說場中的豪態來批評這事。

他帶着嘲笑的口聲道：『你們須曉得，我的小情人們，差不多三年以來，在非洲騎兵的戲臺上都未頑過這種喜劇。我說的老實話啊！我會以為頃刻就落了職，我自家已說過將再不

能同你們來喝埃司白龍老爹的好酒了……小愛洒特並不說甚麼，但終有說的時候，却是真的；並且在我們中間，我相信他只想把機會讓給我自家來說。那麼我現在就說：「我們有眼福，羅熱，看着了這齣好戲！」

說到這裏，我那好友劍師遂從事演起他所說的好戲來，卽是早晨在我房間裏我和他之間所經過的種種。哈！可惡！他竟一點沒有忘記……他拿起戲臺上的語調叫道：『我的母親！我可憐的母親！』這戲確是一齣非常的喜劇，所以全場都轟動了。我哩，却覺得一滴一滴的大點眼淚沿着臉頰滾下來，渾身寒戰，兩耳雷鳴，我因而方看破了早間可惡的喜劇，我大概也方懂得羅熱乃是安心將我原信送去以便避免事敗時的禍患，我也方懂得他的母親，他那可憐的母親已是死了二十年了，而且我也方懂得那隻手槍柄原來是他裝烟斗的鞘子。

一個豪傑道：『但這個體面的色西李亞呢？』

『色西李亞並未說甚麼，他只收拾了她的箱子，這倒是個好女兒。』

『但那小達利！他成甚麼樣兒了？』

此
妙
極

羅熱答道：『罷！』

於此，只做了一個使人狂笑的手勢。

這狂笑直把我神魂都弄飛越了。我很想跑出涼棚如像一個妖怪似的猛然在他們中間現出來。但是我却忍住，因為我已經够他們譏笑了。

燒肉端出來了，酒盃也互碰起來了。

太家都叫道：『飲羅熱的壽！飲羅熱的壽！』

我不能再忍，我難受極了。也不怕有沒有人看見我，便一直奔過花園。只一跳就跨出了側門，向前飛跑着同一個瘋人似的。

我覺得已陷入了絕地。那里去尋錢呢？我怎樣走呢？怎樣去同傑克相會呢？已說過了羅熱斷不能再幫我一點忙……他可以拒絕我，因為色西李亞現在已走了。

末後，被那疲勞和憂患壓倒了制服了，便讓我自己跌在一株大栗樹腳下的雪裏。只是哀哀的哭着，已沒有力量去思想，假若不是在撒爾郎德那方，很遠很遠的，忽然聽見了鐘響，或

者一直到第二天都會留在那里。這是學校的鐘聲。我已是甚麼都忘記了；這鐘聲始喚回了我的生命：我應該進學校去，到廳子裏管理學生們的休息……因想着廳子，於是就得了一個主意。登時我的眼淚就止住了；也覺得我很有力，很安靜了。我便站了起來，拿起那種下了決心的人的堅穩脚步，重上了撒爾郎德的大路。

若是你們願意要曉得小物件所取的是一種甚麼不可撓的決心，那嗎正當休息時候，就請隨着他到廳子裏來，用一種特別的定力來注意他所看的那個大鐵環，就是懸在廳子中央的；休息畢了，再隨着他到自修室，同他一塊坐上講臺，從他肩頭上去讀這一封悲哀的信，即是在羣動不息和那喧鬧的孩子們中間他忙着寫的：

『寄傑克愛洒特先生，巴黎，波納巴爾特街。』

『恕我，我最愛的傑克，我將要把我的痛苦告訴你。你原不再哭的了，但我却要使你再哭一次；其實也算是最末一次……當你接到此信時，你可憐的達利必已死了……』

剛寫至此，自修室的喧譁鬧得太利害；小物件便住了筆，把左右兩黨都處罰了幾人，雖未

生氣，却很嚴重的。然後又接着寫道

『你看傑克！我太不幸了。除自殺外已不能做別的事，我的前途已是斷絕；別人已將我趕出了學校——這是爲着一個婦人的原故，這事告訴你太長；其次，便是負了許多的債，我現在已不知道工作，只是慚愧，只是厭倦，只是沒味，這生活已使我害怕……我頂喜歡走了罷……』

又使小物件不得不中止了一次：『抄詩五百句，學生蘇伯羅，佛格魯比，禮拜日都罰留在校內！』做完這件，才結束了他的信道：

『請了傑克！我還想多給你說一些的，但我覺得要哭了，學生又俱看着我，在給媽媽說我是在散步時，從石崖上跌死的，或者滑冰時淹死的。總之，捏造一個故事，使這可憐婦人永遠不要知道真象好了……爲我抱吻她，抱吻這親愛的母親也，抱吻父親，勉勵他去重建起一個好家業來……請了！我愛你，常想着達利。』

這封信寫畢，小物件立刻又寫了一封，一樣的用意：

『教士先生，請你把我遺留給你的信寄給我哥哥傑克。同時，把我頭髮剪一點，爲我母親做一個小包裏。』

『求你寬恕我給你的這件難事。我現在之自殺因爲我在此太不幸了。惟有你，教士先生，常常對於我很好的。我極其感謝。』

達利愛酒特。』

寫畢了，小物件便把這信和寄傑克的一封一併裝在一個大信筒內，封面上寫道：『凡第
一位發見我尸身的，就請把這信筒送交日耳馬倫敦士手上。』諸凡結束之後，他遂靜靜的
等着自修完畢。

自修畢了，用晚餐，做晚禱，上寢室。

學生們都睡了；小物件大脚步的閒踱着，等他們睡熟。現在尾約先生又來巡視了一周；聽
見他鑰匙的神秘響動，和他短靴踏在樓板上的軟聲。小物件便道：『晚安，尾約先生！』這位
總管理先生也低低的答道：『晚安，先生！』接着，他走遠了，他的脚步聲在走廊上已聽不見
了。

小物件獨自一人。他便輕輕的開了門，又在樓梯上站了一會來看學生有沒有醒的；但都靜靜的在寢室中。

於是他下了樓，在牆陰下踏着脚尖溜去。北風極悲慘的從門上吹來。到了樓下，打從列柱前面走過時，只見在那四圍極其陰森的高屋間，一院子積雪的白光。

那上面，挨近屋頂，尚有一點燈光，這是日耳馬倫教士正在做他的大著作。小物件的心坎上，極忠誠的，向着這好教士致了一個最後告別的意思；然後他遂進了廳子……

這海軍學校的老操場裏充滿了一種又森寒又黯淡的黑影。只從一堵窗櫺上射入了一點兒月光，正照在那個大鐵環的上面——哦，這鐵環，小物件幾點鐘來都念着他的——映得這鐵環光明燦爛如同銀子一樣……在廳子的一角上，有一個高脚儿放在那里。小物件移了來，放在鐵環下面，攀了上去；他絲毫沒做錯，那高度剛合式。他便取下領帶來，一條紫絲長領帶，拿在頸項上揉皺了，便如一條腰帶。他遂將領帶繫到鐵環上去，扣了一個活結……一點鐘響了。算了罷，應該死了……小物件用着他戰慄不堪的手，把活結打開了。一種狂熱鼓盪

着他請了傑克請了愛洒特夫人……

猛然鐵似的一拳把他打倒了。並覺在高脚几下面，有人將他腰部攔住，使他兩腳站了起來。同時一個嘲弄而粗暴的聲音，是他很熟悉的，問他道：『這是從何而來的思想，這時候來弄這鐵鈎。』

小物件很吃驚的回過身來。

却是日耳馬倫敦士，既沒有穿道袍，又只穿着短褲，領幘飄在半臂上的日耳馬倫敦士。他那和善的醜臉戚然笑着，半被月光照着……只用一隻手就將這自殺的人從地下提起來；那隻手上還拿着他的水瓶，他原來是到院子中自來水管處來取水的。

一見了小物件驚恐的面目，以及他滿眶的眼淚，日耳馬倫敦士方止住了他的笑，他又說了起來，不過這一次却是一種溫和的聲音，而且差不多是動人極了的：『多麼可怪的思想，這時候來弄這鐵鈎！』

小物件非常慚愧，非常堅決的道：『我並不是弄鐵鈎，教士先生，我是甘心來死的。』

『怎麼……死……你很愁苦嗎？』

小物件滾熱的眼淚向臉上直淌道：『哦……！』

教士道：『達利，同我來罷。』

小物件做了一個拒絕的手勢，並指着那鐵環同領帶……日耳馬倫敦士用手挽着他道：

『走啊！上樓到我房裏去；果然你要自殺，就自殺在樓上好了；那里燒有爐火，氣候很好的。』

但小物件却抗拒着道：『讓我死，教士先生，你沒有禁止我死的權力。』

司鐸眼睛裏便閃出了一種怒光道：『哈！就這樣罷！』突然抓住小物件的腰帶，如同一個

包裹似的將他挾在手臂下，一任他去抵抗，一任他去哀求……

……現在我們到了日耳馬倫敦士的房裏了；火爐中燒着大火；傍着火，有一張桌子和一盞燃着的燈，桌上幾隻烟斗，幾堆載滿蒼蠅腳跡的紙。

小物件坐在火爐角上，很是昏亂，說了許多的話，敘述他的生活，他的不幸，以及他何以要自殺的原故。教士只含笑聽着；及至那孩子接連的說，接連的哭，接連抽縮起他那可憐而又

有病的心房時，這正直人方握着他的手並且靜靜的向他道：『所有這些全不要緊，我的孩子，爲這一點事去死你也蠢得太不堪了。你的故事極簡單：人家既把你趕出了學校——老實說這事對於你倒是頂大的幸運——好呀！走就是了，立刻就走，不必等到八天……你又不是一件炙肉的爐子，豈有此理！……你的旅行，你的債務，通通不必記念！我一總給你擔任了……你打算去向那光棍借的錢，我一總借給你。我們明天再來處理一切……現在，沒有一句話了！我急需工作，你急需睡覺……只是我不願意你再回到你那可厭的寢室：你將會受寒，你將會生長；就在我床上去睡，今晨才換了的乾淨白被單……我呢，終夜都要寫字：如其磕睡來了，我就在輪椅上睡罷……晚安！不要再向我說話了。』

小物件睡下了，並不抗拒……他所經歷的直如一場惡夢。白日裏是何等的大事！瀕死之際，又轉到這張好床的中間，在這間溫暖沈靜的房裏……小物件多麼舒服……有時，睜開兩眼，在那燈罩的和光下，便看見那位慈祥的日耳馬倫敦士，一面抽着烟，一面揮着筆，從幾張白紙的上端寫到下端，筆尖上放出微微的聲音……

……第二天早晨我被教士攪醒了，他叩着我的肩頭。我在睡中已將一切的事忘記了……使得那位救命的人好生發笑。

他向我道：『起來！我的孩子，鐘響了，趕快！不要使一個人覺得，照常去管理你的學生們；到早間休息時我在此處等你說話。』

我猛的想起了前事，正打算道謝他！但是這位善良的教士竟把我推出了房門。

這自修對於我是怎樣的長久，無須向你們說了……院子中沒有學生的時候，我業已去叩起日耳馬倫敦士的門了。見他還在書桌前，抽屜大開着的，正忙着計數那許多的金錢，小心心的把來列成了幾小堆。

我進門時弄了一點響聲，他始回過頭來，接着仍從事他的工作，並不向我說甚麼；及至做畢了，關上了他的抽屜，方靄然的笑着招手招呼我過去。

向我說道：『這些都是你的，我已數得清楚。這是旅費，這是還看門的，這是給巴爾北特咖啡店的，這是還那借了十個佛郎給你的學生的……我從前存下這錢，原是為打點教堂職

事用的，但這職事六年內始抽籤，從此我們就再會了罷。』

我很想說幾句話，但這怪人却不留一點時間給我：『目前，我的孩子，你即向我告了別罷……恰巧我上課的鐘鳴了，我一出去便不打算再在這裡看見你。這巴士底獄的空氣與你不適……快跑到巴黎去，好生工作，祈禱上帝，抽抽烟斗，勉力做一個丈夫。——你聽我說，勉力做一個丈夫。——你瞧我的小達利，你已不僅是一個孩子，但我終恐怕你一生總是一個孩子。』說到這裡，他遂拿起一種仙人的笑容向我張開了兩臂；但我，却咽哽着跪了下去。他挽起我來並抱吻了我的兩頰。

鐘聲已響到最末一下。

他一面急速的抓起他的書本同他的課冊，一面說道：『好！已經遲了，』他剛走出去，又轉身對着我。

『我有一位兄弟在巴黎，同我一模一樣，也是一位正直的司鐸，你可以去見他……但是，罷了！像你現在這樣半癡半顛的，你一定會把他的地址忘記了的……』他不更說了，便大

踏步的下了樓梯。他的道袍在他後面拂着；右手提着他的短褲，左臂下挾着一大捲紙和幾本舊書……善良的日耳馬倫敦士啊！我走之前，尙對他房間的周圍看了一遭，最末還把那大書架，小桌子，半熄的火，我坐在上面哭過的軟椅，我睡得極舒服的床，都瞻望了一次；所以，一想着這奧妙的所在，便引起了許多勇氣，許多的天良，許多的努力，許多的堅忍，不禁對我的懈怠而生慚愧，因而我便發誓永遠都須念着日耳馬倫敦士。

諸事清楚，時間已過去了……我要去收拾我的箱子，清理我的債務，到公車上定我的坐位了……

我出來的時候，望見火爐角上有幾個純黑的老烟斗。我遂趕那最老最黑最短的取了一個，放在衣袋裏如同珍寶似的；然後才下了樓。

到了樓下，那老澡場的門還半掩着的。我走過時不禁向裏面瞅了一眼，所有看見的直令我寒戰不已。

我看見了那陰森慘淡的廣廳，看見了那發光的鐵環，看見了我那打成活結的紫領帶，那

領帶尙在打翻的高脚几上面被寒風飄蕩着哩！

(十三) 尾約先生的鑰匙

當我邁步出學校時，我還遇着了一件可惡的事情，便是那看門人的門扉猛的打開了，並聽見有人喚着我：『愛酒特先生！愛酒特先生！』

原來是巴爾北特咖啡店的主人同他高貴的朋友喀沙捏先生，驚驚怪怪的樣子，差不多是很粗魯的。

咖啡店主人首先說道：『你真個要走嗎，愛酒特先生？』

我靜靜的答道：『是的，巴爾北特先生，我今天便要走了。』

巴爾北特先生跳了一下，喀沙捏先生也跳了一下，但巴爾北特先生却比喀沙捏先生更跳得利害，因為我欠他的錢要多些。

『怎麼！今天就走呀！』

『今天就走，所以我即刻便須跑到公車上去定我的坐位。』

我以為他們定然要跳過來抓我頸項的。

巴爾北特先生道：『那嗎我的錢呢？』

喀沙捏也道：『那嗎我的呢？』

我並不回答，只走進門房，很威嚴的把那日耳馬倫敦士的金錢，抓了幾把出來，就在桌子的一端上，將我欠他兩人的一齊數出。

這真是一齣戲啊！那兩張愁容可掬的臉登時就開展了，如同被了魔術一般……他們把錢收入了衣袋，才稍稍對着我表示了一點兒慚悚，以及那收得了眼目的快活，於是他們便傾吐了許多安慰的恭維話，和許多親切的不平話道：『真個，愛洒特先生，你就離開了我們嗎？……哦！太不幸了！對於學校可是多麼的損失啊！』

跟着便是一些哦！哈！唉！歎氣！握手！抹眼淚！……

如其還在昨天，或者還可以讓我得到這等表面的親熱；但現在對於這種感情的問題，心裏已是冰冷了。

在那涼棚下的一刻鐘，已教會我認識這般人——至少我也相信這種認識是對的——那酒店的惡俗人越是表示他的親熱，越是使我討厭他。因就切斷了他們那可笑的吐露，出了學校，趕快走去到平安的公車上定了我的位子，以便載起我遠却這般怪物。

向轉運處去時，從巴爾北特咖啡店前面經過，但我却不進去；這地方使我好生痛恨。只是不知何故竟拿起了一點惡意的好奇心，從玻璃窗上往裏一望……店裏填滿了的人；正是打彈子的日子。在一些火星灼灼的烟斗中間，看見那般軍帽上的毛纓和那懸有劍鉤尙正發亮的帶子。豪傑們都在，只少那劍師。

我把這些又紅又肥的面孔看了一會，越發使我無情了，茴香酒在盃裏動蕩，燒酒盃更浸沒了盃簷；因而想到我也曾在這醜態堆中生活過來，覺得好生慚愧……彷彿便重看見小物件正繞着彈子臺在跑，正在記着符號，正在付給甜酒的錢，一天比一天的親密，一天比一天的下賤，一天比一天的變壞，並且齒縫間也咬着烟斗的嘴子，或者說幾句軍中的套話……這幻象比我在廳子中看見那小紫領帶飄蕩着的幻象尤爲駭人。我便跑開了……

當其我動身回學校來時，後面跟着一個公車上的人，是來給我運箱子的，便見劍師從空場上走來，很活潑的，手上握着一根小杖，毡帽蓋着耳朵，把他細緻的八字鬚一直映在靴子的漆光中……老遠的我看見了他，不覺自己說道：『真不幸，如此一個偉男子却具如此一種惡靈魂……』他哩，一望見了我，便拿起極合體的巧笑對我走來，並張着兩條大臂……哦！那涼棚！

他向我道：『我尋找你好久了，我得着甚麼呢？……』

他突然便止住了。我的眼光直將他那誑話釘住在他嘴唇上。並且一經這眼光，也就把他端端正正植立在對面，那驚恐當然使他明白了許多事，所以立刻就見他變了臉色，頓住了口，不能自持了；但這只是一頃間的情形：登時他的面色又重新舒展了，在我眼睛裏直瞪起他那一雙冷酷光輝的眸子如同鋼鐵一樣，用着一種堅決的神情把手插在衣袋裏，一面伊唔着走了開去，彷彿說大家都很不高興的來向他說起這事……

光棍，滾開罷！

我重進了學校，學生都正在課堂上。我們上樓到了我屋頂房間裏。那人把箱子扛在肩頭上下去了。我哩，還在這冰冷的房裏停留了幾分鐘，看了看那赤裸裸的齷齪牆，看了看那雕刻得很爛的書桌，又由那窄小的窗上，看了看院中的楓樹，他們頭上都戴滿了的雪……我心裏遂向着這些東西都告了別。

就這時候，聽見課堂上一陣雷霆似的怒吼：正是日耳馬倫教士的聲音，這聲音又把我的心重煖起來，使得我幾點熱淚又挂到了眼簾邊上。

一切完畢了，我才慢慢走下樓來，把四周都注意的看了一遍，爲的要把這些印象運入我的眼裏，即是所有我將不能再來的這地方的印象。就是我穿過有高窗櫺的長廊時也如此，那里便是黑眼睛最初呈現於我跟前的所在。上帝保護你，我親愛的黑眼睛……我又走過校長辦公室的前面，看着他那奧妙的重門；然後，又走了幾步，便走到尾約先生的門前……一到這裏，猛然令我站住了……哦，有趣，哦，快活！那些鑰匙，那些可怕的鑰匙，正垂在鎖孔上，微風正把他們微微的吹動。我帶着一種細緻的恐怖把他們看着；忽然，便生了一個復仇的

念頭簡直背叛了，遂拿起一隻瀆犯威嚴的手，將那鑰匙環子從鎖孔中取下，藏在我的外衣底下，便一步連跨四級跑下樓來。

在中學的院子深處，有一口極深的井。我便喘吁吁的奔了去……這時院子裏正沒有人；那戴眼鏡的仙姑也不會捲起她的窗帷。恰有利於我的犯罪。遂從衣裳下取出這些鑰匙，這些神秘的鑰匙，他很給了我許多苦吃的，便盡力把他投入井內……嘩喇！嘩喇！嘩喇！我一直聽見他們墜下去，碰着井壁還跳了一跳，然後才沈入水中，這水遂把他們禁錮了；犯了這件大罪後，我始笑着走了。

正要出學校時，在穹門下面最後碰見的人便是尾約先生，但是一位沒有從右手指轉到左手指，又凶惡又駭人又旋轉鑰匙的尾約先生。他打從我身旁走過時，尙懷着仇恨的注視了我一會。這不幸的人深想問我，曾看見那些鑰匙沒有。但他却不敢……就這時候，那看門的便從樓梯高處俯着身子向着他叫道：『尾約先生，我尋不見他們！』只聽見這帶鑰匙的人低低的說道：『哦！我的上帝！』——於是他走開了如像一個發見了甚麼似的瘋人一般。

假如我能在這裏多留一刻，將多麼有幸的來看看這齣戲，但那公車啟行的蹄聲已在校場上吹起了，我却不願意人家把我丟下了走。

現在，永別了，黑石和舊鐵建造成的烟薰塵撲的大公學啊；請了，惡劣的學生們啊；請了，野蠻的規則啊！小物件飛翔了，從此不再來了。至於，布瓜杭侯爵，尊重你的幸福人已走了，許久以來同着巴爾北特咖啡店的豪傑們所研究的有名劍術不再加之於你了……

鞭子響了！鈴子鳴了！良善的老公車，四個鐵輪，三匹馬，硬載着小物件奔行前去……很快將他載到故鄉，先到巴底士特舅父家，去抱吻他的母親，然後便轉向巴黎，極快的去同愛酒特（傑克）在他拉丁區的房間裏會合……

（十四）巴底士特舅父

愛酒特夫人的兄弟，這位巴底士特舅父簡直是人類中的一個怪標本！也不好也不壞，早年就娶了一個又慳吝又瘦削又強橫的女人，他很是怕她，這老孩子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嗜慾：就是塗顏色的嗜慾。四十年來，他就生活在調顏色的孟子，畫筆，顏料的中間，他的光陰盡

用在給畫報的肖像塗色上面，房中堆滿了的老「書報」老「沙利娃利報」老「知畫之商店報」地圖所有這些東西都着了色的。

六個月以來愛洒特夫人便迫不得已生活在這老怪人及他那凶惡的老婆中間。這不幸的婦人終日都在她兄弟房裏，坐在他身邊設想要做點有益的事，便代他洗畫筆，傾水到調顏色的盃裏……最愁苦的，就是自從我們破產後，巴底士特深記着從前所受於愛洒特先生的輕侮，所以從早到晚，可憐的母親總是受罰似的去聽他說：『愛洒特不是正經人！愛洒特不是正經人！』哈！這個老糊塗蟲！

所有關於巴底士特舅父這些瑣事，以及愛洒特夫人自到他家所受的那些怨苦，都是後來才知道的；然而，自我到這人家，縱令她怎樣說，我早已明白我母親不是有幸福的……當我進門時，他們正要上卓用晚餐。愛洒特夫人一見了我，喜歡得直跳了起來，你們猜想得到的，她自是拿起她的全身氣力來抱吻她的小物件。然而可憐的母親却帶着不自然的神情；她說得很少，她那溫和的聲音常是細而且顫的，眼睛只看在盤子裏。一看到她那改小而

純黑的衣服總是很難過的。

我舅父舅母的招待很冷淡。舅母拿起一種駭人的神情問我用過晚餐不曾。我急忙回說吃過了……舅母方呻吟了一下，她很爲她的晚餐耽了一會心。美呀，晚餐！又是豌豆屑，又是鱈魚。

巴底士特舅父問我是不是在假期中……我回說已是離開了大學，特爲要到巴黎去會合我哥哥傑克，他已給我找了一個好位置。我之所以要製造出這種誑話，只爲要寬那可憐愛酒特夫人之心，使她對於我的前途高興，並使我舅父眼睛裏看我是一個正經人。

一旦聽見了小物件有了一個好位置，巴底士特舅母便張開了大眼睛。

她道：『達利，應該來接你母親到巴黎去……這可憐的親愛婦人她很不願意離遠了她的孩子們；並且，你要曉得！這雖是我們的責任，但你舅父却不能常做一頭家庭間產奶的牛。』

巴底士特舅父，含着滿口的飲食道：『果然的，我是一頭產奶的牛……』

這句「產奶牛」的表示使他很滿意，他又很沈重的念了好幾次……

因為都是老年人，這晚餐用得很久。我母親吃得很少，只給我說了幾句話，偷偷的看了我幾眼；我舅母把她監督着的。

她向她丈夫道：『瞧你的妹子！一旦見了達利快活得連胃口都弱了。昨天她會取了兩次麵包，今天只取了一次。』

哈！親愛的愛酒特夫人！我是怎樣打算就在這夜裏把你載了去的，我是怎樣打算把你從這頭殘忍的「產奶牛」和他老婆手中奪出來的；但是，唉！我如其輕率從事的做了，却拿甚麼做我的路費，並且我也清楚傑克的房間住我三個人却不很大。我能不能給你談幾句，快活活的抱吻你一番，但是不能呀！人家一分鐘也不讓給我們……起程的時候到了，我們仍一點不能多說。

當其小物件從巴底士特舅父家出來；獨自一人在那直到火車站的大街暗影中走着時，便起了一種很大的心志，很莊嚴的自誓了兩三次，從此以後的行事須得像一個丈夫，不要只去想着重興家業。

(第一部完)

第一部

(一) 我的樹膠鞋

我將來即使活到我舅父巴底士特那麼大的年紀，便老得和中非洲的巴阿巴樹一般，我也斷斷忘記不了我第一次坐三等車到巴黎的旅行。

這是二月末尾的幾天，天氣還很冷。車外面，一片灰色的天，又是風，又是雹，山是光禿禿的，草地是凌亂不堪的，死去的葡萄藤長長的排列着；車裏面哩，許多泥醉的水兵唱着歌，肥胖的鄉下人張口輪着同死魚一樣，矮小的老太婆們帶着她們的籃子，還有小孩子們，跳蚤，以及乳娘們，差不多這車箱中一般窮人們的行李，都帶有烟斗的氣味，燒酒的氣味，蒜炒臘腸的氣味，發霉的乾草氣味。我相信其間還有許許多多別的氣味哩。

起身時，我據坐在一角上，傍着窗子以便看外面的天色；但從我們家鄉出發二法里多路，就有一位軍營的看護生來把我位子占去了，他藉故說是要和他老婆對面坐，小物件又怯生生的不敢和他爭論，所以在二法里中俱被罰坐在這位全身藥氣的肥胖惡人和一位

賞北納斯的鼓手中間，這鼓手時時俱在他肩膀上發着鼾聲。

這旅行直捱了兩天。我兩天都坐在那位子上，夾在兩個劊子手當中動也不會一動，堅挺着頭緊閉着口。我既沒有錢，又沒有宿糧，沿途不會吃一點東西。兩天不吃東西，真久呀！我身上雖還剩有值四十個蘇的一枚錢；（譯者註：四十蘇合二佛郎）但我却奇貨似的將他保存着，以備到了巴黎，一旦在車站上尋不着朋友傑克時之用，縱然餓極了，我還有不去摸他的勇氣。只是我四圍這般魔鬼在車箱裏都拚命的吃喝。我腿邊放了一個很重的大籃子，我那位當看護生的隣居隨時都從中間取出許多異樣的燒臘，同他老婆分着吃。尤以在第二天內，這位帶籃子的隣居太使我難堪了。然而在這可怕的旅行中令我^最苦惱的，尚不是餓。我從撒爾郎德走時，沒有皮鞋，脚上只穿了一雙很薄的樹膠鞋，這個是夜間穿來巡查寢室用的。很講究的，這雙樹膠鞋；但是碰着冬天，在三等車上……上帝！我好冷啊！真可以一哭了。到夜間，衆人睡後，我才不斷的把一雙脚握在手上，勉強着使他暖有一點。

第二天夜間，當早晨三點鐘時，我突然被鬧醒了。火車剛要停車，全車俱震驚起來。

我急忙對着窗門走去。外面並無屋宇。除却一片荒涼的田野，幾處瓦斯火管，以及隨處幾堆煤炭外，甚麼都沒有；繼而遠遠的那一方，現出了一大團紅光，同一種海潮聲似的輪轉響聲來。一個男子，便提着一盞小提燈，挨着各車箱的門走來，一路叫道：『巴黎！巴黎！你們的車票！』這時，我縱有氣力，也被一種可怕的潮流將我湧向後面去了。這就是巴黎。

五分鐘後，我們便進了車站。傑克自一點鐘以來已在那里。我老遠的就望見了他，因為他那長而微曲的身材，以及他在鐵欄後面正用着他的粗大的手臂動搖着招呼我的原故。只一跳我就到了他的跟前。

『傑克哥哥……』

『哈！親愛的孩子……』

因為我們手臂的用力，彷彿我們兩人的靈魂也擁抱到一塊了。不幸車站中不曾為這種擁抱有特別的設備。只有行李室，偏沒有表情室，偏沒有靈魂室。大家把我們推來攘去，或從我們身上跨過。傑克便低低的向我道：『我們走罷，明天，我再來取你的行李。』便手臂挽着

手臂，輕輕快快如像我們的腰包似的，我們遂取路向拉丁區來。

我記得走過一道木橋，這是架在一條深黑的河上的，又走過一道大而荒涼的河岸，及一個沿着這河岸上的大花園。我們曾在花園跟前停留了一會。穿過那用以爲界限的鐵欄杆，模模糊糊看見了許多小房子，許多草坪，許多水潭，許多披着薄霜的樹子。

傑克向我道：『這就是植物園，裏面有許多極可寶貴的白熊，獅子，蟒蛇，河馬等……』

我緊緊挨着我哥哥，放眼穿過這鐵欄杆，因我是夜間到的，只把那不熟悉的巴黎的恐怖，和這秘密花園的恐怖，混攪在一種同樣的情感中，好像我一到碼頭便落腳在一個大而黑暗的洞窟裏，內中充滿了的野獸，都要來蹴踏我似的。幸而我不是獨自一人；有傑克做我的保障……哈！傑克！傑克？爲什麼我不能永遠的依傍着你呢？

我們又走了好一會，好一會，在許多無窮盡的黑暗街道中；忽然，傑克便站在一片小空場上，那里有一所教堂。

他向我道：『我們到了聖日耳曼得蒲萊了。我們的房間就在那上面。』

『怎麼！傑克！……在鐘樓中嗎？……』

『可以說是鐘樓中……曉得時候倒很爲方便的。』

傑克說得太過了一點。他住的，是在教堂側近屋內，五層或六層樓頂的一間小房子，窗子打開便對着聖日耳曼的鐘樓，正看得見鐘面的上部罷了。

一進門，我就送出一種快樂的呼聲道：『火好幸福呀！』立刻我便對着火爐跑去把脚伸在火光前，險些把樹膠也烘化了。傑克才看見了我奇特的鞋子。這事好令他失笑。

他對我道：『我親愛的，有多少名人他們都是穿着木屐到巴黎的，他們都常自誇耀。你如今也能够說是穿着樹膠鞋子來的：這更可自矜了。此刻，且換了拖鞋來吃肉餅罷。』

說到此事，那良善的傑克便推了一張小桌子到火跟前來，桌上已經陳列齊整，只放在屋角上等候着哩。

(二)從聖里西野司鐸處來的

上帝！這夜在傑克的房裏大家是多麼的舒服呀！那從火爐中射到桌布上的回光是多麼

雪亮而快樂呀！那封藏的陳酒彷彿透出了紫羅蘭的香味！那肉餅上面黃金色的油光是多麼體面呀！傑克便在桌子的那方，和我正對着，只是斟酒給我喝；而且，我每回舉起眼來，總看見他那溫柔的眼光直同母親的眼光一樣，甜蜜的對我笑着。我哩，在這裡何等的高興，實在有點要發狂似的。我只是說話，只是說話。

傑克把我的盤子都盛滿了，對我道：『噢呀！但我並不喫，仍然只是說話。因為要使我不能說，於是他便大說起來，向我談得很長，不息一口氣，把他一年多以來我們未曾會面的事都說了。

他道：『當你走後，——這些都是頂愁苦的事，他說起來仍然帶着他那種樂天的美笑，——當你走後，家裏便十分的悽然了。父親不能再工作；只是在店裏過他的光陰，咒罵革命黨，並且叫我做驢子，甚麼事全都廢弛了。惟有每日早晨的索債券，每兩天法庭傳達吏的降臨是不斷的！』

斷的！往往門鈴一響，就令我們心跳。哈！你走得倒恰在好的時候。

『在這種可怕生活的一個月末了，父親就到布來打尼葡萄酒公司任事去了，愛酒_維夫

人也到巴底士特舅父家去了。兩個人都是我送走的。你想我可傾了多少的眼淚……他們走後，所有的傢伙俱賣了，是的，我親愛的，就在我們門前街中，我眼看着賣的，多麼苦惱呀！一個人看見他的家產一件一件的散了去。簡直令人揣想不到，凡我們家那些木的布的東西，實不知分了多少處。

『在衆傢具中，我只留了一把椅子，一床墊褥，一柄掃帚；這掃帚於我很爲得用，即刻你便曉得。我便把這幾件財產放在郎德爾倫街我們房子的一角上，因爲房錢還有兩個月才滿期，我獨自一人便占了這所又沒有帷幕，又冷，又赤裸裸的一大堆房子。哈！朋友，多麼淒然呀！每夜我從學生意處回來，便是一種新愁，彷彿又有一種驚恐在這四壁中單單尋着我來。我只好從這間房內走到那間房內，把門用力關上，故意弄出些聲音。

『不幸已極，巴巴羅特又發生了。我們當初才到里昂時會費了許多辛苦去收拾他們，自然是曉得你們都走了，所以又重新侵了進來，比頭一次還更可怕。起初我尙勉強去掃除他。我夜間的光陰便在廚房裏過了，一手拿着臘燭，一手拿着掃帚，我攻打起來直同獅子一樣。

不過總是眼淚婆娑的。不幸只我一個人，就百倍我的勇力，也不能如亞奴的時候。末了，巴巴羅特來得更多。我確信所有里昂的巴巴羅特都結成了大羣來把我們的房子圍困了。廚房裏全是黑的，我迫不得已只好讓給他們。有時，我只帶着驚懼從鎖孔中把他們看一看。足有幾千萬之多……你或者以爲那般醜畜生便住在那里了！哈是極是極！你却不知道這些北方種。隨處他們都侵擾到了。從廚房裏起，雖然門是鎖上的，他們竟穿到了飯廳，我的床就安在那兒的。我便將床移到店裏，後來又移到客堂裏。你笑呀！我倒願意你來看看。

『一間一間的，這遭殃的巴巴羅特直把我趕到我們原住的那間小屋子裏，就是在走廊深處的。在那兒，起初他們讓了我兩三天；後來有一早晨，一醒了，就見有百十個都靜靜的沿着我的掃帚爬上來，別有一股整齊齊的對着我的床急走來……在這最後的居室裏，既奪去了我的武器，便迫着我非逃不可。這便是我的末路了。我把椅子，墊褥，掃帚都讓給了巴巴羅特，遂出了郎德爾倫街這所恐怖的房子，不更回來了。』

『我尚在里昂過了幾月，可是太長，太慘淡，太可哭。在我學生意處，大家只喚我做聖馬德』

乃倫。（譯者註：馬德乃倫是古時猶太蕩婦，遇耶穌感化，遂於七月二十二日改過自新，今文學家凡言悔過婦女，皆名之爲聖馬德乃倫。此處含有輕侮之意。）我沒一個地方可走。也沒有一個朋友。惟一使我開心的便是你的一些信……哈！我的達利，你那敘事的文筆多麼美麗呀！我決信你很可到報館裏去作文章，只要你願意。這就不比我了。你想我竭全力去給人家寫口述，差不多變得和縫衣機器一樣靈敏了。如今再來談我的事罷。

『你屢次信中都叫我把家業重建起來，虧得有你的那種說法，因爲你，我對於這種偉大的思想方發了熱了。不幸啊，我在里昂所謀的事，却只能滿足我的生活。因而我方起了動身到巴黎來的意思。我相信到了巴黎方可以爲家庭之助，也才尋得到那等必需的材料來應我們大工程的需用。我旅行是決定了，只是我極其謹慎。我不願跌在巴黎街上，和沒有毛的鸚鵡一樣。天地間的美事，是向着你的，我的達利有許多佳運都是爲體面孩子而設；我只是——一個善哭的人。』

『我便去向我們的朋友聖西里野的司鐸求了幾封薦書。在聖日耳曼區內這是一個極

有信用的人。他給了我兩封信：一封是寫給一位男爵的，一封是寫給一位公爵的。我便打扮起來，如你此刻所見的一樣。從那天我就去尋着一位裁縫，他見我很和氣，便答應贈一件黑衣服以及一切附屬品，半臂，褲子等類給我。我把薦書放在衣服裏，衣服放在飯巾裏，於是就動身了，帶了三個魯意在衣袋裏，算是旅費三十五佛郎，到此地剩二十五佛郎。

『我到巴黎的第二天，早間七點鐘，便上了街，穿着黑衣服帶着黃手套。這可以做你的前車之鑑，小達利，凡我在這裏鬧的一些很大的笑話。早晨的七點鐘，在巴黎，所有人家還都在睡覺哩，也是他們應該睡的時候。我却不知道，尚很自矜的在這些大街上散我的步，把我嶄新的薄底鞋弄得一片響。我以為如此其早的出來，最有時機去碰見運氣了。還閒遊了一會：不知巴黎的運氣，早晨終不能起來的。』

『我第一便到男爵家，在里勒街；其次到公爵家，在聖威廉街。兩處，我只碰着那般用人正在洗院子擦門鈴。我遂向這般用人說我是從聖里西野司鐸處來有話給他的主人說。他們却只在鼻孔裏笑幾聲，並把桶裏的水潑到我腿上來……有甚麼辦法呢，我的親愛的？本

我的錯處，照例：這時候到這樣人家去的只有修脚匠人。所以我特別提出來告訴你。

「我是極知道你的，你麼，我敢必若你處在我的地位上，你絕不敢再轉到這兩處，並且厚起臉皮去受那般惡奴的譏笑的了。好呀！我哩，却在同日的午後又光明正大走了去，也和早晨一樣，去請那般用人引去會他們的主人，仍舊是從聖里西野司鐸處來的。我因而便得着許多勇氣：因我登時便被引導去，兩位貴人都會着了。我覺得兩個人的招待很是不同。這位里勒街的男爵招待我很爲冷酷。他又長又瘦的面孔，莊嚴得如在甚麼大祭場中一樣，很令我生長，所以我並未向他說上四句話。他哩，也向我說得極少。他看了聖里西野司鐸的信後，便拿了放到衣袋裏，叫我把地址留給他，遂拿起一種冷酷無情的樣子把我送走了。一路向我說：「我幫助你便了；再來却不必。若我尋得了事情，當寫信告訴你。」

「這個鬼人呀！我從他家裏出來時，直僵到了骨髓。幸而有聖威廉街那人的招待，方把我的心重煖起來。我覺得那公爵確是一個最爲快樂，最爲活潑，最愛挺着肚子，最爲世界上顏色和藹的一人。總而言之他喜歡他，他喜歡他聖里西野親愛的司鐸！所以凡是從那地方來

的，在聖威廉街都必要受那極便的招待……哈！這位善人！這位正直的公爵！立刻我們就成了朋友了。他奉了我一撮帶橘香的烟草，又把我耳邊提一提，又在我臉頰上拍一拍，並且說得很好的：「你的事我擔任了。稍等一等，我總得使你有一個合宜的位置。從今天起，若你高興儘可常常來會我。」

「我走時真快活極了。兩天都未再去，這爲的是謹慎起見。但第三天上，我便闖入了聖威廉街的公館。一個穿得金碧輝煌又粗又大的人來問我的名字。我用着一種得意的神情向他說：「你只去說是從聖里西野司鐸處來的。」

「他過了一會轉來說：『公爵先生很忙。他請先生原諒並且極願改日再會。』」

「你想我原不原諒他哩，這可憐的公爵！」

「第二天，同樣的時間我又來了。昨天那位穿得金碧輝煌又粗又大的人，彎弓似的早就站在階石上了。很遠的見了我，便莊嚴的向我說：『公爵先生出去了。』」

「我說：『哈！很好呀！我再來罷。請你告訴他，這是從聖里西野司鐸處來的。』」

「第二天，我又來了；接連幾天都如此，但常常都不成功。這一次公爵洗澡去了，那一次公爵做彌撒去了，這一天打網球去了，那一天正在會客。——會客啊！這倒是一種定規罷了！我哩，便不是客！」

「到後來，我覺得這是極可笑的用着這種固定的名字：『從聖里西野司鐸處來的。』我簡直不敢說是從那里來的了。但站在階石上的那個大而且綠的鸚鵡却絕不住口的叫着，我，並用着他那沈靜的濁聲說：『先生自然是從聖里西野司鐸處來的了。』」

「這一來直使那般打從院子中走過的綠鸚鵡們都笑了起來。一羣光棍！若是我能够，直想敲他們幾棒改正說是從我那里來，並不是從聖里西野司鐸處來的！」

「我在巴黎大概有十天了，直至一晚上，也是往聖威廉街奉訪不遇垂頭回來時——我敢發誓說人家正要把我摒諸門外的時候——在我的收信箱裏得着了一封小信。你猜是誰寄來的……男爵的一封信，我親愛的，就是里勒街的男爵，沒多久他已把我舉薦給他朋友哈格威爾侯爵。求了一個書記位置……你想，多麼快活呀！而且是甚麼的光景！這個枯瘠冷酷

的人，我對於他原沒甚麼希望的，恰恰是他幫助了我，那位招待得那麼好的，八天以來只是令我在他的階前鵲候，陳情，而聖里西野司鐸，僅受得那般金碧鸚鵡的狂笑……這樣的生

活，我親愛的，凡人一到巴黎很快的便都嘗得到的。

「一分鐘不耽擱，我便跑到哈格威爾侯爵家去了。我覺得他是一位活潑的，枯瘦的，富於神經質的，舒適而且快樂的矮小老人，如同一個蜜蜂似的。且看這種體面的標本。一副貴族的頭腦，又細緻又青白，挺直的頭髮，彷彿一個圓錐形的玩具，只有一隻眼睛，那一隻早已死於劍下。但這剩下的一隻却非常光明，非常活動，非常能說話，非常能問人，大家簡直不能說他是個獨眼侯爵。換一句話，說他兩隻眼睛併存在一隻中間好了。

「當其我一走到這位奇怪矮小的老人跟前，我方開始向他說了幾句交際上的應酬話；他便直截了當的止住我說：「不要說這些話，我不喜歡這些的。來談事情好了。我會動手在寫我的憶舊錄。實不幸動手得遲了一點，因此我再不能耽擱一點時間，我已是太老了。我算來縱將我全部光陰用入，還得需三年工夫才能完成我的著作。我已七十歲了。只是，我不能

損失一分鐘；這便是我那一位書記所不了然的。這糊塗蟲——其實是個聰明孩子，我相信，我是很喜歡他的——腦筋裏却想着愛情去了，所以才打算結婚。直到今天，並沒有過錯。但是不是終局，今天早晨，我這位小丑向我請兩天假去行婚禮。哈！太好了！兩天的假期！一分鐘都沒有。「只是，侯爵先生……」「沒有甚麼——只是，侯爵先生……」若你定要耽擱兩天，便請簡直走了罷。「我就走，侯爵先生。」「一路平安！」於是我的光棍便走了……這才臨到了你，我親愛的孩子，我答應你替代他。職務便是這樣的：書記早晨八點到我家來；自用他的早點。我口述到中午。中午，書記一個人用午餐，因我是不用午餐的。書記須在極短的時間裏把午餐用完，又從事工作。若我出門時，書記須陪伴着我；備着他的鉛筆紙張。我仍舊口述；或是在遊散時的車上，或是拜客，隨便何處！晚間，書記便同我一起用晚餐。晚餐後，我們來把日間記述的校對一過。我八點鐘睡覺。於是書記便一直空閒到第二天。每月我出一百佛郎及每天一頓晚餐。這雖不算是秘魯；（譯者註：秘魯是美洲一個國的名字，因為出產金銀，法人遂把他的名字用在語言裏，意謂「好運氣」或「巨產」；此處可作「佳事」解。）但三年中，憶舊

錄完結後，將有一份獎品，一份值錢的獎品，這是哈格威爾的老實話！我所要求的，就是這種又謹慎，又不結婚，我口述時，曉得怎樣敏捷的寫下來。你可知道寫口述？」

「我帶着很想要笑的樣子回他說：『哦！寫得十全十美的，侯爵先生。』」

「好不可笑，真正的，這命運上的冤孽竟要使我終身寫口述了！……」

「侯爵又說：『那便好了，來，你坐在那里，這是紙這是筆和墨水。我們立刻就來作工。我接着第二十四章說：『我和威乃爾先生的爭執。』寫……』」

「他便這樣使我在這蟬子似的一種小聲之下來筆述，並且從這句的末尾一跳就到別一句的上面去了。」

「就這樣，我的達利，我便進了這古怪人的家裏，畢竟也是一位名人。一直到現在，我們彼此俱很相得的；昨夜聽見你要來，他甘願送了我這一瓶陳酒。每天晚餐我們都要喝一瓶的，這即是對你說明我們喫得很好的意思。早間，照例，我獨自用我的早點；若你看見我在一個御蜜細磁盤內吃兩個蘇的意大利奶餅，放在一張印花桌布上，你定要失笑的。這是那老實

人使我如此，並非慳吝，不過要避免他那老厨子比羅瓦先生替我預備早點之勞罷了……總之，這生活我過得並不失意。侯爵的憶舊錄很給了我一些教訓，於德加惹先生和威乃爾先生身上，我學得一大堆事情，有一天總能使我得用的。到晚間八點鐘便空閒了。我遂在一間讀書室裏讀些日報，或去親候我的朋友比野羅特……你還記得起朋友比野羅特麼？你一定知道的！色維倫的比野羅特，媽媽的奶兄弟。但現在的比野羅特已不是從前的比野羅特：是一個加倍肥胖的比野羅特先生了。他有一個體面磁器店在鮭魚道上；因為他多麼的喜歡愛洒特夫人，所以我每每去了都覺得要受他大開其門的歡迎。當其在冬天的晚會，這倒是個消遣所在……但現在你在此地，我便無需晚會了……你也無需的，是不是，小兄弟？
哦！達利，我的達利，我何等的滿意呀。我們真有幸福啊……』

(三) 我的傑克母親

傑克把他的前事說完，現又輪到我了。我向我哥哥敘說起來好不有興致。即是小物件在撒爾郎德公學的生活；醜惡暴戾的孩子們，為難的事情，歎氣的事情，受屈的事情，常常發怒

的尾約先生的鑰匙，我所閉悶的那間屋頂下的小房，那般負義的人，那種墮淚的夜間；以及一切——因為傑克是極善良的人，因可以把甚麼都告訴他，——在巴爾北特咖啡店的放蕩行為，茴香酒和一般什長們，各種的債務，自己的暴棄，至到自殺和日耳馬倫教士的預言：『你將終身是個小孩子！』

傑克把兩肘撐在桌上，把頭抱在手中，一直把我的話聽完並不間斷……有時我只看見他打着戰，只聽見他說道：『可憐的小人兒！可憐的小人兒！』

當我說完時，他便立起身來，握着我的手，拿起一種溫柔的聲音顫動着說道：『日耳馬倫教士確有道理，你瞧！達利，你簡直是一個孩子，一個不能獨自去生活的孩子，你到我身邊來是再好不過的。從今天起，你不僅是我的兄弟，並且是我的兒子，既然你母親在遠處，我就來承了這個乏罷。你願意這件事麼？達利！你願意我做你的傑克母親麼？我斷不厭煩你的。你瞧着。我所求於你的，只是讓我常常傍着你走，並且持着你的手。這麼樣，你才可以安靜，也能正面看着生活，同別的男子一樣：生活也才不會把你吞沒了。』

我不及回答，只跳去抱着他頸項道：『哦，我的傑克母親，你是多麼慈祥啊！』於是我哭了起來，滾熱的眼淚竟止不住了，完全和在里昂時的傑克一樣。今日的傑克却不再哭，如他自己說的水池子已經乾了。縱然要哭，也哭不出來了。

此刻，七點鐘響了。玻璃窗上已放了光。一種淡白色的晨熹顫動着進了房間。

傑克道：『天明了，達利，是睡覺的時候。趕快去睡……你正需要得緊。』

『你呢，傑克？』

『啊！我麼，我並沒有兩天的火車勞頓在我腰背間……況且到侯爵家去之前，尙應該帶幾本書去還給讀書室，我沒有時間來耽擱……你已曉得哈格威爾是不喜歡的……我晚間八點鐘回來……你好生休息之後，可以出去走走。我尤其要囑咐你的……』

說到這裏，傑克母親遂開始給了我一大堆重要的囑咐，特爲一個初到如我這樣的人而說；只不幸，他正說時，我躺在床上，雖不會睡着，但已沒有那清明的思想了。疲勞，肉餅，眼淚……大半我已假寐着了……糊糊塗塗的聽見一個人向我說一個飯館便在左近，錢在我

半臂裏，一直的穿出去，跟着大街走，請教警察，聖日耳曼德蒲萊的鐘樓便是放得最好的目標。在半眠中，惟以聖日耳曼鐘樓一句感觸了我。我就看見兩個，五個，六個聖日耳曼的鐘樓繞床排列着彷彿許多指路石碑似的。在這些鐘樓中間，一個人便在那影子裏走來走去，撥了一撥爐內的火，把交叉的窗帷放下，又走近我的身傍，把一件外套蓋在我腳上，親了我一下額角，方帶着房門的響聲輕輕的走遠了……

我睡了幾點鐘，要不是一片鐘聲警醒了，我相信必會睡到我傑克母親回來時。這直是撒爾郎德的鐘，那駭人的鐘直和從前一樣的：『丁冬！你們起來！丁冬！你們穿衣！』我一跳就到了房中間，張開口如像在學校寢室中似的叫道：『起來！先生們！』及至我自己覺得是在傑克房裏，不禁狂笑起來，便在房裏狂跳了一會。這個像撒爾郎德的鐘把我攪起的，原來是近一家工場內的鐘聲，他響得又清脆又粗暴恰和那邊的一樣。不過學校的鐘還更帶有一些惡意，還更帶有一些金鐵聲。幸而他已遠在二百法里以外；任他怎樣的響，再不能駭我的聽聞了。

我走到窗子跟前，把他打開來。差不多我還疑心要看見下面那幾個栽有含愁樹木的大院子，和那循牆而走的帶鑰匙的人……

剛打開窗子，到處的午鐘都敲動了。那座聖日耳曼的大鐘塔上正陸續打着他十二下的午禱鐘，幾乎下下都打到我的耳裏。那種沈着宏大的音節便從那大開的窗口上落入了傑克的房間，一落入就打得粉碎猶之一些洋鹹泡似的，弄得滿房間都是聲音。聖日耳曼的午禱鐘響後，巴黎的午禱鐘都放出各種的聲音回應起來……樓下面，便是那巴黎的市聲，看不見的……我停在那兒有好一會，去瀏覽那些日影內屋上圓頂的回光，鐘樓尖頂的回光，塔頂的回光；跟着，猛可的一片鬧聲直湧到我耳裏，他這一來，便使我不知不覺的想跑了去，想把我滾到這些聲音，這些人羣，這些生活，這些情感中間去，於是我便醉迷似的自言自語道：『走，我們看巴黎去！』

(四) 預算案的籌商

這一天，必不止一個巴黎人，他們晚間回家用餐時，一定要說：『好奇怪的一個小鄉下人，

我們今天碰見的！實則他的頭髮也太長了，他的褲子也太短了，樹膠鞋子，藍色襪子，一身外省人的裝束，以及那種躬逢大典的奇怪舉動，在他五短身材上，於是小物件遂成了個十分可笑的东西。

恰恰這一天又是二月末尾的一天，一個溫暖光明的天氣，這種天氣在巴黎，實是春日中最佳的春日。許多人都出來了。在鬧市中來往的都帶有一點瀟灑的神情，我只是怯生生的向前走着，並且沿着牆邊走。人家碰着我時，我便緋紅了臉說聲：『得罪呀！』因之，凡在大商店門前，我便不佇立，以免碰着人，我也不去問路。我走完一條街，又走一條街，總是一直的走去。大家都在看我。這倒很使我不自然。有許多人含着笑從我身旁走過時，總要回頭來看看我的褲子；有一次，我曾聽見一個女人向別一個女人道：『看這個人。』這一來真使我不知怎樣才好……尤其使我爲難的，便是那警察的規伺的眼睛。覺得街上隨處都是這種冷靜的鬼眼準對着我；而且，我走過時總覺他還遠遠的跟着我在，好不使我背上發燒。其實只是我太不寧靜的原故。

我如此走有一點鐘，直走到一條種有細長樹木的大街上。那里有極多的聲音，極多的人，極多的車，我便止了步，好生驚懼起來。

我自己尋思道：『向哪里走呢？怎樣回家呢？我若去請問聖日耳曼德潘萊的鐘樓，人家一定要譏笑我的。我倒酷像復活節才由羅馬回來的一口迷路的鐘了。』（譯者註：復活節教堂內不鳴鐘，以表示其不言語的樣子。）

於是，就決定費點時間來探討我的去向，便站在一般戲園的廣告跟前，做出那種特爲來尋取夜間戲目時的忙碌樣子。不幸這些廣告，固然十分有趣，但對於聖日耳曼的鐘樓却給不出一點指導來，若非我傑克母親忽的從我身旁現出來時，我險些留在那里，直會到最後審判的喇叭響了。他也和我一樣的驚了一跳。（譯者註：最後審判一句的意思，即指天地末日來到而言。）

『怎麼是你，達利！你在這里做甚麼，好達利？』

我故意用一種不注意的樣子回說道：『你瞧！我正在散步哩。』

這個良善的孩子，讚歎似的把我看着道：『這簡直是巴黎人了，真的啊！』

其實，我一得了他不高興，使用着一種兒童的快樂去挽着他手臂，如像剛到里昂，老愛洒特先生到船上來尋找我們的時候。

傑克向我道：『我們遇見了甚麼好運氣了！候爵恰恰失了音，幸而不能拿手式來替代口述，所以他才給了我一個假直到明天……我們趁此去大大的散一回步……』

說到此間，他便引導着我；我們遂在巴黎遊了起來，彼此緊緊的相傍着，一齊很驕矜的走了去。

現在有我哥哥在身邊，那街道也駭不着我了。我腦袋高高的昂着，拿起一種輕騎號兵大搖大擺的姿式，可是才撞着頭一個人，那人便笑了起來了！但也有一點使我不安的。因為傑克雖引着路，却屢屢用着一種可憐的神情很驚怪的瞅着我。我又不忍問他爲的甚麼。

好一會他方對我道：『你曉得你的樹膠鞋子是很體面的麼？』

『果然嗎，傑克？』

『果然的，我說老實話呀！很體面……』跟着他又含着笑道：『倒也一樣，等我有錢時，給你買一雙好鞋子穿在裏面。』

可憐的傑克啊！他說這番話並沒有不好的意思；却不應該使我這樣狼狽。這一下，我的心又生了。在這陽光灼然的大街上，只覺得我這雙樹膠鞋委實的可笑，縱然傑克把我鞋子誇獎得多麼可愛，我實在願意立刻就回去了罷。

我們回去了。大家坐在火旁，快快活活的一齊吵着如像屋簷上的麻雀似的來過這一日中殘餘的光陰……剛到傍晚，便有人來叩我們的門。原來是侯爵的一個僕人拿着我的箱子來了。

傑克對我道：『很好！我們就來檢察一下你的衣庫。』

檢察開始了。且把那寒儉的清單寫出來，自然就看得出我們可憐的境況了。傑克跪在我箱子跟前，把那些東西一件一件的取出，並陸陸續續的報道：『一本字典……一條領帶……又一本字典……喲！一支烟斗……你抽烟呀！……又一個烟斗……仁慈的天神啊！甚麼

烟斗……假若你也有這麼多的鞋子，不就好了……這本大書，是甚麼東西？……哦！……哦！

……記過籟子……布瓜杭，抄詩五百句……蘇伯羅，抄詩四百句……布瓜杭，抄詩五百句

……布瓜杭……布瓜杭……啊呀！你對於布瓜杭的名字也太不留情了……也一樣的，假

如是兩三打襯衣倒於我們的用處上很有些益。」

於這種新發見的東西上，我傑克母親便驚呼起來道：「豈有此理！達利……我看見甚麼

了？！這是詩……你常常在做詩嗎……好隱秘呀！你的信上何以竟不說呢？你須曉得我並

不是一個俗人……我也曾做過許多詩的，做過許多詩的哩，那時候，你當然記得那「宗教！

宗教！十二唱詩」的……琴歌先生，我們且來看你的詩罷！」

「啊！算了，傑克，請你不要看罷。那是值不得一覽之勞的。」

傑克笑道：『都是這樣的，凡詩人們來拿往那里，自己去念你的詩；不然我便來念了，你曉

得我念得多麼醜！』

這威風逼住了我，我便開始念起來。

這些詩，都是我在撒爾郎德學校草地栗陰下面正管理着學生們做的……好，或者不好？我已不甚記得了；不過念起來倒很動聽……請想啊！這些詩從未給一個人看過……只因「宗教！宗教！」的作者，却不是尋常鑒賞家。他能笑我嗎？但我剛念起來，那韻上的悲音已經使我黯然神傷，於是我的音調更加悠揚了。傑克坐在窗隔前，巍然不動的聽着我念。在他背後，天邊上橫臥了一團鮮赤的大太陽，烘照着我們的玻璃窗。屋簷邊，一條瘦貓打了一個呵欠，伸頭把我們看着；深帶着一種法蘭西文學會員聽了一齣悲劇而皺眉的模樣……所有這些俱是我一瞬而得，並未間斷我的高吟。

真是意外的勝利呀！我剛剛念畢，傑克快活得離了他的位子跳來抱着我頸項道：『哦！達利！何等的美呀！何等的美呀！』

我看着他有點不甚相信。

『真的嗎？傑克，你覺得……』

『美極了，我親愛的，美極了！……我早就猜到你箱子裏定有許多財寶，你竟未向我說的！』

豈不可信……！』

於是我傑克母親遂大脚步的在房裏走起來，又做着手勢一個人自言自語了一會。猛的站在我面前用着一種莊嚴面目向我道：『更不必懷疑了！達利，你確乎是詩人，理應就做個詩人，並且就在其間去討生活好了。』

『哦！傑克，這是極不容易的事……尤以起頭最難。很少獲得到利益的。』

『罷喲！我可以供給兩個人，不必怕。』

『還有家業，傑克，這家業不是我們打算要重興起來的嗎？』

『家業！我擔任了。我覺得獨自一人還勉強重興得起。你只顧去成你的名，你想我們的父母要是住在一個出色的新屋裏可多麼快活呀！』

我還提出了幾件難題；但傑克都一一解答出來了。應該說，我真難於堅持，因為弟兄的快樂遂使我應了命。但還有一點，於這一點上，傑克和我，我們便說不合了。傑克願意我三十五歲時就入法蘭西的國家學會。我哩，却極力的拒絕。哼國家學會！原是一個又老，又過了時的